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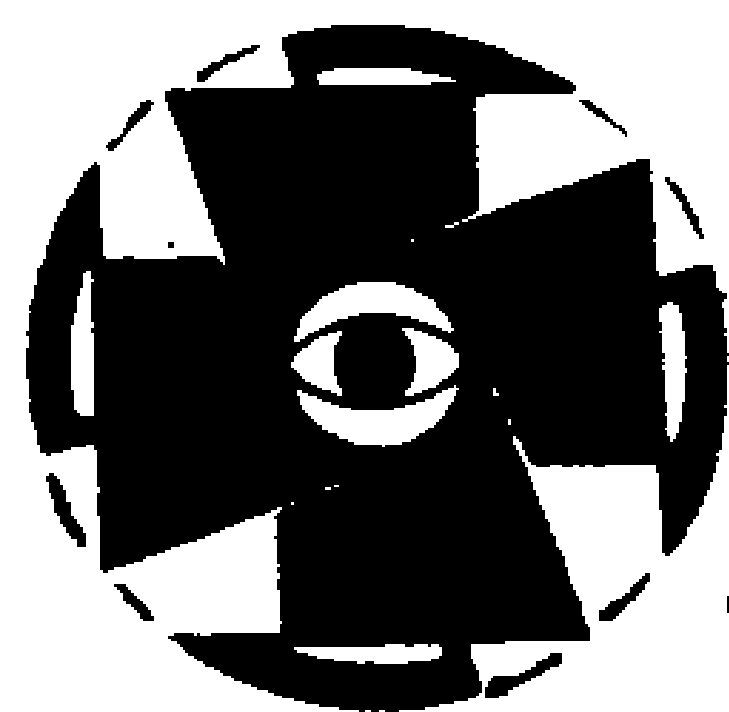
罗 森等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

· 记述从闭关锁国到甲午战争四十年间的日本 ·



K931.39/4



走向世界叢書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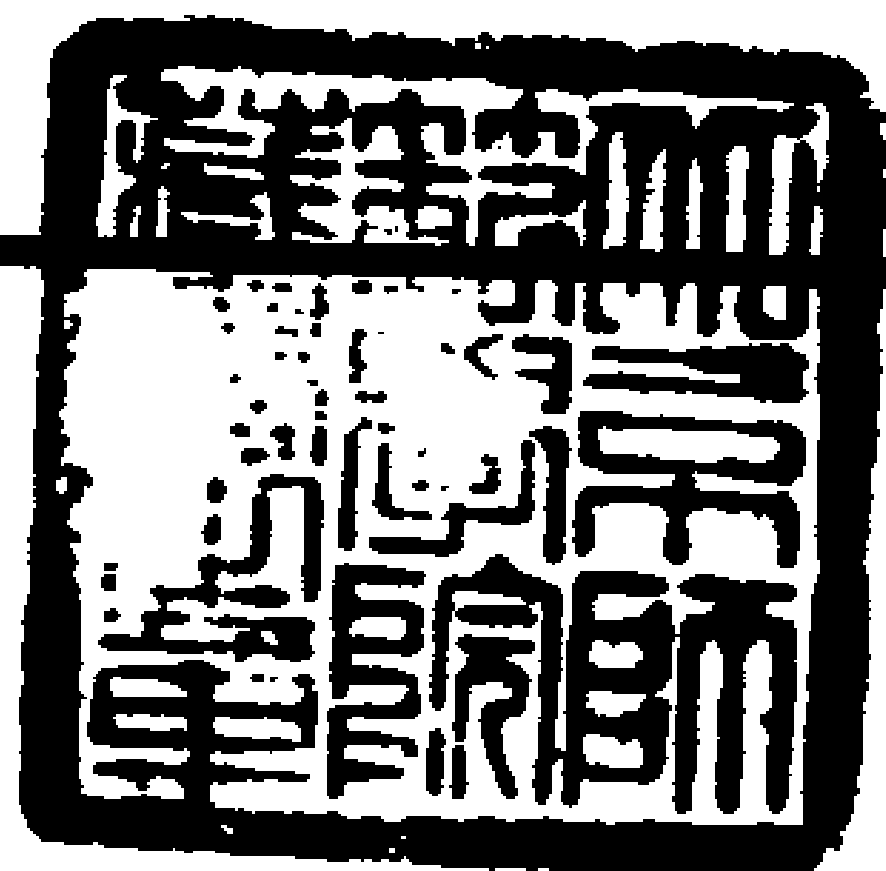


20900467

罗 森 等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

王晓秋 点 史 鹏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900467

罗 森等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

王晓秋点 史 鹏校

责任编辑：钟叔河 杨向群

装帧设计：易 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6,000 印张：8.75 印数：1—12,200

统一书号：11109·212 定价：0.87元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 文与其人 ·	
始穿重雾看东邻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序	王晓秋 · 5
日本日记	罗 森 · 27
使东述略	何如璋 · 45
〔附〕使东杂咏	69
日本纪游	李筱圃 · 87
游历日本余纪	傅云龙 · 109
前编上	109

D13944-29 1

前编下.....	140
后编.....	183
东游日记	黄庆澄·219

• 图片 •

明治时期的日本神庙	(封面)
清国人罗森像(日本锹形赤子画)	(扉页)
明治天皇接见驻外使节图	(插页)
被理(M·C·Perry)像	(插页)
《东游日记》书影	(插页)

总 序

人们常说，今日之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只要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见Pausanias《希腊纪事》）。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见《旧唐书·西戎传》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享有权威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叙述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和马可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是他首先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读书人，在“严夷夏之大防”的封闭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最为信用的大学士徐桐，见了“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老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

间接采辑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在林、魏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访问和工作。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这算是最早的。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一八四〇——一九一一期间访问欧美日本的中国人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丛书所收虽不金属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而言之都是中国人在近代走向世界的实录，都有它文化的趣味和历史的价值。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偶或流露的这类观点，各书卷首“文与其人”的评论文章中，将试着作些分析，供读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还需要不断发展、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化、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中国向世界开放，同时世界也向中国开放的进程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始穿重雾看东邻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序

• 王晓秋 •

古老的封建中国是内向的。日本是中国的东邻，而中国对日本知之甚少的情況，从古代一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没有什么改变。这里辑印为一册的五种早期日本游记，和黄遵宪、王之春关于日本的著作一样，是近代中国人开始直接观察日本的纪录。

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

人们常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两国间的距离。这个距离的确不能算远，现代喷气客机只须一两小时便能跨越。

可是，唐朝鉴真和尚六次东渡，双目失明，九死一生，才到达彼岸。而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晁衡）从唐朝回国，海上遇难，竟漂泊到了越南。可见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一衣带水”却真成了阻碍人们交通的天堑。

但限制人们脚步和视野的，还不仅仅只是高山和远海。黄遵宪光绪十三年写的《日本国志·自叙》讲得好：

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中国归于一统，不复修遣使列邦之礼。……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事，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论议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在古代历史上，日本人到中国来的时候，确比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时候为多。秦始皇派徐福入海求仙，究竟是否与日本真有关系，史家见解不一，可以存而不论。自从《汉书》起的历代中国史书，关于日本（倭人、倭国……）的记载，几乎都是得之于航来的日本人。

《汉书》云：“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

《三国志·魏志》记述了景初二年（公元二三八年）六月倭人“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的情况。

《隋书》载有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倭国“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的国书。

到唐代，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已经成为经常的事情，出现了阿倍仲麻吕和空海这些著名人物。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李白、王维等人都有赠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的诗作，可是他们对于日本的知识却是渺茫的。

唐朝的兴盛时期过去后，走下坡路的封建国家越来越内向。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给被杀的人一律加上“通高丽”、“通日本”的罪名，其实都没有这么一回事。他在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正式把日本和朝鲜、安南、真腊等全都列为“不征诸国”。“不征”也就是“不惹”的意思，不过勉强装出一点儿霸气这么说罢了。

但是，你不去，不等于他不来。由日本浪人形成的倭寇，在明朝就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害。丰臣秀吉的军队，也渡海打到了朝鲜，威胁到中国东北边疆。这就说明，随着历史的进化，世界各国迟早不能不互相打交道，这一点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到明朝中叶，中国才开始出现关于日本的私人著作，但多袭陈言，缺少价值。可以提到的只有薛俊的《日本考略》，其中记录了三百五十八个日本词语的汉语对音；郑若曾的《日本图纂》，根据日本商人和到过日本的中国商人的叙述，图画过一些日本风物；还有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署名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李言恭的《日本考》等几种小书。

明亡以后，一些文人逃到了日本，在台湾抗清的郑成功也是中日混血儿。这更加触了清朝统治者的忌讳，成为康熙皇帝在一度开放海禁之后很快就更严厉地实行“禁海”的重要原因。

跟清朝政府厉行禁海差不多同时，日本德川幕府也实行闭关锁国，只允许中国同荷兰的少量商船在长崎一港进行严格管制下的贸易。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仍旧无法深入。

康熙年间，有几个著名的文人写过日本。朱彝尊（竹垞）见日本古史《吾妻镜》，诧为“海外奇书”，为之作跋。因《南山集》一案被杀头的戴名世，曾著《日本风土记》，说“日本即倭奴国，与中国隔绝东海。……至今海外诸国无不上表入贡，闻日本独否”。尤西堂也写过一组《外国竹枝词》，其中《日本》一首是：

日出天皇号至尊，五畿七道附庸臣。
空传历代吾妻镜，大阁终归木下人。

自注云：“隋时致书，自称‘日出处天子’。国中称天皇，以尊为号。有五畿七道二岛，附庸国百馀。《吾妻镜》纪本国君臣事迹。吾妻，岛名也。木下人为平秀吉，万历中篡夺倭国，自号大阁王。”很明显仍旧是以史书和耳食为根据。

雍正年间（一七三〇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乾隆年间（一七六四年）汪鹏的《袖海篇》，因为作者曾随商船到过长崎，所以有一些实地的观察。如陈书记录了当时

的一条谚语：“日本好货，五岛难过。”汪书说长崎“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儿女。”还有一个福建人沙起云，也写过十六首《日本杂咏》，描写长崎的风俗。但由于他们的足迹只限于长崎划给中国商人居住的“唐馆”，见闻仍然是浅陋的。象陈伦炯便把日本错认为是由长崎、萨岬马（萨摩）、对马“三岛”组成的国家，简直有点类似于瞎子摸象。

由于对日本的无知，乾隆年间查禁私钱时，在沿海发现一枚日本的“宽永通宝”，竟成为震惊中国朝野的大事（因为“建立年号、铸造通货”是造反立国才有的事情）。皇帝下令询问各省大吏，闹得“守令仓皇，莫知所措”，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枚铜钱的来历。这种情形，直到鸦片战争时期，仍没有多大改变，无怪黄遵宪要浩叹“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了！

日本“开国”的目击者

当一八四零年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通商五口之后不久，一八五三和一八五四连续两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柏利（M·C·Perry, 1794—1858）率领的舰队也开到了日本江户湾，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将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向美国开放。颇为有趣的是，这支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黑船”（因为当时的美国船只的外壳多漆成黑色）的舰队里，却有一位为美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罗森。他曾将此行见闻，写成一部《日本日记》，在一八五四

——一八五五年香港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发表。这是现知中国近代人所写的第一部日本见闻录，也是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份目击记。

关于罗森的生平，我们知道得不多，只能从他的日记和《遐迩贯珍》编者的弁言里知道他是广东人，和香港的英美传教士是朋友。他的中国文字根柢似乎不很好，日记里的几首诗写得实在不高明，但可能懂得英文，所以才在香港被请上了柏利将军（日记称为“提督被里”）的兵舰。日记上所记的“通理国师”（翻译）卫廉士，估计即在香港的美国传教士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罗森很可能便是由他介绍给柏利将军的。罗森虽不会日语，但当时日本读书人都能识、写汉文，因此他可以同日本人进行“笔谈”，这无疑对美国人是有用处的。在这部日记和日本人写的《金川游记》中，都有罗森和日本人笔谈的记载。

罗森参加的是柏利舰队第二次的日本之行。舰队于一八五四年一月十七日从香港出发，过台湾海峡，先到琉球（琉球也是美国的一个目标），于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驶抵日本江户湾浦贺港。他在日本谈判、签约、游览后，再经琉球，于同年八月七日回到香港，历时共半年有餘。

罗森的文笔虽不佳妙，难得的是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把古老日本刚刚开放时的历史面貌，以及当时琉球、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风土、民情、政俗、物产，如实地作了一番记录。由于他是一个接触过西洋文化的人，又亲身参

加了重要的外交谈判，与日本的官员、文士、僧人有所接触，尽管他留下的日记篇幅不长，在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上，却大大超过了以前中国一切关于日本的记述。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认识的差异，不是用文字高下、经历多少所能衡量和区别的。

罗森日记中称道琉球人民“甘守朴俭，不务奢华，亦鲜欺诈。板门纸窗，夜间亦不防窃。会见途中拾物，亦能以返原人。公门之内，冷冷落落，并无案牍之烦。淳朴之风，略有同于上古之世。”他也写到当时日本的社会秩序甚好，“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在资本主义没有影响到的“小国寡民”，也可能有这种“略有同于上古之世”的景象，但这毕竟是不能持久的。

当柏利舰队初到横滨时，日本幕府的态度是严加防范。“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美方人员上岸住进公馆后，日方以馈送粟米为名，又“遣肥人九十馀名，俱裸体，一夫获举二三包；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尽迁于海畔。再后，复使肥人清服赤体，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墀”。以此向美方显示“日本之多勇力人也”。而当时日本人民对外国更是非常陌生和疑惧。罗森随美国人到达下田时，“因亚国（美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远乡者过半”。他们往游町上，“女畏见外方之人”，在横滨、下田都只遇见一位

妇女。这种情况，和一百三十年后的今天相比，显得多么不同！然而日本民族毕竟在短短的一百三十年时间内，变成了今天这样开放和技术发达的民族，这难道不正好说明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吗？

当时罗森对西洋国家和新鲜事物的了解，要高于和柏利一行打交道的日本官员（其中包括了“大学头”林鹤殿、“民部少辅”伊泽美作守、井大对马等人）。有位叫平山谦二郎的，曾用汉文给罗森写过一封信，说：

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趣，唯奇是趣，駸駸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全地球之中，礼让信义以交焉，则大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争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向乔寓合众国火船，而周游乎四海，有亲观焉者乎？若不然，请足迹到处，必以此通说各国君王，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这种观点，和中国的顽固守旧派并没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位叫明笃的在同罗森笔谈时问罗：“子乃中国之士，何归缺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罗森用一首诗作了回答，其中有云：

自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
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思想和眼界都比日本人要开阔得多了。

罗森日记中极有意思的一节是记载了两国“相议条约之事已成”后，美国向日本赠送礼物的情形：

次日，亚国以火轮车（估计是蒸汽机车模型）、浮浪艇（救生船）、电理机（电话机）、日影像（照相机）、耕农具（农业机械）等物赠其大君。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是用铜线通于远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以镜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内有风箱，或风坏船，则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是亚国奇巧耕具，未劳而获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绸缎等物还礼。

……

火车、电话、照相机，对于一百三十年前的日本人来说，比中国人还更加感到陌生；因为中国至少还有一些象罗森这样的人，比较早接触到了蒸汽机时代的西方文明。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年，在何如璋、黄遵宪等人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维新开化，就已经走到中国的前头去了。看起来，“不怕起步慢，只要跨得快”的说法，有时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罗森于甲寅年（中国咸丰四年、日本安政元年、公元一八五四年）七月十四日回到香港，《遐迩贯珍》月刊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号上便开始登载他的《日本日记》，共分三期刊完。

《遐迩贯珍》是英国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一八四二年迁

到香港后于翌年创刊的一种中文月刊，原名“Chinese Serial”，初由麦都思（W·H·Medhurst）主笔，一八五四年由奚礼尔（C·B·Hillier）继任。这份刊物的原件我们并未找到，罗森日记是根据一个日本辑印本排印的，题为《米国使节随行清国人罗森日本日记》。我们未作任何删节，只把日本人所加书眉小题换为我们拟的加框小标题。

除了这部《日本日记》外，罗森还有一些与日本人笔谈中国太平军情况的记录在日本流传，题目叫做《南京纪事》、《满清纪事》、《中国咸丰乱纪》、《金川笔纪》等等，显然都是日本人所加。从中可以看出，罗森的政治态度是中立的，并不站在封建朝廷立场上。如——

问：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

答：能得志则复。

问：成败之势如何？

答：随天意。

问：天道今将属谁？

答：未可知也。（按：此时太平天国天京已经失陷。）

……

问：中国过半随贼乎？

答：以仁义乃可使民服。

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同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接近的某些中国下层知识分子的观点。

从《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关系文书之六》中复制的罗森画像，也大致可以看出他的身份。此像为日本江户时代津山

藩的著名画工锹形赤子所画《米利坚人应接之图》的细部。据《日本日记》记述，日本有人“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各官之像”，可见它应该是当场写真的。原画由日本松平康民子爵收藏，得见不易，故特别以它放在本书扉页，以饷读者。

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

在罗森写过《日本日记》后一十四年，一八七七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光绪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偕同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人，乘坐中国军舰“海安”号，抵达日本长崎港。

在这十四年中，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的变化尤其巨大。

闭关锁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日本封建独裁政府——幕府的倒台。一八六七年，执政了二百多年的德川家族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被迫把“大政”“奉还”给天皇。一八六八年，年轻的明治天皇依靠一批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办法的中年知识分子（年纪最大的岩仓具视四十六岁，而伊藤博文则刚刚三十岁），宣布了“五条誓文”，决定：“广兴会议，决万机于公论”；“打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日本开始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自上而下地实现现代化。这样做的结果，真可说是“立竿见影”，等到何如璋一行来到日本时，他们所见到的，已经和罗森眼中的日本大不相同了。

在向明治天皇呈递国书和出席外务省公宴时，何如璋

就发现日本的礼仪“与泰西同”，“筵饌西式，奏乐亦仿欧洲”，完全改变了前代“尊卑悬绝、上下否隔”的体制。从而感慨地说：“（日本）初与米利坚通商，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何如璋的《使东述略》虽然简略，但却把维新以来日本的官制、兵制、学校、国计各方面的设施都作了一番介绍。比如说学校：“都内所设，曰师范，曰开成，曰理法，曰测算，曰海军，曰陆军，曰矿山，曰技艺，曰农，曰商，曰光，曰化，曰各国语，曰女师范，分门别户，节目繁多。全国大学区七，中小之区以万数，学生百数十万人。”兵制则“新仿德制，行古者寓兵于农之法，课丁抽练，按期更替”，“不数十年，将全境皆兵矣！”

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进士，入翰林院，以庶吉士授编修，后以侍讲而膺使命。他和罗森完全不同，是一位封建朝廷的大员、饱读儒经的学士。他的文章是传统的文章，思想也是传统的思想。在《使东述略》和包括六十五首七言绝句的《使东杂咏》里，这两者都看得十分明白。但不管怎样，日本明治维新头十年的变化，在他的诗文里不会没有反映，而且也不能不影响到他本人。《使东杂咏》咏由横滨至东京的铁道云：

倒海排山道始通，铁桥千丈又横空。

咏“电气报”（电报）“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

达”云：

一掣之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

咏“东人仿西法造纸”小注云：“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干，少顷即成，坚致如雪。制造之巧，真化腐朽为神奇矣！”他在横滨港参观兵舰，“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观后发表了一大通感想：

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愧运，并心争赴，唯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心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侨，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

这就已经站在和“拘成见，务苟安”的顽固守旧派对立的立场上说话了。

应该指出：当时中国内部的顽固守旧派，不仅坚决反对中国兴办洋务，对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例如一八七四年陈其元写的《日本近事记》，把明治维新说成是奸臣篡权，“废其前王，又削各岛主之权”。而对日本学习西方进行改革尤为不满，“彼昏不悟，尚复搆怨高丽，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于是通国不便，人人思乱”。他竟然异想天开，建议清廷派兵跨海征东，帮助幕

府复辟。何如璋却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在“强邻交逼，大开互市”的环境中，为了“固邦本而御外侮”的自强之举；“干济之材，遂得乘时以制其变，强公室，杜私门，废藩封，改郡县，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赞许之情，跃然纸上矣。

由于何如璋是翰林公、钦差大臣，他对日本情况的介绍，在当时一班“只看头衔不看文章”的读书人心中，就有比别人更重的分量，因而也就起过更大的作用。上文所说陈伦炯在《海国闻见记》中把长崎、萨摩、对马认作日本三岛，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都人云亦云地承袭下来，何如璋经过舟行考察，才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何如璋后来的结果并不好。他回国后任福建船政大臣，光绪十年在中法马江之役中处置失宜，对战争失败负有严重罪责，被清廷“充军”，声名也从此扫地。但平心而论，他在日本出使时期，并没有做什么丧权辱国的事情。在琉球归属问题上，他曾据理力事，不同意退让妥协，表现还算较好。《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作为一种近代中日交往的史料，仍有它存在的价值。

三种类型 三种观点

清朝和日本建交以后，两国人民的来往随着交通的发达而逐渐增多。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越显著，它对中国的影响就越强烈。在中国，赞成维新开化的人，主张走日

本的路子；思想顽固保守的人，则继续用“天朝上国”的眼光鄙视这个“数典忘祖”的“东夷”。不同观点的人东渡游历，留下了不同观点的记述。

本书除了罗森、何如璋的作品外，还选入了甲午以前到日本游历的人的游记三种，即：

李筱圃《日本纪游》(1880年)

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1887年)

黄庆澄《东游日记》(1893年)

我们选出这三种游记来，确实还经过了一番推敲，因为这三种游记恰好代表了国家派遣(傅)、地方资助(黄)、自费游历(李)三种类型，作者的政治观点也大体上可以代表左(黄)、中(傅)、右(李)三派。

× × ×

《日本纪游》我们只见过收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的一种板本，署名“阙名”。日本学者佐藤三郎研究《大河内文书》与中国人的笔谈，发现《庚辰笔话》中有大河内辉声(即源辉声，号桂阁)同一位叫李筱圃的中国文人交游的记录：两人在源辉声家中笔谈后，又一起参观了上野美术馆，并到小西湖“三川尾”小酌。而《日本纪游》庚辰(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正好记载有到源辉声家拜会，“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酒楼午餐”，与《庚辰笔话》若合符节。这就证明，“阙名”就是李筱圃。

李筱圃曾在江西吉安府做过同知，于庚辰年春夏之交到日本游历了两个月。他自述云，“海外游踪，未携官服，

本不欲投刺公门”，可见是以私人身份出国观光。此公毫不隐蔽自己的守旧观点，虽然他也看到机器纺纱“诚为巧捷”，轮车转运“可为速矣”，但对明治维新却是持反对态度的。四月十五日游德川氏历代坟墓后，他发感慨道：

德川氏为日本诸侯，号曰大将军，世掌国政历三百年。……国王乘此夺其政，并废藤、橘、源、平各诸侯，收其采地归公，但给岁俸，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明治维新以后，“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的日本人是有，但那只是被削藩夺爵的旧封建贵族如源辉声之流，李筱圃却完全和他们唱同一个调子。四月二十二日，他刚刚到王子山看过机器纺纱，到上野看过教育博览会，曾无一语道及这些新鲜事物，却不厌其烦地记着：

有日本尾张国爱知县人中村道太来，投其友人名关根录三郎号痴堂生近诗二册求题。繙阅一过，皆嫉世痛时之语。日本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甚欲废六经而不用。遗老逸民尚多敦古以崇汉学，痴堂盖逸民之贤者，爰拈四绝以贻之……

可见，反对“百事更张”，反对学习先进的人，到处都是有的。当时的中国和日本不同的是，在日本这类人已经成了“遗老逸民”，在中国这类人却还充斥于朝野上下。象李筱圃也者，他自诩“往返四十餘日，周历日本东西二京，虽不敢言壮游，亦聊以扩眼界而已”；其实，进他眼界、入他脑海

的，无非是一番异邦景物、海外风光罢了。

× × ×

《游历日本余纪》则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国外考察记的一种附录。作者傅云龙，浙江德清人，是一位对舆地之学和古书版本很有研究兴趣的京官。他曾周游云、贵、川、鄂、豫、鲁、冀各省，并参加修纂《顺天府志》，出国前任兵部郎中。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以派员游历外洋作为“洋务”之一。而大规模组织这项工作，则发轫于光绪十年御史谢祖源的奏请。十一年，总理衙门议由翰林院、六部从官员中保荐出洋游历人员，报可。十三年，旨派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对被保荐的七十五人进行考试，结果考取二十八人，傅云龙名列第一。考取者引见后，皇帝朱笔圈出傅云龙等十二名即行出国游历。傅游历的国家为日本、美国（附北美英国属地）和秘鲁（附古巴、巴西）。这是清朝第一次派遣这么多政府官员出国游历；所谓游历，其实是进行考察，完全属于官方活动的性质。

傅云龙于光绪十三年九月出游，十五年九月回国，两年时间内，共撰述了游历图经八十六卷，此外还将游历日记编为余纪一十五卷，总共字数在百万以上。我们在他的日记中，常常可以看到“是夜鸡鸣，草犹未脱”，“脱稿，鸡已鸣矣”，“晨听为之，有进无退”之类的话，可见他写游历记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

傅云龙到日本，在何如璋之后又近十年，已是徐承祖

和黎庶昌交接使事的时候。何如璋到时，日本还只有由横滨到东京短短一条铁路；而傅云龙游历日本，“去来铁道，皆趁快车”；他并且数次访问铁道会社，在图经中采辑了十种关于火车铁道的图表。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日本技术进步的迅速了。

傅云龙以游历官的身份，曾受到日本总理兼外务大臣伊藤博文、陆军大臣大山巖、海军大臣西乡从道、递信大臣榎本武扬等政府要人的接见。他访问了日本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和军事设施。如在高岛参观三菱会社石炭(煤)矿时，“矿穴深一百二十尺，或望而却步”，他却“以身先之，乘桔槔机须臾而下”，在井下看了掘煤、用卷扬机和马运煤、用通风机通风，上来时“衣袖顿黑”。去横须贺参观时，由三(舢)板船上岸，“衣履尽湿”。……

傅云龙用心考察了日本维新头二十年的许多成就，也尽力记录了这些成就。《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其中包括有河渠、国纪、食货、考工、兵制、职官、外交、政事、文学等方面的内容，而叙事的原则又是“详今而略古”，对于维新建树尤为着重。但是，傅云龙却很少表露自己的观点。就是在《馀记》即日记里，也只记活动，不发议论，这就和同时的黄遵宪作《日本国志》的态度颇有区别。

傅云龙对古籍、文物的个人爱好，也在他的著作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图经》中特设艺文、金石、文徵等卷，《馀纪》也用很多篇幅记述他访古寻书考订板本等情形，并且抄录了不少古文书。这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是有

价值的，但在关心中国如何通过日本学习近代知识的人看来，则未免感到美中不足。

× × ×

黄庆澄的《东游日记》最为晚出。它的板子于光绪甲午二月开雕，上距罗森之行已经四十年。这时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强国，并且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打败中国的甲午战争就是在这一年爆发的。

黄庆澄，字愚初，浙江平阳人，“弱冠时倜傥自喜，好发奇论”。在国内曾学习过“西学”，自称“欲为倭游者五载于兹矣”；后来得到安徽巡抚沈秉成和驻日公使汪凤藻的资助，才终于成行。汪凤藻是由同文馆出身而又考取翰林的学贯中西的人物，为他作序的孙诒让更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由此约略可以窥见他的为人。黄氏到日本后参观师范学校，见到“几何形体器具”时说道：“庆澄向习几何时，即闻西人有此器，无处觅购；现得全阅一过，为之一快”。他还同华裔日本籍语言学者郑永宁研究日文，同当时在驻日使馆工作的伍光建研究英文，同留学西洋专攻法学的罗叔夔研究万国公法，表现了近代学人的广受精神，跟总是不忘访古的傅云龙和一味游玩观光的李筱圃显然不同了。

《东游日记》多记日本政治、文化、学术、思想，这反映了新一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认识上的深化。比如在谈到明治维新时，日记写道：

日本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鼎沸，人心惶惶，……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幡然自悔，

尽涤宿见，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貽千百邦之讪议而不之顾。……夫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豪主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

更难得的是，黄庆澄能够把日本所已经做过的事情，和中国所应该做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日记中最重要的一段议论是：

夫予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似较中国为朴古；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搢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喜。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貽迂执者以口实，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初创之举，局面不宜过大；已成之事，提防不得稍松。从之愈推愈广，以彼之长补吾之短，则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

我们不厌其详地抄了这一大段日记，实在是觉得他讲得好。但想到在甲午前一年已经有人能够讲出这样一番话，而他寄以厚望的“中国当轴诸公”却不仅不能采纳，甚至连看也不曾看见，心中又不禁黯然，真忍不住要象黄庆澄那样“手记至此，掷笔而起”了。



五种日记的底本，罗森《日本日记》为日本辑印本（汉文），详见上文；何如璋《使东述略（附杂咏）》为民国二十四年如璋第四子寿田自印本；李筱圃《日本纪游》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傅云龙《游历日本余记》为实学斋刊印本；黄庆澄《东游日记》为光绪甲午刻本。各书均未作任何删节，只改正了明显的错字，酌予注释，并加了小标题。

〔编者按：本文经修改后，未及送请作者复阅，遣词用事如有不当之处，应由我们负责。〕

日本日记

· 罗 森 ·

《走向世界丛书》编者按：罗森《日本日记》，原载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号、十二月号和一八五五年一月号的《遐迩贯珍》月刊（香港英华书院发行），今据日本小岛晋治教授提供的日本辑印本（汉文）排印。

日本辑印本题为：

米国使节随行清国人罗森日本日记

（嘉永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安政元年七月十四日）

题后并有一小注，略云：《遐迩贯珍》原本不易获得，此系据向山笃《蠹余一得》及中村《不能斋笔记》所录重印。

英华书院（英文名“Anglo-Chinese College”）由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新教）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一八一八年创办于马六甲，一八四二年迁至香港。《遐迩贯珍》（英文名“Chinese Serial”）系以英华书院名义发行之中文月刊，创刊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由麦都思（W·H·Medhurst）为主笔；次年，由奚礼尔（C·B·Hiller）继

任；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改由理雅各（J·Legge）为主笔，旋即停刊。

《遐迹贯珍》编者按：《遐迹贯珍》数号，每记花旗国与日本相立和约之事。至第十号，则载两国所议定约条之大意。今有一唐人，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故将所见所闻，日逐详记，编成一帙，归而授余。兹特著于《贯珍》之中，以广读者之闻见，庶几耳目为之一新。但因限于篇幅，未便详叙，此月只印其三分之一，余待后续。

合众国火
船往日本

合众国^①金山名驾拉宽^②，近今人多往彼贸易。洋西面辽阔，欲设火船，而石煤不足；必于日本中步之区，添买煤炭，能设火船，便于来往。是故癸丑^③三月，合众国火船于日本商议通商之事，未遽允依。是年十月二十二，有某友请予同往日本，共议条约。予卜之吉，十二月十五扬帆。

十六，予于火船默祝指示机宜。后在船上仰看云气，见南方之云如狮添翼，直腾天顶；北方云气低小，内藏杀气，惟有小云数簇而会于狮；狮之鼻有气压其小云，不久而北方之杀气俱灭，惟狮愈久而愈壮。予因对某友曰，此日之事，初恐不允，后必允成，天道已先兆矣。某友以言为奇，且试验之。

①合众国：美国。 ②驾拉宽：加利福尼亚。 ③癸丑：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

越三日，火船直向东北而驶，出了台湾之外，几日不见天涯。是时，北风大作，波浪冲天，火船亦甚飘荡，而不能立。见有沙鸥，随风而逐浪心。直驶七日，渐见小山，而到琉球。

琉球一国，长阔一百七十五里，其国城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二十六度十四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十一度二十四分。自明以来，世封王爵，叨列藩篱。其处土产，不过蔬菜、番薯、菜油、黑糖等类。人民束髻大袖，足穿草履。男女妆饰，头上只插一簪二簪为别；故少年之男女，瞥目则无异。及其壮也，皆留鬚髯，故街上长鬚之人甚多。

琉球一瞥

甲寅^①正月初一，予上岸游玩，见街上儿童甚多。分以铜钱，各极欢喜。人民亦甚谦恭。民居间亦贴新春联于门外，但不见有别等繁华之事。那霸有寺，寺内有园，是名家世官之坟所，以石刊刻姓名、年号于碑上。每日道人打扫，供奉生花树叶于墓前。另有人家祖坟，与中国之明冢无异。峰峦之上，树木多植。民房则以峦石围墙，内以茅草结屋而居。住物椅桌俱无，惟以草席屈膝而坐，对火盆而吹烟。民间亦有识中国言语字墨者。不张铺店，惟有墟场。男不贸易，妇女为之，以货易货，而外方之金银弗尚焉。然而百姓亦甚畏官长。饭食亦甚粗粕，甘守朴俭，不务奢华，亦鲜欺

那霸风俗

^①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日本安政元年。

诈。板门纸窗，夜间亦不防窃。会见途中拾物，亦能以返原人。公门之内，冷冷落落，并无案牍之烦。淳朴之风，略有同于上古之世。我等外国之欲买什物，须言于官，官为代办。

随被里访
琉球王宫

正月初六，提督被里^①、卫廉士等一班将官，布列威严，与予乘轿至王宫。总理大臣尚宏勋为主席，布政大夫马良才为知客，享宴甚丰，食物多与中国无异。宴后，各官皆馈，有纸扇、烟包、布帛等项。是物虽粗，此亦世子之恭敬外国，故亚国^②亦以礼物而返赠之。世子王宫离岸三里，在于山顶，是名守礼。将至其宫，一路亦有树木、石碑坊。宫室亦甚宽大幽雅，垣局可观。其处多栽凤尾草、森树等类以障阴。山边田土，树艺五谷。近海沙田，水涨之后，人收其沙以煎盐。此时明月当圆，予览山川，亦足见一方之风景。

火船兵船
共九只

越二日，扬帆往日本。四日不观天涯，海水共长天一色。偶见鲸鱼四丈馀，在船头喷逐水花，越片时而逝。经历无人洲，两日而造日本。共合火船、兵船九只，泊于横滨。

此时正月当春，予望横滨，百里之遥，有尖峰，高约八里，白云迷之。其山势龙脉，由此层层叠叠起伏，结构于江户^③。江户即日本之京都，其京城大君^④闻知亚国兵

^①被里：M·C·Perry，又译作柏利、培理，美国海军准将，时任东印度舰队司令。 ^②亚国：亚美利加国之简称，即美国。 ^③江户：现东京。 ^④京城大君：此指江户的幕府大将军。

船至境，则命林大学头鹤殿、民部少辅伊泽美作守、井大对马等，以办其事。初事，两国未曾相交，各有猜疑。日本官艇亦有百数泊于远岸，皆是布帆，而军营器械各亦准备，以防人之不仁。次日，有官艇二三只来视火船。艇尾插一蓝白旗，上写“御用”二字。亚人招之上船，以礼待之，与其玩视船上之铁炮、轮机等物，各官喜悦。

日本官艇
来视火船

予见其官妆饰，则阔衣大袖，腰佩双刀，束发，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不同言语，与其笔谈，其亦叙邂逅相遇，景仰中国文物之邦云。予问其名，则曰山本文之助，曰堀达之助，曰合原操藏，曰名村五八郎，乃是日本之官也，因而各叙寒暄。

次日，其官馈来萝葡一艇、鸡二十头、蛋五百枚、柑数箱、葱数担。亚船受之，而答以物，因而与之酌议通商之事。

其官返报大君。大君则筑公馆于横滨，内结绫绉屏障毡席而相会，命林大学头为钦差。合众国钦差大臣、驻中华日本天竺^①等海权官、本国师船提督被理，布列威严，上岸相会。卫廉士为通理国师，呈以通好条约。各官于馆内俱有饌盆饼食，款待不过鲜鱼、蠔蚬、鸡蛋、萝葡、黄酒而已。其处人民不畜牛羊豚豕，亦不宰生而食客，予见人家畜鸡至数

横滨会谈

^①天竺：印度。

年而不宰者。以言食物，则万不及于中国矣。钦差接收条约，五日始有回音。自此每日俱有官至船，给来薪水、鸡蛋、鲜鱼等物。

林鹤殿
接条约

有平山谦二郎者，其人纯厚博学，趋而问予中国治乱之端。予将平日纪录之事及《治安策》视之。其付来一信曰：“仁台文章焕发，议论正大。昨日宾会之事，未遑详读。愿借册子携回一涉，下日完璧于横滨公馆”云。予因与之。阅毕送返，亦答予书曰：

平山谦二
郎来书

尔来契阔，未审起居笔砚清良否？顷者，披视《南京纪事》及《治安策》二册子，熟读数四，始审中国治乱之由；且知罗向乔^①之学术淳正，爱君忧国之志流离颠沛未尝忘，亦未尝不捲卷而叹也！

民情下郁，下情不达，人牧失职，贿赂公行，古今季运之通病也。所以然者，何也？曰利而已矣。

呜呼！利者，人之所共欲，而万害所由胎也。子罕言利，常杜其源也。

言闭关锁
国之理由

我祖宗绝交于外邦者，以其利以惑愚夫，究理之奇术以骗顽民。顽民相竞，唯利是趣，唯奇是趣，駸駸乎至于忘忠孝廉耻，而无父无君之极也。原夫天道流行，发育万物之妙理，则茫茫堪

①向乔：罗森别字。

與之間，虽冰海夜国人，亦孰非天地之赤子？孰非相爱相友之人？所以圣人一视同仁，不分彼此也。全地球之中，礼让信义以相交焉，则大和流行，天地惠然之心见矣。若夫贸易竞利以交焉，则争狠狱讼所由起，宁不如无焉。是我祖宗所深虑者也。

由是观之，则交际一也。唯有无相通，患难相救，则天地自然之道，所谓太平和好之真者；只逐锥头之末，惟利是务，则人欲争狠之由，不能始终其事者也。两者相去一发，无他，义与利之分而已。古往今来，千百万年，治乱兴废，起戎出好，未尝不决乎此也。凡万国交际之道，宜首讲此义也。

万国交际
不宜言利

次练兵讲武，代天心以行天讨。各国君王，所以不可一日而缺焉者也。升平之久，忽之则所由衰也。我邦有深省于此者，近顷练兵讲武，演炮制舰，日就月将，不数年驯致乎汤武之正兵，夫然后始可保万年不朽之太平耳。不然，则或奸臣巨盗，暴乱威劫，无以征之。全地球中强并弱，大吞小，殆庶几乎虎狼之交矣。惟上帝鬼神以父母之心，视其赤子之相欺相争，宁不惻然乎？不惻然乎？

全世界中各国布棋，贤君英主，必不乏其人矣。先着鞭以奉行天道者，谁也？方今世界形势一变，各国君主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秋也。向乔寓合众国火轮而周游乎四海，有亲观焉者乎？若不然，请足迹到处，必以此道说各国君主，是继孔孟之志于千万年后，以扩于全世界中者也。

请罗宣扬
孔孟之道

今因完附二册子，录所当志，以告诸罗向乔，并候崇安。

〔以上载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一月《遐迹贯珍》〕

日人显示
孔武有力

三月初旬，提督再会林大学头于公馆。其时公馆之旁，有茶花数簇，灿烂鲜红，天气严寒。林大学头馈以粟米数百包，每包约二百馀斤重。遣肥人九十馀名，俱裸体，一夫获举二三包，不一时而数百包之粟米尽迁于海畔。再后，复使肥人清服赤体，以武力角于公馆之墀，胜者赏酒三卮。予在公馆阅视数刻，亦足见日本之多勇力人也。

合原操藏，是浦贺府之官。予问其国取士之方，称说文、武、艺、身、言皆取，而诗不以举官。所读者亦以孔孟之书，而诸子百家亦复不少。所谓读书而称士者，皆佩双剑，殆尚文而兼尚武欤？

一月写扇
五百馀柄

日本人民自从葡萄牙滋事，立法拒之，至今二百馀年，未曾得见外方人面，故多酷爱中国文字诗词。予或到公馆，每每多人请予录扇。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馀柄。

三月廿五，林大学头相议条约之事已成，则允准箱馆①、下田②二港以为亚国取给薪水、食料、石炭之处。由是两国和好，各释猜疑。过日，提督请林大学头于火船

①箱馆：今称函馆，在北海道南端。

②下田：在横滨西南伊豆半岛

宴会。船上彩奏乐，日本官员数十于火船上大宴。有诗为证：

两国横滨会，驩虞一类同。解冠称礼义，佩剑羨英雄。
乐奏巴人调，肴陈太古风。几番和悦意，立约告成功。

宴罢，于船歌舞，日暮方终。次日，亚国以
火轮车、浮浪艇、电理机①、日影像②、耕

烧试火车
日人称奇

农具等物赠其大君。即于横滨之郊筑一圆路，
烧试火车，旋转极快，人多称奇。电理机是以铜线通于远
处，能以此之音信立刻传达于彼，其应如响。日影像以镜
向日绘照成像，毋庸笔描，历久不变。浮浪艇内有风箱，
或风坏船，即以此能浮生保命。耕农具是亚国奇巧耕具，
未劳而获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绸绢等物
还礼。

官士叨笃以〈元旦试笔〉录以视予，曰：

斗转年还改，书生世事厌。空怀宗悫志，终乏武侯才。
诗就聊挥笔，忧多复举杯。依依门外柳，青眼为谁开？

玉斧僧居中以〈新阴咏〉视予，曰：

昨夜惜华窗下咏，今朝爱绿苑中吟。
人间何识天心意，已变红林作碧林。

予亦咏诗以返之：

①电理机：电话机。

②日影像：照像机。

与日人以
诗相酬答

遥见春色偶为吟，日本山川雪尽侵。
古径茶花红满簇，群冈松树翠为阴。
沙鸥冒雨浮波面，海鸟随风逐浪心。

岸侧军营烟漠漠，湾中战舰雾沉沉。横滨筑馆应非远，
江户楼台望转深。未识人家何处是，泛舟摇曳到前林。

是日，予游横滨，见郊外只有龙神古庙，以木为之，内悬镜像，俨若兴云致雨之意。有店烧瓦，其瓦坚实，灰色而厚，不同中国之式。再行二三里，则有人居屋，亦或灰或草结盖屋，外多以纸符贴于门上。女畏见外方之人，予横滨只见一妇人而已。

至下田

越数日，事毕，火船由横滨一日而至下田。下田之港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三十四度三十九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二十二度二十九分。其处有山水灌溉，泽边膏腴肥润，以此名曰下田。下田港心，有一小石岛居中，以为该处之水口。船只泊入于内，但见山环海绕，垣局稠密，虽有飓风，亦甚坚稳。其时火船寄泊岛边，一望四围之山，俱有大石盘脚，波浪故不撼塌之。山上树木蔚茂，亦有雉鸡、雁、鹰、鸦、水鸭、猓狸之类。

提督上岸

次日，提督上岸，馆于法顺山了仙寺。其寺有僧，名曰净，小徒二名。内有佛殿。殿旁坟所，各家信士信女之墓也。墓以石为坟塔，僧人时时扫除，供奉名花。寺陵有石亭、小鱼池、

花果等类。是日在此烹茶，男女千百入寺观看，以物赏之。女亦不羞避，衣长委地，腰后有裙，以红绸束其髻，颜色亦多美艳。少年则朱唇皓齿，及至生育子女后，则以五倍粉染黑其牙。

再日，往游街市。见铺屋，或编以茅草，或乘以灰瓦。比邻而居，屋内通连。故曾入门见其人，再入别屋，而亦见其人也。女人过家过巷，男女不分，虽于途间招之亦至。妇人多有裸裎佣工者。稠人广众，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于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每见外方人，男女则趋而争看。双刀人至，则走离两旁。

男女不分

其街则有大工町、伊势町、店之町、池之町、新町、各等町十馀条。循海滨，过桥里许名柿崎，则有玉泉寺。寺外苍松阴翳，门向石岛，遮拦外洋汪洋之势。兹于寺旁准以一地为亚国之坟所。

其处人民俱重拜佛。虽山边海旁，多以石刻置佛像，坟墓石碑，多刻南无妙法莲华经。予至大安寺，见人拜佛，不设香烛，拜后放钱数文于箱，名曰放生钱。寺有僧二名，以纸求予书。予观山景，则书“峰回水绕”四字与之。某亦题诗曰：

拜佛

一丈方庵玉座同，寸馀砚石白云通。

黄金毕竟尘中物，不省明朝炊米空。

同座之间，适有女人拜寺，但见：

朱唇皓齿逞娇姿，云髻斜钗淡扫眉。

半面新妆却绝妙，恰如明月挂梅枝。

是日，天气太暖，在寺烹茶。其处之茶味略带甘甜，似同于西樵茶味。步出寺门〔原注：一本作寺外〕一箭之地，有山溪，砂石流泉，水光彻底，堪以濯缨。池之町有一庙，

神 庙

内制偶像，身带弓矢。庙墙每悬一镜，画一船，大抵人家行洋，托赖平安酬恩之意。亦有发髻数十枚挂于墙上，亦是酬恩者。此日本之大略风俗然也。

其处山岭，杜鹃花甚盛，而各花亦复不少。卫廉士曾采名花数百种，压干以备考览，所谓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欤！

夫一方斯有一方之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劫〕之风，亦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此见致治之略，各有其能矣。

谈西洋
宗教

是日游山，不识路，得遇僧人引步。行逾五里，有人，村名洲崎。适遇菊地森之助，谈，问亚国所遵何教？予曰：“其所奉者独一神，神即造化之主宰。所谓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明徵欤！”因在途间，言难悉述，遂作别于松阴之下。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官者，海关之吏也，近藤良次主之。御用所即其处之海关也，设官数名，而司

买物之事。每洋银一元，作钱一千六百文。

其日本则有当百之大钱，亦有纯金一分，亦有纯金大判，亦有一分银，亦有二朱金。二

御用所
即海关

朱则表金而里银也，世间乃通用，可易当百八枚。一分银可易当百十六枚。四分银可易一小判。黄金大判则以分银百馀方，按时价而兑换。

行历下田七里之遥，未曾见一羊一豕，马则多有以负物，牛则间有以耕田。女人织布与中国无异。打铁做木，亦与中国略同。而女工之顾绣未曾睹也。男人女子俱尚扇。予于下田，一月之间，所写其扇不下千馀柄矣。

黑川嘉兵卫是主理下田事务之官，堀达之助、森山荣之助、中台信太郎等是行事之官，共以扇请书。付诗一首：

避乱夷船亦一奇，吴中鼙鼓不闻知。
翻将万里东来色，快睹芙蓉绝世姿。

关研次诗曰：

横滨相遇岂无因，和议皆安仰赖君。
远方馭舌今朝会，幸观同文对话人。

合原猪三郎，其于临别赠予墨盒一，诗一，曰：

树外雨收莺语流，声声啼送旅人舟。
不知黄帽金衣客，得解转蓬飘泊愁？

〔以上载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二月《遐迹贯珍》〕

至箱馆

四月十六，火船启行。五日至箱馆，在地球图纬线赤道之北四十一度四十九分，经线中华北京偏东二十四度十九分。天气寒热，与盛京同。惟此处僻土偏壤，地多沙漠，生物不毛，故民之食货，恒取给于别埠。北港为船只运货往来之区，因号其名曰箱馆。其港垣局宽旷，海阔山朝。时当五月，尚有白雪于山巅。房屋较下田而壮丽，衣冠人物似富盛于下田。妇女羞见外方人，深闺屋内，而不出头露面。风俗尚正，人民鲜说淫辞。

其处有护国山，山有一寺，画栋雕梁。寺中器皿鲜明，墙悬佛家偶像。寺旁亦坟墓之所。提督遣人于此，绘照日影像，以赠各官。

访问松前大夫公馆

松前大夫勘解〔原注：松前〕由之公馆，幽雅洁净，贴近海滨。登楼眺望，用千里镜窥看，微茫之际，见有人村甚多。遥山远水，如看画图。予同辨地、卫廉士等入而晤之，款接甚恭，人品醇善。

远藤又左卫门是参议，石冢官藏町奉行，工藤茂五郎是县令，关央老〔原注：姥〕子次郎是近书，代岛刚平、藤原主马是司事，相议于港行步之规，共说必俟江户君主之命，乃能议定。

火船初至人民奔逃

往游町上。百姓卑躬，敬畏官长。人民肃穆，膝跪路旁。不见一妇人面。铺户多闭。因亚国船初至此，人民不知何故，是先逃于

远乡者过半。盖以温语安抚百姓，乃敢还港贸易。街上驴马数百，多负食物于远方。此处铺店亦用纸糊，多称野屋、龟屋，与下田无异。此处店内绸缎亦多，但不及中土。惟描金漆器极佳，人多爱之。三日间，于店上品漆器沾之竭矣。此处土产鹿皮、鲍鱼、昆布、白糖、茶叶等项，食物丰美于下田。

越数日，平山谦二郎与安间纯之进等由江户前来，约返下田与林大学头以定箱馆行步之规。予将临别，谦二郎以唐诗录扇赠予曰：

谦二郎写
王维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予答其诗曰：

火船飞出粤之东，此日扬帆碧海中。（原注：一作碧镜）
历览螺峰情不尽，遥瞻蛟室兴无穷。
双轮拨浪如奔马，一舵分流若耿虹。
漫道骑鲸冲巨浪，休夸跨鹤振长风。
琉球乍到云方散，日本初临雪正融。
暂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与诉离衷。

是日，远藤赠予画二幅，所绘亦与中国无异。大夫赠书数卷，其书字板胜于中土。予各以香珠答之。即于五月初九扬帆。其官用艇送出山外。

火船行五日，回下田。次日，将官一班，布列威仪，上

官兵排队
历游各町

岸，与林大学头宴会于了仙寺。午后，亚国官兵排列队伍，历游各町，男女人民观者如堵。

伊泽氏之侍儿桂正敏，年纪虽小，身佩双剑，志气昂昂，善于应答。复能于公堂之上，描绘亚国各官之像，聪明俊秀，人多悦之。

大医文荃问余中国取士之方。予曰：“中国读孔孟书，申明孔孟之理。以文字分为八股，谓之文章。文章之外，别咏一诗。虽小试、会试，亦复如此。”

越日，有官至船，赠予诗曰：

君产广东我沽津，相逢萍水亦天缘。
火船直劈鲸涛至，看破五湖无限边。

中国之士
何归缺舌

复遇明笃，笔谈曰：“子乃中国之士，何归缺舌之门？孟子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非欤？”予因寓意吟成七律一首以示之，曰：

日本遨游话旧因，不通言语倍伤神。
雕题未识云中凤，凿齿焉知世上麟。
璧号连城须遇主，珠称照乘必依人。
东夷习礼终无侣，南国多才自有真。
从古英雄犹佩剑，当今豪杰亦埋轮。
乘风破浪平生愿，万里遥遥若比邻。

夏五念二日，林大学头、都筑骏河守等、会议附录条约十三款，彼此恪遵永久。并准箱馆步游五里之遥，明年通

商贸易。提督是日请各官于火船宴会，别演火船战法与之看，遇雨而回。

予闻下田云松窝善口笔，请其书画十馀本；但其字多大草，仍有龙飞凤舞之势，人罕识之。

季夏朔日，亚国火船返港，各官泛舟送行。

越六日，还琉球。其官馈来食料，亚船受之。望后一日，总理大臣尚宏勋、布政大夫马良才，请提督各官诣那霸公馆宴会，享受甚丰，相议和好章程，务祈遵守罔替。总理大臣书字一幅赠予，是程明道先贤诗也。

琉球总理
书字相赠

六月念五日，予到那霸海旁，于冈脊山见有医馆，英国伯德令在此居住。予入其馆，则宽旷幽雅。

时当盛暑，海风徐来，胸怀顿觉爽快。是日，提督传琉球官，将器皿什物陈设公馆，

购买土产

以备亚人采买。其物不过烟包、烟草、花布、蕉布、粗漆器、瓦器等类而已。每银一元准钱一千四百文。外国洋船所取薪水，每千斤亦议定价在条约内，以垂久远。

越三日，各船返埠。提督在美士摄被先回香港。予同卫廉士在“鲍了丹”火船，往浙江宁波。船泊于虎靖山外。予上镇海，入县城，用四工钱贸丝，价略低于粤省。其时宁波土人与西洋争闹，亚国排难解纷，而免滋事。七月初二，火船驶至福州。其处水浅，船泊于洋外。是晚风颺。隔日，以小舟棹入一百八十里，是乃府城。七夕，火船驶至厦门。是时，厦

宁波人与
洋人争闹

門土匪經清兵蕩平，該處人民紛紛貿易矣。七月十四，火船還香港，始知粵省各處之亂。內治安冊二十一款，后愿表陳諸君子。

〔以上載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正月《遐迩貫珍》〕

使东述略

·何如璋·

国家声教覃敷，东际海，西拓回藏，北绥内外蒙古，南极滇黔，界交趾，复跨海郡县台琼，凡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之属，悉隶藩服，职贡献。泰西诸国，慕中土殷富，不惮远涉重洋，款关求市。番舶之入粤澳者，无岁无之。道光时海禁大开，英法美结约通商。自时厥后，环地球之内，靡至者十有馀国。而日本以同文之邦，毗邻东海，亦复慕义寻盟。各国因轮船转输，懋迁日众，遂遣使入都展覲，持节护商。朝廷以礼隆报聘，有来无往，非宜也。且五大部洲风气殊异，不有人焉以察之，则政治得失、民气强弱，与夫山川物产之险阻盈虚，末由知其曲折。爰遣朝臣，问与国。乙亥^①秋，郭侍郎嵩焘使英。其冬，陈太常兰彬使

光緒二年
出使日本

^①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

美。丙子^①冬月，如璋猥以疏陋小臣，亦滥假崇衔，充使日本。自惟谫劣，如古之出疆专对、樽俎折冲者，已无其才；如今之觐国势、护商旅者，又无其术。夙夜惴惴，唯不克称职是惧。海程之险远，归期之淹迟，非所计也。

丁丑^②春，副使张公斯桂至都，相约治装。以日本萨摩兵乱^③，少缓行期。七月壬戌，由军机颁到敕书、国书。二十一日甲戌，偕张副使陛辞。八月四日丙戌，出都赴通州，走北运河。北运河者，潞水也，合潮、沙、七渡、通惠诸水，南与卫会，达直沽，以入于海。秋潦方盈，粮艘如织。柳条西北，依依送人。忆戊辰^④假归，亦经是道，风景不殊。而是年七月，日本始废诸侯称华族，改封建为郡县。越明年，遣柳原前光来议修好。至辛未^⑤，伊达宗城复来，我朝始与之立条规、定税则。韶光荏苒，忽忽既阅十年矣。

庚寅抵津，谒李伯相^⑥，语使事颇详。

日本使臣
森有礼

使臣森有礼至自其国，晤之行馆，述西乡^⑦穷蹙，萨乱将平之状。越八日戊戌，乘招商轮船，晓出直沽，泛渤海。舟指东南，风微不波，水天一色。远揽北洋形势：锦奉东趋，辽河入焉；复盘折回，左翼燕齐，南带黄河，利津入焉；登莱逆肩为右臂，迴环巨

①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 ②丁丑：光绪三年（1877）。 ③萨摩兵乱：原萨摩藩（在今鹿儿岛县）的封建士族反对明治维新后日本中央政权的武装叛乱。 ④戊辰：同治七年（1868年）。 ⑤辛未：同治十年（1871年）。 ⑥李伯相：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驻天津。

⑦西乡：西乡隆盛，萨摩之乱的领袖。

漫中。内拱神京，邃若堂奥；外屏朝鲜，远作藩篱；日本界处东瀛，孤悬四岛，自北都视之，犹几案耳。轮舟径指，旬日可达，尚何险远足云乎？觉志气为之一壮。

己亥，舟次烟台港，属福山，亦通商要口。昔人经营辽左、高丽，大率由之。东望旅顺，一苇可杭；北接之罘，为秦王汉武登眺之所。崆峒屹其南，兵舰商船视为标准。港内有奇山。故所城周二里，遗址仅存。询之土人，则洪武时置戍备寇者也。言险要者，幸勿忽诸。

庚子，过成山，渡黑水大洋。成山，荣城之尽境，齐地。自登莱以东，数百里横亘海中。文登以西，势复削入。盖离岸远，则海益深，波黝如墨，其势然也。从此舟从南驶，四望无垠。迨海色稍清，已近江南海州境矣。

十九，舟抵上海，入吴淞，泊虹口。登岸，假寓租界。界在城北，旧时藜莽，悉化街衢，舟车填溢，货物山积，洋楼戏馆，酒楼茶肆，无一不备，夜燃煤气灯，光腾黄浦。估客之奔波，游人之寄迹，百工技术之争竞驰逐，尘扰风靡，不可响迓。噫！何其侈也。余往来南北，尝数数过焉，气象递变。商贾之亏折闭歇者，往往而有。闻欧亚各都会，大抵如斯。盛极而衰，天道固然，恐人力无以善其后耳！上海互市为各口冠，货之输出入者岁逾亿万计；然稽之税关，输入恒倍于出。漏卮不塞，则日朘月削，财用立匮；民之穷，诘国之福乎？

煤气灯光
腾耀黄浦

窃以为生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煤铁之利，取之地

宜仿机器
以开利源

者无尽也。西北土浮于人，宜仿机器，治沟洫，辟荒芜，以尽地利。洋布最为输入大宗，亦宜依其法以织。耕旷土不伤农事，织洋布不害女工。源日开，流日节，取诸宫中，家给而人足。外国商人无所牟利，势必废然思返。否则矫语高远，吐弃一切，囿于近习者又欲穷力步趋，以自耗其金币，奚可哉！

庚戌，由海道赴金陵。壬子抵江宁，见沈幼丹制府^①，商派兵船东渡。制府乃命江南第五号“海安”兵船护送，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海道稍习也。

随使人员

十月十九日庚子，拜摺具报出洋日期，并奏带随使人员。癸卯，偕张副使登程。同行有参赞黄令遵宪、正理事^②范丞锡明、副理事余舍人瑞，及翻译随员沈二尹鼎钟、沈牧文荧、廖教习锡恩等十余人，共带跟役二十六名。傍晚，上“海安”兵船。

甲辰，舟出吴淞，傍崇明南岸而行。针指东南，过铜沙，乃放大洋。崇明者，大江门户也。上接海、通，下倚川、宝，为外海入江之路，屯兵必扼之区。明初海寇迭犯崇明，始设守御千户，益兵戍之。今日海防不在寇盗，应变无方，立国者何可一日弛其备乎！傍晚，见戢山、花岛、马鞍诸山。舟转正东兼北一字，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概。

^①沈幼丹制府：沈葆楨。

^②理事：領事。

乙巳，晓登舵楼，望水作湛碧色，离扬子江口既数百里矣。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从者多呕吐，不敢起立。

丙午，泛东洋大海，水深黑，较过成山时色尤浓。晓起观日，瞳瞳之景，径暘谷，浴扶桑，仰射云霞，异采焕发。出海渐高，则万顷蛟宫，风回澜紫，其精光不可逼视矣。下午始见远山，询之舟人，曰高岛。近视之，大者屹立海中，傍列三五如小星。过高岛，舟东北行。行百里，经五岛南，以相距远，天黑莫辨。

海上日出

丁未，达长崎港。港势斜趋东南，蜿蜒数十里，如游龙戏海。尽处名野母崎，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残冬如春夏时。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古所谓“三神山”，是耶非耶？

船近内口，依戍台停泊后，施炮二十一
声，桅换日章。日本戍兵，亦挂龙旗，炮如
其数。互相为敬，西人所谓仪炮是也。少顷，
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从宜从俗，古人不废，记之以覘外邦之制云。

长崎港口
挂龙旗

下午，各商人刺船来谒。日译官亦来，称县令内海忠胜履任甫三日，事繁不克郊迎，若辎车枉过，乞示知，当敬俟云。因谕以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惟泊船添备煤水，并察看我商人情形，一二日即东驶尔。

唐馆

明日登岸，诣会馆瞻礼天妃，商人咸集。询之老者云：中土商此，既数百年，画地以居，名“唐馆”。估货大者糖、棉，小则择其所无者；反，购海物，间以木板归，无他产也。荷兰船岁亦一二至。吾民流寓，有历数世、长子孙者，既莫辨主客矣。近其国与泰西结约，商船络绎。我国居此者近千人，贸易虽广，获利甚微。榷关所入，岁不过二十万。地多矿山，煤产颇佳。港有机器厂，工匠仅数十人，以萨乱经费支绌之故。

俗好洁，街衢均砌以石，时时扫洒。民居多架木为之，开四面窗，铺地以板，上加莞席，不设几案。客至席坐，围小炉淪茗，以纸卷淡巴菰相饷。室虽小，必留隙地栽花

民居风俗

种竹，引水养鱼，间以山石点缀之，颇有幽趣。男女均宽衣博袖，足蹑木屐。顷改西制，在上者毡服革履，民不尽从也。其女子已嫁，必薙眉黑齿以示别，近弛其禁矣。

此岛地势狭长，南北五百馀里，东西或二三十里至百馀里不等。旧分九州^①，以国都在东，命曰西海道。丰后、筑后、肥后，势若犄角立其中；其北曰丰前，曰筑前；稍折而西南曰肥前，由水道去肥后甚近，即长崎所隶也；其南曰日向、大隅；西南曰萨摩。琉球屹其南。极北跨海，有壹歧、对马二岛，近朝鲜仅数十里矣。闻自高丽乘舟来

^①九州：九州岛上原有九个藩国，即丰后、筑后、肥后、丰前、筑前、肥前、日向、大隅、萨摩。

者，言水势下驶，顺逆悬绝。固知地脉由西而东，次及南岛，次及中岛，次及北岛。故其都会所聚，风气所趋，亦因之不同。

己酉，偕鲁生^①游北园。园在西北山麓，广十馀亩，周以竹篱，依林枕溪，翛然无尘。时则霜菊就残，而寒梅着花，横斜水次，似

游諏访山
謁孔子庙

故乡风景，徘徊者久之。出园登北山，历石百馀级，至諏访社。目力所穷，巨海无尽，众峰罗列，皆在虚无缥缈之间，殊令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思。循山而西，謁孔子庙。庙前红杏森植，引二水环之，亦称洙、泗。夫子未尝浮海，而殊方异俗，千载下闻风兴起，教泽之所被，何其远哉！

是晚留饮会馆，席次谈岛南乱事。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很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

西乡隆盛
萨摩之乱

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帑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庚戌，出长崎，经香烧岛、神岛。船向北行，过松岛东，又经大岛。东北远望五岛诸山，峭拔鲸涛中，郁然为碧芙蓉倒映海面。午后，经黑岛，舟北指兼东一字。其内为松浦郡，外则平户岛，肥前地也。日入，泊平户后港。

^①鲁生：张斯桂字。

元朝舟师
覆灭处

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岐，乘胜进攻平壶。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之地势，盖此岛云。

辛亥，出后港，向东北行。西过壹岐岛，烟浪微茫，望之不见。午后溯元界滩，为筑前地。傍晚，见南岸群峰，夭矫奔赴，若健翻连翩，飞翔大海。问之引水人，曰鸦苏山。自此以东，悉丰前小仓郡境。随经六连岛、引岛，舟转正东，入长门海峡。峡势回环，狭处不逾十里。峡外为响滩，以礁石森立风涛冲击其声澎湃而飞鸣得名。西岸有灯台，出入峡者，视之为的。船过时，台上升旗为礼，亦泰西之例。渡峡，至下关泊焉。

赤马关

下关又称赤马关，长门国地，四山环绕，波平似湖，东岸市镇颇繁庶。自长崎至此，海程数百里。由关以东，为日本内海。

十一月朔，壬子，舟指东北，出长峡，经丰前、门司，越千珠、万珠二小岛，转正东，过本山岬，泛周防海。海面平开百馀里，望西岸丰后诸山，争奇竞秀，澄波倒影，如读荆关画图。在峡中正苦逼仄，舟忽经此，心目为之豁然。寻历长岛，溯上关，沿鹤岛入硫黄滩。转舵东北，薄暮抵松山，泊三津滨，是为南海道伊豫地。

癸丑，向东北行，过御手洗岛，又北折过无月岛，又迤东过三大岛。洄溯百里中，岛屿纷纭，大小数十。询之引水者，莫能悉数。有呼为男气、女气者，称名亦奇。旋

历水岛滩，海复宽广，风微不波。晚泊小豆岛，岛隶赞岐郡，亦南海道。岛中居民数十家，耕水渔山，自成村落。因偕黄公度、廖枢仙诸子登岸。夕阳在山，黄叶满径，梯田露积，畦芥霜馀。樵牧晚归，见异邦人，聚而相语，惜不通其语言。及旋舟，桅灯光射水际矣。

小豆岛

北岸所历，为安艺、备前、备中、备后四郡，属山阳道。山阳有赖子成襄者，通汉学，能文章，歿六十年矣。曾见所著《日本政纪》、《日本外史》及《新策》诸书，识议宏博，以布衣终老，惜哉！

甲寅，出小豆岛东行，历播磨滩。滩之北岸，为山阳播磨境；南阿波，东南淡路，则南海道境也。二三百里间，海复平阔。淡路横亘其前，若户肩焉。东北陡角曰江崎，对距明石仅数里。

抵神户

山东海迴，风涛险恶。舟经此，稍折而北。过明石，又折而东，经和田岬入茅渚，遂泊神户。自长崎至神户，水程不过千馀里，昼行夜泊，迟之五日。缘所经内海，峡道湾曲，且岛屿丛杂，多暗礁，天黑无月，引水人不欲犯夜故也。

神户，旧摄津境，改制后属兵库县，与大阪均属通商要口。少顷，兵库令差译官中山繁松来谒，请少驻行旌，舒劳顿。外务省属官亦候于此。余婉词以谢。晚，本国商人亦来请少驻神户，顺游大阪，勾留数日。神户商人数百，以居此日浅，势未联属，议窥其要领，允以明日登岸。

倾城出迎

乙卯午后，余偕鲁生及诸随员上岸。商人具仪仗骑从以迎，辞不获已。汉官威仪，见所未见，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西人亦欢携妇孺，途为之塞。至肆舍后，兵库令、外务属官咸在。以主者是吾国商人，先辞去，旋答拜之。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盖其国庆贺之礼，东道之意，殊眷眷可念也。夜至西，归舟就寝。

丙辰，由铁道赴大阪，相距七十里，四刻即至。商人导游大阪城、天满宫各胜。大阪旧隶摄津，今改府，属畿内道。土地沃衍，山海深奥。淀川南流贯其中，溪桥交错，市坊填咽，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一大都会也。东北距京，为之屏蔽。故曩时国西寇警，必争大阪，亦形势使然。

丰臣遗迹

城小而坚，石濠深阔，镇兵驻之，丰臣秀吉遗址也。秀吉奋迹人奴，袭织田之业，称雄东海。课列藩，筑城以自固。乃暮齿骄盈，不自量度，欲抗衡上国。暴十馀万之师，西争高丽，卒为明兵所扼，力绌势穷，国为之敝。身歿未久，遂覆其宗。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秀吉之谓乎！

日本封建之际，最重世族。秀吉微时，莫知其所自出。及贵，冒藤原氏，位关白，赐姓丰臣。日本人咸称丰公而不名，盖异之也。其征关东时，尝过镰仓，抚将军源赖朝像曰：“匹夫崛起，唯君与我；然君名家子，不若秀吉之为人奴也。”其自负如此。西乡之议征高丽，盖慕秀吉。然暗

昧狂躁，相去难以道里计，执政揆之，宜哉！

继至天满宫，基宇宏丽。询其神，曰菅原道真，世管学政者也。沧海乖隔，生斯土者，不获闻周孔之教，择邦之贤者为师而崇祀之，亦周礼祭于瞽宗之义欤！晚，宿于自由亭。

次早，乘火车入西京^①，程约八十里，日本旧都，为畿内山城国境。因计周秦以前，东海群岛，皆虾夷所居。中土人泛海东渡，九州始有流寓。迨徐君房^②来，挈男女数千，生聚蕃殖，遂成都邑。逐虾夷，立君长国于日向。其传国之器曰剑、曰镜、曰玺，称君曰尊，臣曰命、曰将军、曰大夫，皆周秦之制也。其立教者，首重神祇，则方士之遗规也。尔后渐拓而西，徙国橿原。橿原者，畿内大和^③境也。唐德宗时，复迁都大和之北，曰平安城。平安为今西京。其东北边为陆奥，唐时犹属虾夷；数百年间，芟艾驱除，悉成郡国。近复跨海闢荒岛，设开拓使治焉。岛名北海道。询之日官，岛中虾夷现仅二千，迟之又久，恐无复嚙类矣。将所谓一盛一衰者，物理之常耶？抑转移在人，人所经营，或有工有拙耶？

日本源流

历市坊，涉华项山，登第一楼。楼据山巅，俯瞰全城，历历在目。西京以山为城，无门郭雉堞之制。周环数十里，

①西京：今京都。
名，今奈良县境。

②徐君房：即徐福。

③大和：日本旧藩国

气象殊狭。贺茂川萦带之，山水清丽。民俗文柔，喜服饰，约饮饌。其质朴不及九州，视大阪之浮靡，则远过之。

王宮画汉
唐名臣像

随下山，诣日王旧宫。守吏导入，观所谓紫宸殿者。殿屏图三代汉唐名臣，各为之赞。中土流风远矣哉！循殿西行，转数折，过曲廊，涉后园。落叶满阶，鸣禽在树，水喧石罅，泠泠然如闻琴筑声。静对片时，尘虑俱息，几不知游迹之在王宫也。宫之左畔为后居，日向暮，不获周览。遂趋出，命小车至铁道旁，坐候时许，乃乘火车回神户，二鼓始至。

戊午，舟拟东行，以引水人未至，停轮俟之。午后游熊内村，观瀑布。百丈崩崖，悬流奔赴，阴风怒湍中，涧松森竦。玉龙交舞，破壁欲飞。倚磴注视，觉寒气砭人肌骨，不可久立。

楠公神社

返步湊川，访楠公神社。楠公名正成，元明之际，日本后醍醐帝愤足利专横，命正成率兵致伐，战于湊川，兵败身殉。子欲从，勉以讨贼。后醍醐南奔吉野，足利入京，拥立光明，遂分南北。其子正行等举族勤王，支持南朝残局者，殆五十年。日本人谈义烈者，必以楠公为称首。明治初修营祠社，加神号以表其忠，知所务矣。

晚，留餐商肆。商人或为余言：输出之货，丝、茶皆往美国；贩归内地及香港者，唯木料、米石与海物数种而已。榷税岁约四五十万。海禁未开，俗朴而用蓄。改制后，输入殊巨。冠履衣服，费尤不貲。所行楮币，民深信之，

而西人不能捆载而去。比年多事，币多凭虚以造。大阪最富，近闻其巨室囊篋，大半纸币矣。

己未，出茅渚，自西南行。东岸为河内、和泉，属畿内道，西仍淡路境。午后抵由良、濑户。濑户译言海峡。峡中为内海，外即大洋。时阴霾昼晦，海浪如山，机轮震荡，势极危险。

濑户内海

检阅风雨针，陡失常度。虑有巨变，遂折而西，过地岛，入加大湾泊焉。

余自黄浦登舟，出吴淞，泛大海，抵长崎，历关峡，径内洋，至神户，舟行数千里，侥幸无恙，习而安焉。设非经此，遂玩风涛而忘涉海之难也，可乎？晚雷雨交作，涛声如吼。虽寄碇内港，尚摇摇若悬旌，旅绪恶劣，竟夕不寐。

天向明，暴雨始霁。早出，由良峡经纪伊海，南望汪洋，茫无际涯。东纪伊，西阿波，均属南海道。风雨刚晴，波浪尤恶。舟行欹侧，从人多坚卧不敢起。巳初，舟人见巨鱼，仅露脊，已长二丈有奇云。向晚转正东，经大岛，泊于西澳，对岸日出云崎。崎由纪南侧出，围护若屏，亦泊舟佳处也。

辛酉，出大岛东行，越纪伊，历远州滩，南面大洋，北为伊势、尾张、三河、远江、骏河各国境，属东海道。日初入，远见数人抱一板，灭没洪涛中，揭竿悬帛，似求救者。急放小舟拯之，有顷，载七人还，其一僵矣，药之不复苏。译询其

救起日本
遇难船民

状，则骏河人运米至东京，昨泛大海，遭风覆舟。七人者缆板随波，冀万一之救。今蒙垂援，获更生，感深次骨。计其时，则泊船峡口之夕也。风涛不测，非尽可预防。每一念及，辄为心悸。傍晚，海静风徐，驰轮东驶，日夜逾七百里。

壬戌，早经伊豆。地势自远江北折为骏河，至伊豆复折而南，尽处曰熊野岬。岬之东南，则横根岛、神子元岛屹立海中。越北，径三原、大岛，舟转东北，溯相模滩。晚泊城岛，又称鹤崎。相模，三浦郡极南岛也，今改属神奈川县矣。逾岛而北，为江户内湾，距横滨仅百馀里。

船抵横滨
住出張所

癸亥日离城岛，历观音崎，舟向北行，入江户内海，西泊横滨。日本“春日”舰海军少佐矶边包义来谒，泰西各驻港兵官亦来，均祝炮如长崎仪。午后大雨，晚始霁。神奈川县令野村靖命译人来言，外务省既备出張所^①为行馆，谨粪除以待。

次日，遣小轮船来迎。余闻商人言，中华会馆湫隘，不足以容，拟往视之。遂偕鲁生并范理事至县署，主人具酒，辞，固留。酒罢，至出張所。馆西式，颇宏敞。因谢其意，并告以资粮服屨，皆我自供，定日移寓。晚归舟，风浪大作，轮船近泊，艰险异常。舟子云，内港往来，小轮船之便捷，不若大三板之平稳也，此理非熟于航海者不知。

^①出張所：宾馆、旅馆。

乙丑，至中华会馆，诸商迎候如神户。横滨为日本通商大埠，交易繁盛，榷税所入，岁逾百万。华商近三千人。吴越之贾，多权子母钱；闽广则米、糖、杂货。其殷富者，多兼西商经纪。喧嚣纠葛，措理颇难。晚饮会馆，以雨阻。

中华会馆

次日下船，驾三板候各国兵官。登其舟，军练而法严，船坚而炮利，兵丁工匠各执其役，器械时时修治。虽闲暇，如临大敌，无乱次者，无嬉游者，无不奉令上岸者。窃以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唯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侨，坐失事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

主张修外交求自强

丁卯日，晴。黄参赞先赴东京，见外务卿，并具函通殷勤，约相见。东京距横滨七十里，有铁道，往返殊捷。下午，移行李诣出張所寓焉。

己巳，往宫崎，登伊势山，览横滨内港。渡平沼桥北游高岛，石磴盘曲，古松荫其巅。望南岸房总诸山，晴岚漾波，袭人襟袂。

辛未，偕副使入东京。有属官以马车候于铁道，遂赴外务省，晤正卿寺岛宗则、大辅鲛岛尚信，钞国书稿示之。寺岛以彼届岁阑，礼行在速，一二日定期，即以奉闻。

明治天皇
接受国书

癸酉，外务省文来，订于二十四日赍国书见日主。是日侵晨，仍由横滨往东京，至日宫外下车。寺岛导入，趋小御所，宫内卿、式部头^①俟焉。少刻，宫内卿入复出，三卿者即肃客入，转曲廊至偏殿。日主西服免冠，拱立殿中。余前趋，副使后随，参赞赍国书旁立。使臣口宣诵词毕，参赞捧授国书，使臣捧递日主。日主挟冠，引两手敬受，即转授宫内卿。宫内卿自怀中取答词一纸读之，音琅琅而不可了。出入皆三鞠躬，王答如礼。退，三卿者复从出，至小御所一茶，登车去。其礼简略，与泰西同。

维新之后
礼仪从简

日本前代仪文，尊卑悬绝。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参议大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请自今不饰边幅，从事于简易。”后用其议，至易服色，改仪制，质胜于文矣。王居亦隘，所云偏殿者，长仅二丈，广丈馀。中设一几，无他物，左右无侍者。旁为小园，自琉璃窗视之，木石楚

^①式部头：皇宫典礼长。

楚有致，然亦一览而尽。初，日王迁都，以旧幕为宫，制颇宏丽。近毁于火，萨摩兵乱，未之修复，此离宫也。

下午，拜太政官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及议官大久保利通以下六人。晚，回横滨。

甲戌，雨。次日往拜各国公使。

丁丑为西历元旦，偕各国公使趋日宫庆贺。英使驻日最久为领班，口致颂词。先祝王，王答之；后祝后，后答之。进退皆三鞠躬，如递国书仪，亦西例也。随至寺岛及柳原前光家，柳原曾使我国者也。积日雨雪，道泞难行，马殊劳惫。

1878年元旦在东京

十二月三日癸未，霁。土人云，日本天气时雨时晴，数日必雨，雨每以夜；非夏令熟梅时节，罕连日阴雨者。我来骤值之，奇哉！

到横滨后，频遣人赴东京择馆，或东或西，或宽或仄，或道远，或地卑，均不如式。且索值昂，亦难遽定，故仍馆横滨。浹旬中，酬应纷纭，答拜者趾相错也。东人来者，多自言修旧好之意。西人则以中华遣使为创举，各握手问道途，询风土，意殷殷然。

壬辰，照会外务省，派理事分驻横滨。

日本通商各口我民流寓者，横滨为多，长崎次之，神户、大阪又次之，箱馆、筑地只数

派理(领)事驻横滨

十人，新泻、夷港以僻险未有至者。理事一官，今始创设；章程、税则，第举其纲；其他节日，无规可循。一时各口并放，转虑纷歧；又方言殊异，文义支离，翻译通事，颇

难其人。不得不后别口而先横滨，此亦事势不得不然者乎。

癸巳，黄参议公度复往东京租馆。外务大书记官宫本小一来，论设理事及停换籍牌事，往复数百言。因谕以将命修好，唯谨遵条规，他非使臣所敢知也。宫本唯唯而去。

月界僧院
租作使馆

晚，公度回，云馆在芝山，为月界僧院。院外万松森植，无嚣尘；唯屋属东式，稍湫隘耳。然阅十馀家，无逾此者，已与定议，明日寺僧当来署券也。

丁酉，赴外务省公宴。大政官以下，各长官咸集。筵饌西式，奏乐亦仿欧洲。日本虽僻处东隅，汉唐遗风，间有传者，一旦举而废之。初与米利坚^①通商，继欲锁港拒之，后又仿其法之善者，下至节文度数之末、日用饮食之细，亦能酷似。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越三日庚子，招商局董事邀游镰仓。镰仓为大将军旧幕，日本安德养和元年，源赖朝据之，时宋孝宗之十七年也。北条足利袭其迹，雄镇关东。德川氏改城江户，即今

镰仓文物

东京也。破晓，鲁生偕余由横滨西行平谷中，逾三十里，乃至其地。边海一隅，四山环绕，地势险阻，无雄杰之气。诣所谓八幡宫者，观古器物，赖朝之胄、秀吉之刀、信元之角弓、家康之竹杖，杂然具陈。有铜镜一具，斑驳光采。住僧云：神功后物也。后在三国，曾使贡魏，受文帝“亲魏日本王”之封，

^①米利坚：美国。

距今千有餘載矣。復啟漆匣披故紙，審之則后鳥羽賜源賴朝之勅，筆勢飛動，草法殊佳，惜文義顛倒難曉耳。出宮逾數里，有銅佛露坐山麓，高數丈，空其腹，中容石像十數具。旁啟小門，鄉人頂禮者鳥履交錯。

歸由驛道，程稍紆。過藤澤山，憩山凹大寺。寺僧待客頗殷，啜茗而別。返橫濱，近二鼓矣。是日接外務省認存理事照會。

辛丑，移寓東京芝山月界僧院。院舍二所，間架與中土異。四旁窗榻，無庭戶堂檐之別；非略加改葺，不堪居住。院後小園，綠樹環植，中亘斜坡，開曲沼。外距芝山數百武，古松滿徑，蒼翠萬重，風起濤生，與海浦驚潮、山寺疏鐘相答。雖居都市中，大有林栖幽趣。

移居使館

癸卯，登芝山，覽東京形勝。東南抱里海，西北連沃野，墨田川紫帶其東，平原曠遠，岡阜迴伏。王居在中，德川舊府也。為城三重，甃以石，中高而外下。城各周濠，引玉川水灌之，深闊通流。鳧雁成群，孳息其中，法禁嚴，無敢弋者。門設不關，架橋梁以達內外。市衢寬廣，溝澮縱橫。雖繁盛不及蘇滬，而景象似之，洵海東一大都會也。

東京印象

日本自神武創業，一姓相承，迄今二千餘載。崇神之際，別社邑，課戶役，開渠造船，置將軍于四道。漢武時通使，自稱大夫。降至魏晉，音問不絕。通百濟，受《論語》，聖教始被東土。隋唐以來，屢遣人受學中國。及平安

后，外戚藤原氏擅权，公族源平二氏起而相轧，国势始衰。

概述日本
二千年史

赖朝之据镰仓也，位大将，握重兵，予夺自专，国主几拥虚位。北条氏继之，陪臣执国者历九世焉。足利兴，北条灭，织田氏、丰臣氏迭起争雄，置国土以封诸将。德川氏抚有关东，袭旧业而承其弊，据江户传子孙者殆三百年。方公室之日卑也，后醍醐愤将门骄横，思手除之。楠氏仗义兵，赴国难，举族捐糜而不克，何其难也！迩来二十年，强邻交逼，大开互市。忧时之士，谓政令乖隔，不足固邦本、御外侮，倡议尊攘。诸国浮浪，群起而和之，横行都下。德川氏狼狈失据，武权日微；而一二干济之材，遂得乘时以制其变，强公室、杜私门、废封建、改郡县，举数百年积弊，次第更而张之，如反手然，又何易也！诎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耶？抑时事之转移，固自有其会耶？此不可得而知之矣！

维新官制

明治以还，改革纷纭。尝按其图籍，访其政俗。其官制：内设三院九省，而外以府、县、开拓使辖之。三院者：曰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曰大审院，掌邦法者也，内外裁判所隶之；曰元老院，掌邦议者也，上下各议员隶之。九省者：曰宫内，以掌王宫；曰外务，以理邦交；曰内务，以治邦事；曰大藏，以制邦用；曰司法，以明邦刑；曰文部，以综邦教；曰工部，以阜邦材；曰陆军、海军，以固邦防。省置卿辅，分其属，专其事，而受成于大政官。史馆、式部、电讯、铁道、图书、农商等局，皆

分隶于诸省。外建三府、三十五县，北海道别设开拓长官。

其兵制：王宫近卫外，分为六镇：曰东京城，统三师，分驻武藏；曰大阪城，统三师，分驻摄津；曰仙台城，统二师，分驻陆前；曰名古屋城，统二师，分驻尾张；曰广岛城，统二师，分驻安艺；曰熊本城，分驻肥后；常备兵额十三万二千人，此陆军也。海军之制：第一提督府驻相模大津港；第二提督府驻萨摩鹿儿港；炮船十五号，常备兵额四千人。此外尚有警卒、捕役，分布市间，游击巡缉，属之警视厅。新仿德制，行古者寓兵於农之法，课丁抽练，按期更替。实力行之，不数十年，将全境皆兵矣。

陆海军

其学校：都内所设，曰师范，曰开成，曰理法，曰测算，曰海军，曰陆军，曰矿山，曰技艺，曰农，曰商，曰光，曰化，曰各国语，曰女师范，分门别户，节目繁多。全国大学区七，中小之区以万数，学生百数十万人。

学校

其国计：岁入五千馀万金，地租为巨，关税次之，其他禄入有税，车船有税，牛马有税，券纸杂器有税，暨铁道、电信各局制造所收入，百方搜括，纤悉不遗。岁出之款，官吏月俸自八百金至十二金不等，加之以养兵、雇役、开拓、营缮、官省府县各经费，度支恒苦匱乏。

国计

其疆域：分四大岛，而划以畿内及八道。在西一大岛，

四岛分八
道及畿内

曰西海道；在西南一大岛，曰南海道；中央一大岛，畿内居其中，西北为山阴道，又西为山阳道，东为东海道，北为北陆道，又东北为东山道；又东北一大岛，曰北海道。西京在畿内，东京在东海道之武藏，所谓二京也。畿内五国，曰山城、摄津、河内、和泉、大和；东海道十五国，曰伊贺、伊势、志摩、尾张、三河、远江、骏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上总、下总、常陆、安房；东山道十三国，曰近江、美浓、飞驒、信浓、上野、下野、岩代、磐城、羽前、羽后、陆前、陆中、陆奥；北陆道七国，曰若狭、越前、加贺、越中、越后、能登、佐渡；山阴道八国，曰石见、出云、伯耆、因幡、但马、丹波、丹后、隐岐；山阳道八国，曰长门、周防、安艺、备后、备中、备前、美作、播磨；南海道六国，曰伊豫、土佐、阿波、赞岐、淡路、纪伊；西海道十一国，曰大隅、萨摩、日向、肥后、丰后、丰前、筑

旧藩国
八十三

后、筑前、肥前、壹岐、对马；北海道十国，曰渡岛、后志、瞻振、石狩、日高、北见、十胜、钏路、根室、天盐：凡为旧国者八十有三。

自西海、北海二道以外，其六道地形狭长，如跋浪巨鳄，矫首横卧，掉尾而曝腮。山阳、山阴其首也；南海其颌也；隐岐别出，望之如鬣，中亘周防一海，若张口者焉；南海所隶六国，其纪伊在中大岛，东南两岛间，淡路附丽颌下，若暴腮然；畿内、东海、北陆，其身乎？北陆之能

登、佐渡，耸出脊上，遥相联络，有如鼓翅；东海则安房侧峙、伊豆横伸，又其足也；要其腹心之地在武总，故土壤腴沃，地势坦夷；自是而东北极于陆奥，螭蜒怒掉之势尽矣，故东山道为尾。

山阳之长门，去西海一岛最近。其立国先在西海，日向、大隅，实为肇始。渐拓而东，至于江户。北海道一岛，榛莽未尽辟，

立国先
在西海

近复设开拓使以经营之。此行岛经其三，唯未至北海。是岛形稍方，尽北为天盐，又北则千北、库页各岛矣；南之渡岛，磬折而南趋，与东山道之陆奥相迎，盖地脉之断而复续者也。

全国四周滨海。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长三千馀里，广百里至三百馀里。境内皆山，山多火焰，故常患地震。国产五金，富材木，无长江大川以通舟楫。诸国中惟武总地稍坦沃。故论日本形势者，首称关东。居民三千馀万，渔水耕山，差足自给。其种类传自中国，流寓日久，风气迥殊。大抵男侗而女慧，形细而质柔。以材武称者，萨摩州外，唯石见、长门，其他不及也。务农桑，拙商贾。手技尚巧，雕漆瓷铜之作，小而益工。居处结构，喜曲折奇零，乏宏整者，殆地势使之然乎？近趋欧俗，上自官府，下及学校，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而遗老逸民、不得志之士，尚有敦故习、谈汉学、涇涇以旧俗自守者，足矜已！

人民风俗

其国界：东南面太平洋；北隔海与俄之库页岛相望；西南近高丽，由长崎至釜山仅二百里；西距上海千馀里；南至台湾二千里有奇。国土孤悬，无所附着。湾澳堪泊者，在在而有。自轮船行，而重洋天险，若涉川流；海禁开，

中日两国
唇齿相依

而巡港兵船，日窥庭户。环视五大部洲，唯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相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间，外再加一屏蔽也！

余自八月五日出都，泛渤海，抵吴淞，往返金陵，淹留沪上月馀日。十月杪乘轮东渡，历日本内海、外海，冬至前五日乃至横滨。又迟之一月，始移寓东京行馆。所过海程近万里，舟行十有八日。海陆之所经，耳目之所接，风土政俗，或察焉而未审，或问焉而不详，或考之图籍而不能尽合。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记之。偶有所感，间纪之以诗，以志一时踪迹。若得失之林、险夷之迹，与夫天时

小 结

人事之消息盈虚，非参稽焉、博考焉、目击而身历焉，究难得其要领。宽之岁月，悉心以求，庶几穷原委、洞情伪，条别而详志之，或足资览者之考镜乎？是固使者之所有事也。

使东杂咏

·何如璋·

相如传檄开荒去，博望乘槎凿空回。
何似手赍天子诏，排云直指海东来。

赍诏出国

丁丑七月，奉到国书，如璋谨赍以行。航海凡十数日，皆无大风，行人安稳，知海若亦奉护天子威灵也。

舟出吴淞望戢山，前头花岛又湾环。
飞轮日夜真千里，弱水何愁径渡难。

舟出吴淞

十月二十三日午，始由吴淞口展轮，罗针指东南。申正见大戢山，针转正东。戌初过花岛，针指东兼北一字，泛大洋海。

望见日本

清水洋过黑水洋，罗针向日指扶桑。
忽闻舟子欢相语，已见倭山一点苍。

自过花岛后，目之所极，一望无际。水初作浅碧色，渐作蔚蓝，更为黝黑。至二十五日申正，驾长命舟师登桅，遥望少顷，云已见高岛，盖近日本境矣。

经高岛

看山半日经高岛，三五如星列一方。
此去舟从东北指，计程三百是崎阳。

初见高岛，相去尚百馀里，至戌刻乃过焉。针指东北。由此达长崎，水程约三百里。

到崎阳

缥缈仙山路竟通，停舟未信引回风。
烟岚万叠波千顷，不在诗中即画中。

廿六日巳刻到崎阳。初入口，湾环回匝，山皆古秀可爱。松翠万株，中有烟云缭绕之态，岂即古之所谓“三神山”者耶？

入境

正是张旛入境时，礼行兵舶敬先施。
声声祝炮环空响，早见黄龙上大旗。

泊舟少顷，我舟挂日本旗，放炮廿一声，云以敬其国君。彼戍上兵亦悬我龙旗，放炮如数，以敬我大皇帝。盖西人水师通行之仪，所谓祝炮者也。

八闽两粤三江客，鼓棹相迎谊独亲。
笑问东游各情况，大家都是过来人。

大家都是
过来人

华商寓此者分三帮，约七八百人。亦间有胜朝遗臣后裔，居此已十数世者。

虔诣神祠爇瓣香，威仪同肃我冠裳。
定知依汉天相等，难怪观宾国若狂。

天后宫
行香

廿七日，余偕副使张公并诸随员诣会馆之天后宫行香。汉官威仪，东人见所未见。观者如堵，皆肃然无敢哗者。国家之声灵远矣。

东头吕宋来番舶，西面波斯闹市场。
中有南京生善贾，左堆棉雪右糖霜。

南京生

国人多运棉花、白糖来此贸易。“南京生”者，彼人尊我之辞。“生”，犹言先生也。永乐朝，倭大将受明册封为藩王，立勘合互市，故有此称。

板屋萧然半亩无，栽花引水也清娱。
客来席地先长跪，淪茗同围小火炉。

居室

东人喜为园亭。贫仅壁立者，亦种花点缀。离地尺许，以板架屋，席其上。客来脱履户外，肃入，跪坐围炉淪茗，以淡巴菰相饷。

长崎女子

编贝描螺足白霜，风流也称小蛮装。
薙眉涅齿缘何事？道是今朝新嫁娘。

长崎女子已嫁，则薙眉而黑其齿。举国旧俗皆然，殊为可怪。而装束则古秀而文，如观仕女图。

海错

泽国生涯水作田，兆占鱼梦即丰年。
鲩参带沫龙虾活，晓市争售海物鲜。

中商多以海参、鲩鱼诸海错归。土人参、鲩皆生食。龙虾盈尺，味尤鲜美。市头充斥，大率鱼类也，卖者以升斗计。

酒家

小小园亭浅浅池，药栏酒榭影参差。
楼中歌宴纷裙屐，坐对浑如读画时。

长崎山中有园，胜地也。背山临溪，儻然无尘俗气。竹架中列小花盆以百十计，皆精雅。园有酒家，别客饮其中，裙屐纷错，亦饶风致。

烟禁

入境宜观令甲悬，谁夸过海是神仙。
游踪应少餐霞癖，不近清明也禁烟。

日本烟禁极严，吸食贩卖者均处重刑。

言寻神社陟高冈，石栈连天海气凉。
巨浸四围山一角，临风独立感苍茫。

谒访神社

循石级而上百馀步，为谒访神社。四顾形势，宛然在目。

浮海乘桴寄慨深，千秋谁识圣人心。
殊方今日入祠庙，洙泗环门杏满林。

孔子庙

长崎山麓，有夫子庙堂。门前遍植红杏，引溪水左右环之，亦称“洙泗”。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不信然乎？

想是灵山戴巨鳌，海天空阔足风涛。
随波莫便归西极，寄语中流砥柱牢。

想是灵山
戴巨鳌

日本全国孤悬海中，水多土少，无卓立不拔之势。

童男卅女渡三千，镜玺流传遂万年。
沧海茫茫新乐府，诗人犹自笑求仙。

徐福墓

距长崎百馀里，有熊趾山，山有徐福墓。纪伊国亦有徐福祠。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其立教首重敬神，亦方士法门。

西乡隆盛

征韩拂议逆心生，蝸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台湾生番之役，西乡隆盛倡其议。及罢，复议攻朝鲜。执政抑之，弃官归鹿儿岛。今春称乱，八月始平。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晓出长崎

晓出长崎百馀里，惊涛翻石浪花粗。
三韩五岛知何处？过眼云山半有无。

廿九日巳刻，启轮复行，由长崎越长门入里海。海道曲折，针无定方。初出口，望对马五岛，在若灭若没中，又西北则高丽矣。

海行小泊

岩居茅屋两三家，平港停轮日已斜。
上岸欲寻瑶草去，洞门深处碧云遮。

由长崎至平户港约四百里，因海多暗礁，不敢夜行，泊此。四面皆山，余乘小舟登岸，渔樵数家，民气浑朴。惜以黄昏，不及登山也。

到长门

海澜迴紫沐朝暾，戈舰东征气远吞。
飞渡鸦苏三百里，响滩尽处是长门。

三十日早，出平户港，望群山联翩如翔禽，舟人云鸦苏山也。海底多石，水声怒吼，土人名为响滩。过滩则入长门矣。

天生海峡势迴环，一鉴平开入下关。
寄碇晚沽村市酒，坐看渔火带潮还。

泊下关

是晚泊下关，一名赤马关，土人名为小长崎。山势环拱，泊舟佳处也。此口未通商，而市廛似颇繁庶。登岸匆匆一观，尚未悉其形势。

岛屿漾迴俨列屏，澄波如镜写真形。
无端风雨纷离合，读罢山经又水经。

长门内海

十一月朔，早行。历长门内海，水波不兴，舟极安稳。南北皆山，古秀不及长崎，而岛屿零星，绵亘不断，极似吴越江行光景。

西连丰后南伊豫，滩亘周防溯上关。
日暮好寻湾处泊，灯台东去是松山。

松山

午前所见山，为丰前、丰后境。向午海峡中断。午后所见南岸诸山，为伊豫境；北岸则自长门、周防以至安艺界。晚泊南岸之松山内浦。

无数烟鬟扑面来，苍颜欢对远人开。
低昂船亦如相接，坐挹岚光入酒杯。

海行所见

初二日遵海而行，岛屿星罗，烟云离合，间亦有超越内海者。人家多依山以居，颇多松杉。沙鸟风帆，或远或近，足当卧游也。

赖山阳

使舶遥经安艺国，能文却忆赖山阳。
此中近日刊遗稿，可有流风被一方？

赖襄子成，安艺人，能诗文。日本近刊其遗草，曰《山阳遗稿》。余见其所著《日本政纪》及《外史》，文甚雅健。

农村小景

竹云深处有松关，屋角梯田带水环。
晚稻获馀霜齁熟，令人那不忆家山。

是日泊小豆岛，登岸闲步。黄叶满山，与竹相间。循陇而上，梯田层接不断。晚稻始获，霜齁复青，其风景殊酷似吾乡也。

播磨洋

播磨滩亘连天阔，淡路山横逼海迴。
南对江崎北明石，怒潮如壁驾船来。

初三日行，北望播磨，南望淡路，海港渐狭，潮势愈横。有灯台独立，舟人言下有暗礁，是江崎也。对峙为明石岛，越此近神户矣。

神户

极目茅亭海市通，蜃楼层叠构虚空。
街衢平广民居隘，半是欧西半土风。

未初到神户口，一名茅亭。海港口南敞，山岭北峙。番楼麇肆，依山附陞约里许。然东人所居皆仄隘。通市以来，气象始为之一变。

户户高悬画日旗，连宵华炬列千枝。
飞觞忘拜东邻赐，错认春灯夜宴时。

欢迎使者

初四日上岸，东人肩摩毂击，夹道欢迎。每户皆悬旗，小儿嬉戏亦手执小旗，意以致敬。连夕沿岸张灯千万计。其国主临幸，盖用此礼云。

气吐长虹响疾雷，金堤矢直铁轮迴。
云山过眼逾奔马，百里川原一响来。

铁道轮车

初五日往游大阪。大阪距神户六十中里，铁道火轮四刻即至。烟云竹树，过眼如飞。车走渡桥时，声如雷霆，不能通语。上下车处皆有房，为客憩止之所。

丰臣奋迹开雄镇，石垒深壕大阪城。
三百六桥馀霸业，淀川呜咽暮潮声。

大阪城

大阪繁庶，街衢如棋盘。大小桥三百馀处，淀川萦贯其中。有石城表里两层，石巨，方或二三丈，濠深莫测。中有台甚高，远望十馀里，镇兵驻之，平秀吉之所筑也。

天满神宫祀道真，瓣香长薰此方民。
姝姝媛媛争崇奉，恍似安南解大绅。

天满宫

大阪有天满宫，极华丽，祀菅原道真，日本先世名臣，世管学政者也，祠宇遍其国中。《安南行记》称其土人祀解缙，亦其类欤？

西京故宫

剩水残山旧国都，前王宫阙半荒芜。
司閤老吏头垂白，犹记当年辇道无？

初六日，乘火车往西京游览故宫，大阪府知事先以电信告守者。已至，老吏导入。有曰紫宸殿者颇庄严，其他稍杀，俱渐颓废矣。

壁画

三代名臣暨汉唐，殿屏图列古冠裳。
维新孰建东迁策，顿改官家旧日装。

其殿壁画古名臣，有传说中姜子牙及汉唐诸臣像，皆中人也。西京为其国王旧宫。自今王迁都东京，收复政权，明治来所布令甲曰维新，服色亦易矣。

御花园

蟠曲苍松拂槛低，池边芳草绿萋萋。
忘机却有穿林鸟，不管游人只管啼。

宫中有御花园，引水为池，水从石罅泻入，曰“青龙瀑”。池上草树繁茂，尤多苍松。迁都后，除门前守吏外，殆无人迹。

第一楼

乘兴来登第一楼，楼前烟景接天收。
东屏叡岭南襟海，俯瞰关西十六州。

华顶山有“第一楼”，西京最高处也。登而望之，全城在目。西京地势稍狭，南连大阪，襟内海；其西则山阴、山阳二道，所谓关西十六州也。

寒林摇落带残霞，咫尺仙源路未差。
会嘱东君速芳讯，一湾春水泛桃花。

神崎桃花

归过大阪，历神崎。译者云，此地遍植桃花，约四五里；方春，花时灿烂如红锦。惜我行值冬日，寒雪满林，未得一睹尔。

悬崖两道垂奔瀑，水若空行失所依。
一勺詎堪龙变化？不甘雌伏妄雄飞。

雌雄瀑布

初六晚归神户。次日，游市引山，亭阁林树俱幽绝。有瀑布二，土人名为一雄一雌。其雄二十馀丈，惊波喷雪，亦殊可观。

间关一旅燿樱井，仗义楠公节独高。
欲问南朝兴废迹，湊川东去咽灵涛。

楠正成

神户西南曰湊川，旧有樱井驿。后醍醐南徙时，其臣楠正成殉节处也。明治初于此立神社，以表其忠。

险过江行遇石尤，由良濑户急停舟。
渔人不解风波恶，闲弄寒潮狎海鸥。

避风

初八早，由神户启轮东南行，至由良、濑户。濑户者，译言峡也，出峡即大洋。是午天气骤变，风浪险恶不可行，沿峡而西，泊加大岛避之。



卷浪黑风吹海立，打船白雨挟云飞。
当窗忽讶波光闪，电掣金蛇绕一围。

是晚雷雨交作，风吹海立。虽岛内泊舟，蓬索猎猎，终夜有声，四鼓后始止。若行大海中，不知颠簸如何矣。



出峡南行纪伊海，舟轻如叶浪浮天。
搏霄倘假飞鹏翼，便拟乘风到日边。

初九日，出由良峡，泛纪伊海。舟向南行，暴雨后风波犹恶，舟中多呕吐者。与内海所历，景象迥别。



天际白云浓晚景，西瞻乡国重低徊。
寒宵一觉还家梦，飞渡东瀛万里来。

是晚泊大岛。岛势四面回环，寄碇甚佳；且天朗气清，无大风，夜卧甚安。



北峰积雪南峰火，烟絮纷纷逐逝波。
一样孱颜分冷热，山犹如此奈人何。

初十日，夜行约三百里。十一日，过骏河境。北岸有山如盎，一白无际，舟人曰富士山，积雪盖终年不消。南岛为火山，黑烟盘盘，闻夜中视之有光，倘《海赋》所谓烛龙者耶？相距仅百里，截然迥殊，亦异观也。

观音崎外岛如城，晚泊无风浪亦惊。
片月衔山灯在水，倒涵波镜转空明。

城 岛

十一日晚泊城岛。岛东北为观音崎。崎之北即江户内海，距横滨仅百馀里云。

弹指沧桑迹屡移，石填蠡测总成痴。
阿谁快订麻姑约，亲见蓬莱水浅时。

新 港

西人初来互市，在横滨外口下田港。嗣以地震，情形改易，不可泊舟，乃立约移神奈川县市场。开山填海，化灌莽为肆廛矣。

重洋横泛三千里，绝域相从四十人。
负弩翻劳神奈令，郊迎使节驻横滨。

抵横滨

十二日午抵横滨，泊舟神奈川。令遣人来云，奉其外务省令，备出张所为行馆，明日当驾马车相迎也。

峨峨伊势敞神宫，碑记维新一代功。
不作佞卢蟹行迹，周秦文字本同风。

维新纪
事之碑

近横滨有伊势山，新建神宫，祀其所谓天照大神者。刻石其旁，纪维新之事颇详，字用篆隶体。

梅花

一枝梅向客窗开，有脚春先海外回。
欲问山中近消息，更无人自故乡来。

十六日上岸，暂寓出张所。房为西式，颇宽敞。阶前古梅一株，花开烂漫，红艳如桃，睹此始觉海外春意盎然。

请茶

磴道盘云三两家，苍松蟠曲石槎牙。
山翁迟客茶铛煮，亲淪寒泉试嫩芽。

由伊势山渡平沿桥，海岸山巅有园，依岩壑以点缀之，结构甚佳。主人见远客来，淪茗相饷。汤作湛碧色，味似龙井，彼上品也。

铁桥

倒海排山道始通，铁桥千丈又横空。
经营毕竟穷人力，漫诩飞行意匠工。

二十日赴东京，计程七十里，凿山填海，以通铁道。中途阻水，架木桥里许。近听西人言，易以铁，费三十馀万金，工亦劳矣。

东京

武州形胜控关东，拱卫伊房跨斐浓。
新定畿疆旧藩府，泱泱也有古齐风。

东京即武藏州之江户城，旧为将军府地。左扼下总、安房，右抱骏河、伊豆，旁跨甲斐、信浓，中原沃衍，最为关东形胜。

横滨西去镰仓镇，百里河山老战争。
吊古闲披化外史，首更时局是源平。

镰 仓

镰仓郡在横滨西三十里，后鸟羽时源赖朝攻平氏而夺之，置府其地。德川以前，大将军率居于此。余往游焉，四山中狭，不及江户远甚。

柔能绕指硬盘空，路引金绳万里通。
一掣飞声逾电疾，争夸奇巧夺神工。

电气报

电气报以铜为线，约径分许，用西人所炼电气。或架木上，或置水中，引而伸之，两头以机器系之。所传之音，傅线以行，虽千万里顷刻可达。

经纬当机尚未分，蛮笈幅幅遂成纹。
任教败絮翻新样，过眼空裁一段云。

西法造纸

东人仿西法造纸，广收败絮，以机揉碎熬烂。视其白而茸也，复用水调匀，由机出之。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干，少顷即成，坚致如雪。制造之巧，真化腐朽为神奇矣！

邮 便

家书远寄凭邮便，一纸何嫌值万金。
五岭极天隔瀛海，鲤鱼风紧碧波深。

东人公私文报，设局经理，名曰邮便。置柜中衢，任人投之。定期汇收分寄，无遗漏者。所收邮资，局中供用之余，皆入公。

呈递国书

聘问仪修三鞠躬，免冠揖客甚雍容。
承书却讶云霞烂，拜祝新霑膏雨醲。

廿四日赴王宫呈递国书，王免冠拱立敬受。出入三鞠躬，王答如礼。其容甚肃，其礼甚简。

多 雨

寻常计日阴晴变，我到偏逢候不齐。
欲借东风吹万里，流甘直雨太行西。

日本天气，数日必雨，每雨即晴，少终日者。我来正值冬令，乃一雨连三四日，人以为少见。因念晋旱，不禁有憾于造物云。

元 旦

黄钟建子岁更新，趋贺班联各使臣。
右立君王左妃子，交传吉语颂元辰。

廿八日为日本及泰西各国元旦，随例趋贺。王右妃左，交颂互答。出入三鞠躬，如递国书仪，西俗然也。

插绿浑如换旧符，风行西俗遍街衢。
村民未惯更除夕，欲饮屠苏酒懒沽。

新年

东人都市效西俗，新岁插松竹叶于门，如换桃符。然村野习旧俗，守旧岁，尚不尽然也。

叡山松柏郁寒云，东照宫前日易曛。
野老不知时事改，尚持钱赛故将军。

东照神宫

余游上野东叡山，山有神宫，祀故将军东照公。宫前松柏环植，寒翠蔽日。野人持钱赴赛者，踵相接也。跪而合掌，不知喃喃作何语。

公园十里附城隅，树老泉湮草又枯。
剩水一泓山一角，称名曾说小西湖。

上野

上野为东京五公园之一。园侧有湖，广数十亩。残冬水涸，土人名曰“小西湖”。

宾筵酒馔翻新式，乐部笙歌倚旧声。
沿习太平唐代舞，诸伶白首忆西京。

听唐曲

日官宴客，改用西式。酒阑召伶人奏“兰陵王破阵乐”及“唐太平舞”二阙，颇饶古趣。盖西京旧时乐工，今比之广陵散矣。

月界僧院

负郭芝山郁万松，漫天风雪舞群龙。
客居自笑耽幽癖，时听寒涛杂晓钟。

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寓东京芝山月界僧院。院外万松盘郁，风起涛生，与山寺疏钟相答，都市中殊得山林之趣。

中历元日

天门诤荡五云春，万国衣冠拜舞辰。
西望觚棱遥稽首，数千里外二行人。

既来东京舍馆驻节，越十日，为我四年元旦。如璋以海外行人，谨偕副使率随员行庆贺礼，瞻望阙廷，如在天上。

日本纪游

·李筱圃·

《走向世界丛书》编者按：《日本纪游》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收录本标点重印。原署“阙名”，今知即日本大河内辉声（源桂阁）《庚辰笔话》中记载的李筱圃。李氏曾在江西作官，任吉安府同知，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赴日本观光，本书即为他纪游之作。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为清季清河王锡祺竭二十余年心力编辑出版的地理著作汇钞，共计收录载记、叙录、记述一千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丛书。

光绪六年庚辰^①，往游东洋。

三月二十六日癸巳 申刻自沪登舟。船名秃格萨约麦鲁，译名高沙丸，系日本人三菱公司商船。管船之船主、司理机器各执事仍用西人。

光绪六年
往游东洋

^①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

船长约三十丈，三枝桅，铁底，暗轮，单烟筒。中舱饭厅长八丈，宽一丈六尺，四面粉饰涂金，帷幔、桌套、地毯俱极华丽。上等客房在饭厅两旁，计十八间。每间宽广六尺馀，可住二三人。房内灯、镜、面盆、香皂、手巾、溺器俱全。卧榻分上下两层，垫褥、盖毡软厚，故西客皆不携行李，但嫌榻稍窄耳。

每日早六点钟，晚四点钟，点心两次。又早八点钟，午十二点钟，晚六点钟，饭三餐。与洋人围坐而食，水果、蜜饯、糕饼杂陈。每桌有菜单一纸，早晚味品不同，听客自点；然皆西国烹调，终难适口。下等客仅饭三餐，咸菜一碟而已，与上等客相去悬殊。

泰西男妇
无不读书

上舱华客，只余一人。泰西男妇趁舟者则有十馀，俱手不释卷。可见西洋各国，男女无不读书。舱面玻璃房两间，为上等客看书起坐之处。

船中侍崽，浙、粤、东洋人皆有。更有女仆，专为西人眷属服役者。余住第五号房舱，伺应者定海人张姓，极为殷勤。以余食味不能适口，每餐必备烧火腿、炙鸡、羊肉、鸡子之类以进，更随时送茶点水果至房。抵岸时给以洋三元。

船价：上等客自沪至横滨，英洋五十五元；下等客二十元。余自沪写往回船票，便宜九折，且可至中途埠头上岸，随便耽延多日，遇后来公司船到，即乘之赴他口，不再取值也。

二十七日甲午 早八点钟，开轮出吴淞口。行近铜板沙，因雾停轮半时许。夜中仍雾，北风横卷，船略颠簸，刻刻鸣汽筒以行，防来船之相撞也。

因雾缓行

二十八日乙未 濛雾如雨，舟行稍缓，终日无所见。

二十九日丙申 晴。卯刻见长崎外群山，名五岛。已初抵长崎港。海程一千七百馀里，计行二十五时。舟人云，若无濛雾，十八时可到矣。港为一大海岛，长约三里，便于泊船。港口有造船厂。港尽处，正对港口有一旧式炮台，闻有戍兵五百名。

已正登岸，至泰记号。午餐后，乘人力车，号友郭子蔚导游各梵宫及花园、博览院。登万寿山，见全崎在目，居民数千家，屋宇

住长崎华
商泰记号

鳞比。是处为长崎县治，我中国有领事官在焉。领事为余云眉中翰，名璘，广东人。文案任谦斋，名致和，江苏宜兴人。翻译梁锦堂，广东人。租住港边洋房为衙署。

其上首洋房一所，门内有三四千斤重炮数门，小车炮一门，旧式圆炮弹数堆。闻此为美国粮台，存储炮火等件，以备洋面设有事故，便于接济云。

按：日本自汉时已与中国通使，曾受汉魏之封，唐时即有人至彼通商，故今长崎有地名曰唐馆，然只长崎一港。本朝咸丰以前，铜商之至日本采买铜斤者，亦在长崎。今华商贸易于此，约有千数，闽人居多，有八闽、三江各会馆。同治初年，

有八闽及
三江会馆

美国兵船至港，日人拒之不得，始允通商。各国踵至，又开神户、横滨、箱馆等处，共八码头，我华人亦随洋商而往。今之贸易繁盛，首推横滨，次神户，次长崎。

华商之在日本约共五六千人。箱馆一埠，在日本之北境，地处苦寒，虽产海带、鲑鱼、海参等物，而华洋商之在彼者寥寥数人。他如新泻夷港，则风浪险恶，各国商人无有至者。

又按：日本乃合四大岛而成国，其形狭长，通国舆地约长三千馀中国里（日本一里计中国六里六分），阔处约三

西海道即九州岛

百里，狭处不过三十里，分为八道八十四国。

长崎港属西海道肥前国。此一道共有肥前、

肥后、筑前、筑后、萨摩、日向、丰前、丰

后、大隅等九国，名曰九州。神武开国即都于此，后始开拓，而东逐虾夷，以有其地，即今之东西京也。明季倭寇亦即此九州人。九州之中又以萨摩人为最强。前数年西乡隆盛作乱，即萨摩人而据此称兵。九州之外又有壹岐、对马二岛，距朝鲜最近海程不过百里。此九州一大岛，与神户之畿内各道中间隔海，旱道不通。

长崎之博物院

长崎有博物院，在万寿山圣福寺左首山

麓。院分数所，第一所瓷器为多，皆日本自

造。大盘径四尺馀，瓶高八尺，绘画雕刻，

亦颇可观，价亦不贵。第二、三、四所各物杂陈，如矿产、石料、农器、乐器、衣冠、盔甲。各样禽鸟之皮毛，中实以棉，嵌以假眼，活泼如生。云系英国人送来者，上海格

致书院内亦有此多种。所设字画，则有宋徽宗白鹰，赵子昂马，海刚峰、史阁部字。他如中国笔墨、东洋漆器、布帛、丝绵，分类而设。更有古衣冠二尺高坐身神像二十馀，亦置两行架上，至此如入古刹然。

花园在博览院之左，倚山为园，面临山涧，地既太大，亦无曲折，花更无多。小屋三四处，塑有男女人形，如台上演戏之状。

少妇小姑
招人驻饮

园内有酒楼，少妇小姑招人驻饮，未之顾也。回至泰记晚餐后，亥初登舟，亥正二刻开行。

三十日丁酉 申刻，至长门下关峡，停轮半时许，有长门人男女二十馀辈来趁船。昨晚自长崎，有一闽客林守常者搭上舱至神户，始有此共语之人。

四月初一日戊戌 未正二刻抵神户，计行十八时。自长崎至神户一千五百馀里。舟行峡中，两岸之山断续不绝，阔处海面数

真如置身
图画中

十里，狭处数里，故无大风浪，然多暗礁。此一程虽称平稳，但须熟习引水之人。从前西洋船自长崎至神户，须绕正南过肥后、萨摩，再转东北入纪伊口，海程三千馀里，风浪险恶。后有东洋人教之，自长崎过壹岐岛响滩，入长门下关，由海峡行走，计程仅一千五百馀里。虽有暗礁，皆置灯表，轮舟可以夜行。峡中山势秀拔，古木森森，近神户百数十里，两岸小山更多，尤为奇秀。波平如镜，坐舱面观之，群山排闥而过，真如置身图画中。

申初上岸，先至鼎泰洋布号，号中派人至船上发行李，

神户住
德澄号

德澄号东张掇芹先得上海号信，当来约至伊处下榻。住房洋楼式，几净窗明，颇为轩敞。号友胡君小苹，名震，浙宁人，工书善医，诗亦清逸。

神户为兵库县治，我中国设有领事。此埠即在海边，略湾进内，非如长崎之有港。左右有早年石砌圆式小炮台两座。神户之内，中国程七十里为大阪府治，由大阪一百三十里至西京，俱有海汊，火轮车可通。本埠贸易不大，皆转运至大阪销售。火轮车日间载人，夜间运货。

男女同浴

初二日己亥 早小雨，巳刻晴。午餐后，张掇芹、胡小苹约同至关山看温泉。板屋之中，砌石作池，方径六七尺，水深一尺馀，男女同浴于中，诚为陋俗。

旋游他箕山观瀑布。曲折而上里许，山腰有瀑布，高一丈八尺，倒泻而下。居人依山作板屋，卖茶以憩游客。坐对飞泉，喷薄湿人衣袂，此名雌瀑。回环更上半里馀，山上复有瀑布一条高二丈，是为雄瀑，汇为一潭，流下即为雌瀑。上下茶棚甚多，客过其门，妇女皆招呼留饮。《环

引证环游
地球新录

游地球新录》谓半里一茶亭，又谓瀑布数十丈，为日本山水最佳处，诚不诬也。瀑布雄雌之名，高下尺寸，茶棚中有印卖图说可阅。山下茶棚前多有小水池，中插二三尺高通心细竹杆，水由竹管上喷，高出尺馀，此即西人所谓水法也。

初三日庚子 鼎发号友朱季方与常熟卫铸生名寿金

来候。铸生工书法，客游于此者。

午后，与张掇芹、胡小苹同乘火轮车至大阪，计程七十里，行半个时辰。若非中间搭客、卸客停顿四次，两刻工夫便到矣。车价自神户至大阪，上等客每人一元，中等六角，下等三角。车皆一式，但坐位宽挤不同。余往返皆坐中等车，人极寥寥，可以躺卧。下等则并股挨肩，人数恒满。车式约长一丈，宽高各六尺馀，四面玻璃窗可以开闭。头车安火炉机器，后拖十馀车。车皆四轮，顺铁条轨道而行。轮路之旁如有人站立，车过时骤然视之，面目模糊，不辨老少，可为速矣。

火轮车中

大阪府治亦通商码头，商贾云集，街道纵横，长者计二十里。有一小石城，但住兵而已，此丰城秀吉遗址也。博览会院所陈各件，与长崎略同。又游机器制造金银铜钱局及像生院、各街市。酉刻，至北新地酒楼晚餐。脱屣以入，席地而坐。中置火炉，平底锅炙鸡鸭片作馐。酒似中国绍兴而味薄，主人敬客，客饮讫，将杯于水盂一蘸，以空杯还敬主人或送他客，此洗盏更酌之意也。是夜宿大阪，同席有德兴隆号东童明辉。

大阪酒楼

初四日辛丑 早饭后，与胡小苹同乘轮车至西京，计程一百三十里，行一时到。中间有市镇六处，皆停车搭客，中等车价每人八角。下车处即换人力车，至上京第三十一组河原町三条上下丸屋町“松村屋”客寓，会浙江慈

谿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此。

午餐后，同游博览会场。是日以名妓游会，行人肩摩，不能立足而出。妓着大红绣衣，乘人力车，间有彩旗导引。未刻，胡小苹回神户去。申刻，与冯雪卿同游东山。

华人以书
画客西京

是夜，宿“松村屋”客寓楼上。室无桌椅，地有绒毡，坐卧皆于是，而屋宇修洁无纤尘。同寓有江宁人王冶梅，邻寓有嘉兴陈曼寿，皆以工书善画客游于此。中国人之寓日本西京者，只此冯、王、陈三人而已。

按：西京为日本国王旧都，四面皆山，并无城郭，今国王明治二年始迁东京。街道市面，俱极繁盛，但非通商码头。凡游此者，须在其设立博览会之百日期内，向神户之兵库县或大阪府衙门讨取执照。先一日，胡小苹向兵库县令森冈昌纯处买来执照二纸，每纸照费洋二角，照内注某处人赴西京博览会见物，限期二十日出京。如冯雪卿在

赁车留宿
皆须执照

彼期满，又回至原处另换一张，百日之内，须五易其照。自神户乘火车至京，及至京住寓，皆须验照。无照者，不赁车、不留宿也。博览会场基甚广，所陈之物与长崎等。中有稻杆长至五尺馀，穗头稻粒肥绽而多，此为可贵耳。

初五日壬寅 早与冯雪卿游博览会及旧皇宫。旧皇宫在博览会场之旁，地势既小，规模狭隘。正殿名曰“紫宸”，上覆以草；据云此草最坚韧而经久，宫室庙宇之外，民间不准擅用。

皇宫正殿
上覆以草

殿旁即御苑，所谓“待月迎凉”常御便殿俱在是，足见其前此之俭朴。后宫屋多坍塌，现有工匠修理开沟。苑中树木，梅花极为苍秀。

午后游琵琶湖。湖距西京三十馀里，乘火车可至。此为西京名胜处，然巨浸一湾，群山四绕，绝无景致可观。湖宽约数十里，对渡有火轮船二只。湖边松树一株，高仅八九尺，枝柯四出，亭亭如圆盖，东西南北各三十馀步，此诚不多觐耳。

琵琶湖
无风景

晚刻，冯雪卿约至“御料理”便酌。“御料理”者，即酒楼之名，侍酒劝餐皆以妇女，不见男子之面。

初六日癸卯 早，游华顶山，登“第一楼”。梵刹佛殿作八十一间形，殿后房屋回环数十间，雕绘富丽，盛于王宫，言系国王游幸处。又游清水寺，寺在山腰，树木苍翠，有泉流出于山半，故名清泉。

申初登轮车，酉正回至神户，冯雪卿同行。晚刻，神户领事廖枢仙来拜。廖君名锡恩，辛酉拔贡，广东惠州府博罗县人。坐谈一时许。据言无副领事，有文案一人，翻译二人，差役二名，月俸三百两，房租银四十两，赁屋而居。

领事月俸
三百两

初七日甲辰 巳刻，至“鼎泰号”候卫铸生，并回拜廖枢仙，又见其文案、翻译张君芝轩，南海人；冯君湘如，番禺人；杨砚池，苏州吴县人。午后游楠公墓社。楠公者，日本之忠臣，兵败以身殉国，其子承父志，复举族勤王者也。墓碣题曰：“呜呼忠臣楠公之墓”。四围花树甚多，

游人杂沓。廖枢仙具柬招饮，辞。

初八日乙巳 倩人送上海“新载生洋行”东步迈司岱致神户荣町四丁目日本人滨田彦之信。滨田彦初在西人洋行学业，曾往西洋十数年，今在神户业茶，与步迈司岱相友，信乃托为照应余之游踪者。

冯某在日
采听各情

冯湘如来访，名昭伟，坐谈许久，言早年日人犯台湾，伊来采听各情。

初九日丙午 午后，游铁路洋场各街市。晚刻，张掇芹兄备筵相款，同席有廖枢仙、冯湘如、杨砚池、童明辉诸人。

初十日丁未 昨日已有公司船到，准备起程，赴横滨。廖枢仙送点心、橘子、洋酒来。酉刻，掇芹诸人同送登舟。船名“玄海丸”，明轮，较“高沙丸”稍大。住其面上房舱，窗内见海，尤为爽适。戌初启轮。同船有宁波人张楚

上海商人
赴日疗疾

传名锡荣，在上海开龙飞马车行者，云因腿疾，特赴东洋，横滨之外百里地名蟹壳南有温泉，浴之可以已疾。

十一日戊申 舟行大东洋。申刻，隐见北面群山，询之为日本东海道尾张、三河、骏河各国境。晚刻，有美国

船上晤
丁黉良

人丁姓者来就语，询之，乃京都同文馆总教习丁黉良，云奉总理衙门委往地球各国阅看各书院情形。

十二日己酉 寅正末刻抵横滨，海程一千五百馀里，行十五时有半。此埠亦在海边，与神户略同。码头左首有

旧式土炮台一座，炮系露设，有戍卒看守。卯刻，德澄号着人来接。辰初登岸，住其楼上。房亦西式，较神户尤宽大。号友孔振成、周立人、袁镜甫、袁玉振四人。

酉刻，周、袁二君导游野猫山花园。芍药正开，色极灿烂，矮屋四五所，陈设幽雅。花以白边瑞香、松、兰、梅、竹为多，月季亦盛。有洋花十余种，不知其名。日本人盘扎松柏盆景最佳，故虽极大松柏，亦亭亭有致。盆梅根粗，围二三尺。更有半片嵯峨形者，根高一二尺，上发嫩枝，此正所谓梅桩也。园左半山平地一片，约一亩余，编小柏树为篱，仿倪雲林所作苏州狮子林山石之意。曲折回环，俱为巷道。园丁妇女导客入游，转折三十二湾，至中央有隙地三四弓，如狮子林中间建楼处，复转三十二湾，由原门出。盖即鱼腹浦八阵图式，行入其中，非有引导之人，正恐如陆伯言之迷罔不得出也。

横滨花园
盆景极佳

归游夜市，街衢灯烛辉煌，地摊陈设百货，士女摩肩，皆于此时购物，逐日如是。横滨为神奈川县境，我中国贸迁于此者，约三千余人，粤人为多，立有中华会馆，乃日本通商八口中最盛之区。中国有理事官范君雨蕉驻此。张楚传请晚餐，辞。

横滨华商
三千余人

十三日庚戌 倩人送步迈司岱致此间洋行信，亦托为照应余之游踪者。午后游博览会，并无古物，乃出卖瓷、漆、绸布、杂物之场耳。

十四日辛亥 雨。

十五日壬子 号友袁镜甫送余至东京，并派厨夫叶五奎同往，因饮食不同也。巳初二刻，上火车，沿海而行，计程七十里。巳正二刻到，寓南传马町“伊东屋”客寓。前年冯雪卿在东京，亦住此寓，偶谈及之，似曾相识。寓

东京客寓
为设桌椅

主人以余不惯席地久坐，特备西式软垫靠椅及书桌，其情可感。

东京亦在沿海，以海滩水浅，重载大船不能收泊，故通商埠头设在横滨。距东京数里海滩边，有炮台四座，每座相距约一里，垫土筑城，潮退则台在淤沙之上，潮长则台在水中。早年与美国相拒时所筑，仿照西式，台内有兵炮药房。闻其自知此台不能得力，已将废置，另于横滨筑台。

德川氏历
代坟茔

午后偕袁镜甫游德川氏历代坟茔，近接市廛，地势横阔，屋后倚山，自一代至十四代，有数代同堂各龕者，相距各百馀步。殿宇挨列，虽不甚高广，而雕凿极为精细，四壁涂金，覆以铜瓦，殿柱有包玳瑁者，不知造自何年，工程坚固。门内八九尺高铜石塔灯不下数千。坟在殿后或殿旁，第六代之坟下砌巨石作八角形，上立铜塔，有门可以启闭。历代之坟，以此为最。坟地树木阴翳，合抱古柏，高入云霄，皆数千年物也。各殿俱有殿名、官名、又有寺名曰增上寺。

按德川氏为日本诸侯，号曰大将军，世掌国政历三百年，国王徒拥虚位而已。早年米利坚求通商，德川氏以力难拒绝，遽欲允之，民情不服，德川氏因之失据。国王乘

此夺其政，并废藤、橘、源、平各诸侯，收其采地归公，但给岁俸，大权一归于国，曰维新之政。今则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日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同情幕府的一段话

东京石城高八九尺，无雉堞门楼，但有空缺多处，即为城门，以通出入。城濠宽深，上建桥梁，虽曰石城三重，而外二重皆半圈作八字不交形，非如环之无端也。城内兵房甚多，闻有兵三千六百名分住四隅。国王住第三重城内，曰皇居，即德川氏之旧居；前数年被火，至今尚未修复。

博物院共有四处，最盛者曰教育院，入游者并不取资。中分院落多所，各物分类而置。如天生植物类，则五谷杂粮，花果树木。动物类，则自人至于飞潜。中有人骨三具，以铜丝纽接挂之，如人立之状。内具一别无他异，惟手指尖骨较寻常人长二寸，脚趾尖骨长寸馀，似是鸟爪之人，不知出于何国。兽类有羊大如牛，角长二尺许。熊、黑、虎、豹小至鼠、兔以及羽族飞鸟之皮，皆实以棉，嵌以眼珠，栩栩欲活。可异者长尾鸡，大与中国黑雄鸡相等，而尾长数尺。有一大枭鸟，两耳耸起，形状可憎。鳞介中鱼类甚多：有身如车轮，口如酒杯，齿如白米者；有身小尺馀，口巨如碗者；最奇一鱼，身长约二尺，粗如茶杯，形似鳗鱼，口之前有一骨长出约一尺，此骨之末又横生一骨，长约四五寸，如丁字形，鱼之两目生在此丁字一横之两头，据云西人亦未

教育院

两目生在
丁字骨上

见过。有大蟹，一足之长约五六尺，通长一丈馀，设或肆其横行，吾人奚堪遇此。兽之活者有熊、猿之类。禽之活者，有孔雀、雕鹫之类。鳞之活者，有二尺馀长之四足鱼，形似中国之土步鱼，灰色而有黑斑。

石类有矿产数千种，又有各动物鱼虫、植物木叶等类皆变石，而未变全之形。工艺类中则锦绣、绸缎、丝棉、绒布、雕刻、漆器，与夫农家器具无一不备。机器则有格致、化学、重学、光学、电音、汽学等件，皆分置各架。其教育人写字，哑人代语等法，俱有图画；且有盲人所写之字，张挂壁间。此外并无奇异之物，盖非西洋赛珍，集各国珍奇而聚于一处也。

痛斥反华
辱华展览

可恨者，有一会中架上置坏竹鸦片烟枪两根，破瓷烟缸两个，中竖一挑烟棒，烟盒烟竿数件，坏铜水烟袋一枝，破钱板一块，破旧篾纸灯笼一个，破帽零星各件，俱极肮脏。又于其所陈军械、刀枪、盔甲、旗帜处，置锈蚀鸟枪数杆，破布九龙袋两个，中插装火药小竹筒十数根，俱标识曰“中国物”，阅之令人愤懑。我中国连年赴美、法各国赛奇会之物品，西人且加夸奖，岂无工艺珍贵之物以冠他邦，乃独以此为形容，虽鬼蜮之见不足较，而其居心已显然可见，尚足与之论邦交哉！

拜谒我国
驻日使节

十六日癸丑 王惕斋、冯蓉塘来，皆浙宁人，在此贸易者。未刻，往拜我中国驻日公使何子莪侍讲，副使张鲁生太守，参赞黄

公度大令，英翻译杨星垣，俱会。海外游踪，未携冠服，本不欲投刺公门，因朱宝珊观察托带有致何公使之书，神户领事廖枢仙又先有信通知公署，不得不一往也。

十七日甲寅 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黍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闲暇无事，可以伴游，已与言过，嘱渠今日来拜也。余询知其住处在浅草町今户十四番地方，先往拜之，故侯源辉声亦出见。

得识故侯
源桂阁

辉声号桂阁，为日本世袭诸侯，封地在西京高崎。今王新政，概废藩封，令各诸侯俱迁往东京，所有采地全行归公，视其地之大小，岁给俸金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如愿出仕亦可。桂阁年仅三十馀，澹泊不仕，以诗文自娱。所住之屋临水名曰墨江，对岸樱花十里，春日景致极佳。室中皆名人字画，照中国式，设有桌椅茗碗尊彝，位置幽雅。

笔谈半时许，同游上野博物院，至“小西湖”酒楼午餐。清池一顷，酒榭数家，皆文人墨士诗酒弈棋之所。酒后，又偕游教授博物院，酉刻回寓。

源氏陪游
上野等地

上野博物院又名美术会，有绢本山水四大幅，款俱驳落莫辨，古色苍茫，标识曰元人作。又沈南苹大条幅十馀，翎毛、鹤鹿、花卉、木石，俱极生动。他如宋徽宗《白鸽》，仇十洲《璇玑图》、《幽风图》、《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图，唐伯虎、祝枝山《仙女》、《钓翁》，此外山水、人物各

件甚多，皆中国名人之笔。又有《火焚阿房宫》大幅，不知何人所作，尤为出色。

动物类有大螺，壳内有一蟹同生，云彼此相依为命，闻浙江普陀山亦有此种。其蟹类甚多，有面上壳大如掌，腹下蟹兜小如酒杯，脚长寸许，不知何以负壳而行。距院数百步铁栅内狗熊二头，长约四尺，高二尺馀，以齿啮栅，时作欲窜之状。

今日何公使来拜，出游未晤；又接来字，约明日晚餐。

十八日乙卯 张鲁生副使、杨星垣翻译、随员陈访仲来。

何公使
宴请

陈名衍范，杭州人，楷书极佳。午后游城内卖物博览会，购瓷器零件数种。酉刻，何公使着马车来迎赴宴，同席为张副使及参赞诸人。

十九日丙辰 午后，与王惕斋、冯蓉塘同至王子山，看机器纺纱。计铁机十二张，第一张机将棉卷压作二尺馀宽，数十丈长薄片。第二三番机两张，将卷成棉片绕于机后轴上；机前有一轴，上有极短密刺，将棉片梳松粘出；又有一铁片不住颤动，将轴上粘出薄如淡云之棉敲下，从机头拢聚过圆眼，成大指粗极松棉条。第四番一机，将此

机器纺纱

松棉条三根并作一根，略为拢紧。第五番机一张，将棉条拢紧拉长，机上挺子十六根。第六番机一张，又将拢紧棉条两根并作一根，成细绳形，此机上挺子二十八根。第七番机一张，又将纺成细绳形之纱两根并作一根，而拉长成粗棉纱，计挺子六十四根。第八、九、十、十一机四张，每张挺子各一

百四十二根，皆系将第七番纺出之粗纱成为细纱。第十二番机一张，将纺成之纱绕成大仔，工已毕矣。

其机器不用蒸汽，乃接引山水下注，激轮如飞，似水碓水磨之法。惟久晴水源不旺，则一日之工少差。闻牵箕每日可成纱三百磅。工作少妇、小女子十六人，打包松花各事男子四五人，修机器匠三人，通计二十余人。女工接头换轴，手脚纯熟，绝不忙乱。有此机器，则一人之工可当数十人，诚为巧捷。

一人可当
数十人

归游浅草寺及左近茶园观像生人物，复经大桥而回。午后，王黍园来，出游未晤。黍园名治本，浙宁诸生也。何公使着人送代购书籍地图来。源桂阁送诗来索和。

二十日丁巳 王惕斋、冯蓉塘来，约至西洋酒楼午餐后，同至三田林姓家看机器造纸，并观其家藏字画、金石之类。造纸法系收买破烂杂色碎布，用人工搜开、扎碎，洗净，和强水入锅煮之，复入机器桶以活流水漂洗，即洁白如雪。更用强水煮如浆，由铁筒放入第一机器筒中。桶内有竹编空心圆轴，上蒙以纱，外用长毡套之。此轴轮转不息，其一面由布浆一过，粘于毡上，即成白纸。传于毡后长布套机器烘筒之上，连过三筒，纸已烘干。又接传于研轮上一过，纸色即光亮。研轮之后即刀轮，譬之纸须三尺宽，即用三尺轮刀。纸过此轮，自然切断落下，只须一人以手接之，铺于案上。不须一分时工夫，浆已成纸，大小如一，可以点数

机器造纸

打包发客矣。若须长纸，但不切断，则千百丈亦不难也。

猿若町
观剧

二十一日戊午 早至日本桥通一町茂兵卫须原屋书铺购书。黄公度来，未晤。午后，至源桂阁家稍坐。同王黍园至猿若町戏楼观剧。又看东洋女子以脚作书、穿钱、敲火吸烟、折纸各事；其最者以尺馀短弓、八九寸长小箭，立靶约三丈外，靶上悬三寸径小铜锣，左足趾张弓，右足趾搭箭，箭到锣鸣，竟无虚发，技亦巧矣。

戏园之屋仿佛中华，但坐客之地皆以板隔，作方槽，每一槽内可席地而坐四人上下，可容千馀人。戏台甚大，优人但说白而不唱。左首小楼坐弹絃者二人，着大红半臂，

戏园情状

偶或大声喝唱三二句，不知何辞，不知何调。右首小楼内有数人击鼓吹笛鸣小钲，亦无音节。大约观者专看伶人之扮演情形，能肖能妙，则喝采齐声，不计曲词腔调。其所演之戏并非故事，皆出新编，全本可演一月。编成，先将戏名、目录、情节、扮演形状分为数十出，刻作小本出卖。故坐观者，多手一本也。

二十二日己未 张鲁生副使来，约明日同往王子山，看机器纺纱。午后，至上野美术博览会、教育博览会一游。申刻回寓，有日本尾张国爱知县人中村道太来，投其友人

嫉世痛时
之遗老

名关根录三郎号痴堂生近诗二册求题。翻阅一过，皆嫉世痛时之语。日本自维新政出，百事更张，一切效法西洋，改岁历，易冠裳，

甚欲废六经而不用。遗老逸民尚多敦古以崇汉学，痴堂盖逸民之贤者，爰拈四绝以贻之。晚刻，又有骏河国静冈县人藤沼物来求赐教。语极谦恭，亦崇汉学而能文者，录近作数首示之。

二十三日庚申 午后至公署，同张鲁生副使至王子山看机器纺纱，复至署，晤何子莪公使后，酉刻回寓。晚刻，藤沼物偕一北海道胆振国^①须田廉来执策求教。

二十四日辛酉 叶五奎回横滨去，以王惕斋之侄王履安来照应一切。午后何子莪公使来，托带朱宝翁及上海招商局文报委员王心馥各信，并赠我《日本全史》等书。申刻，有日本九州地肥后人汤地文雄来见，据言曾为爱知县七等官，以诗呈政。连日来呈诗求教者甚多，俱略为改窜而已。

呈诗求教者极多

二十五日壬戌 雨。

二十六日癸亥 着人各处辞行。王泰园送点心一大盒来。午饭后，同至王惕斋处看做自来火。游芝山东照宫及山下花园，又登爱棠山观东京内外，一目了然，海内帆樯，如在堂下。又游昭忠祠花园。

傍晚回寓，陈访仲来，未晤。今日先寄书籍至横滨。晚游花市。市设大路两旁，长约一里，灯烛辉煌，百花争丽，多有不识其名者。时当中历四月杪，夏菊盛开；闻至深秋，菊花尤甚。

大路两旁设花市

^①胆振国：今北海道南境室兰、厚真、鹤川一带地方。

晚刻，来求改诗者数人，俱为点定数字而去。店主人言若再住数日，则来者愈多矣。

二十七日甲子 起程回横滨。早，有来谈诗者，告以起程匆匆，未遑接语矣。张鲁山副使、王惕斋来。源桂阁又叠前韵诗来索和，并送小团扇五柄。申初一刻上火车，

申正一刻抵横滨，仍寓德澄号楼上。

源桂阁
送别

二十八日乙丑 午后游街市及中华会馆。

二十九日丙寅 雨。

三十日丁卯 申刻，往看西洋人与日本人赛马。张鲁生副使自东京来，日本人请看赛马者，同晚餐后，回东京去。

五月初一日戊辰 看赛马，游各花园。

初二日己巳 起程回华。申刻，王惕斋自东京来，与袁镜甫同送登舟。船名“东京丸”，大小与前坐“玄海丸”相等，铺陈亦极华丽，住其第八号房舱。酉正开行。

燃木柴
捕鱼

初三日庚午 戌刻，行近神户约二百里，无数渔舟皆明灯火。近视之，乃以铁为络，伸出船边，烧以木柴，故亮光甚大。据云鯨鱼喜近灯火，故于夜间捕之。数十里海面如万点繁星，诚为一大观也。夜半子正抵神户，计行十五时。

选购珊瑚
无合式者

初四日辛未 天明时，“德澄号”着人来接，辰刻上岸。午正，与虞冠群乘火车至大阪购珊瑚。连看数家，俱无合式者。在火车

房遇冯雪卿，坐谈一点钟。酉正回神户，至廖枢仙处稍坐，德澄号晚餐。十一点钟登舟。

初五日壬申 寅正启轮。今日是端阳佳节，茫茫巨浸中无可与亲，惟有时登舵楼以眺远耳。

初六日癸酉 戌初，抵长崎，自神户至此计行十九时半，泊舟后大雨。

初七日甲戌 卯刻，“泰记”号友郭上治来接。游踪所至，每即有人相迓者，以先得其号中电报也。郭号子蔚，鄞县监生，言昨船到港，以大雨未能登舟。旋与上岸，同至“富士屋”酒楼小饮，楼上额曰“琼江第一观”，长崎全岛俱在目中。

昨抵港时，有俄罗斯兵舰尾随进口，鸣炮十三响。港中先有一俄兵船，亦鸣炮以接之。顷见昨到之船，桅上悬挂日本旗，鸣炮二十一响。日本炮台旋换俄罗斯旗，鸣炮如数以回敬之。此所谓祝炮仪也。回至泰记午饭。未刻雨，旋晴，上街购零物。晚餐后，亥初回船。

俄国兵舰
到长崎

初八日乙亥 寅刻启轮。天明后，风雨交加，风雨针亦骤降，恐有颶暴，转舵仍回长崎，午初进港停泊。船主旋上岸发电信通知上海。缘公司船皆剋期按时而至，今有耽延，故行通知，以免上海发船迎探，电信之用大矣。未刻，狂风大作，吼声如雷。设非折回，则不知如何惊险，风雨针之用不更大哉！晚刻，风稍息。

初九日丙子 雨。天明开行，逆风鼓轮，船略颠簸，

心中已觉不适，饮食少进。

初十日丁丑 舟行平稳。戌刻，见花脑山灯火，四更后停轮，泊铜板沙候潮。

往返四十
十餘日

十一日戊寅 天明开行，辰刻进吴淞口，巳刻抵上海。是行也，自沪往返四十餘日，周历日本东西二京，虽不敢言壮游，亦聊以扩眼界而已。

游 历 日 本 余 纪

• 傅 云 龙 •

前 编 上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云龙述：

云龙游历之国六，假道之国五，而以日本始。或曰：此岛国耳！詎知地背以相反而鉴，日本正以相因而观。以彼学唐而后至于今，已一千二百年有奇，事事以中国为宗。同治七年^①，效西如不及，当变而变，不当变亦变。据事直书。按而不断。以为感，可也；以为愆，无不可也。

游 历 自
日 本 始

虽然，欲知彼而不知己，是之谓鹜外。云龙不得不于

^①同治七年，1868年，即日本明治元年。

天津、上海，视南北洋之门户，凡涉兵与商与工与学，罔弗综厥因革，以为同异互参之据，独日本云尔哉！

日本前游，以光绪十四年^①四月十九日航太平洋前一日为断，述《游历日本图经馀纪前编》。（游历大旨详自叙，馀纪编年详凡例。）

大清光绪十有三年夏闰四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考试出洋游历人员（二十一日，试吏、户、礼人员，题为“海防边防论”、“通商口岸记”。二十二日，试兵、刑、工人员，题为“铁道论”、“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分考合取），云龙列名第一。

考试出洋
名列第一

先是，十年，御史谢祖源奏请收奇杰士游历外洋。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由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报可。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传旨迅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章程十四，朱批：依议。

至是，六部保荐七十五人，考取二十有八，核记载也。王大臣接见，覘器识也。

六月初四日 带领引见，朱笔圈出云龙等十二名。

七月十日 奏派游历。云龙游历之国为日本国、美利加合众国（附英属地之在美利加者）、秘鲁国（附日斯巴尼亚属地古巴及巴西国）。朱批：依议。

^①光绪十四年：1888年。

十八日 王大臣接见，勉励者再。寻给护照。时日本使臣盐田假归，参赞槐山鼎介代之，翻译郑永昌、交际官中岛雄。美利加公使田贝，以无给护照权，给公函，参赞柔、翻译哲士。其他按图指里时，则有同文馆总教习美利加丁甦良，医学教习英吉利德贞，与夫日本隐歧嘉雄、天野恭太郎。

八月十六日 云龙速车行装，先行。

十七日 行自京城石大人胡同。五里，出东便门。又三里二闸，即大兴县王家庄庆丰闸，初名“籍东”，建自元至元二十九年，有上下木闸二，俗呼二闸以此。元贞元年，更名“庆丰”。至顺元年易石，纵百有二十尺，三分长之二为衡。明嘉靖七年，并二闸为一。隆庆二年重修，水高平津上闸十二尺（据元《河渠志》、《郭守敬传》、周梦阳《水部备考》、《漕运则例》、《畿辅安澜志》）。国朝康熙中增一闸于上流，曰“新建”（据《一统志》）。又十七里双桥，交通州界。桥下水，玉河也。其水自玉泉山迳京城为护城河，入德胜门为积水潭，入海子出东便门回龙闸；东出大通桥，亦曰大通桥河，迳庆丰闸而东；十里有奇，迳平津上闸；四里，迳平津下闸；三里，迳三间房，即双桥（据王在晋《通漕类编》、郑元庆《七省漕程》、通州高志）；又二十里，通州北关。其水自双桥而高丽庄，而永通桥，而取灯庄；南，而通州新城，分流为护城河；复合，迳旧城北门外葫芦头滚水坝，所谓通惠河者是。一曰

从石大人
胡同出发

通惠河

大通河，俗呼里漕河，亦名里河。其水北出通济桥，东注榆河（据《明一统志》、《桂文襄集》、《昌平山水记》、《方輿纪要》、畿辅唐志李志）。时翻译治装未齐，停车待之。

二十七日 车行。三里，石坝。又沿河行三里，登舟。按：漕自海河运京仓曰“正兑”，运通州仓曰“改兑”。运漕之省九，通州其咽喉也。岁漕东南凡三百数十万石，石坝其关键也（据《会典·事例》、《漕运全书·石坝须知》）。

二十八日 东行三十里，张家湾。按：北运河者，白河、潮河、榆河、沙河与玉河诸水之汇流也。（按：白河源曰沽河。潮河，古鲍邱水。榆河，古漯馀水，出北沙河桥，被沙河，名南沙河，出鳌鱼沟。玉河，即玉泉也。）未迳通州以前，非漕运所经，无北运河，名陆陇。其畿辅八府地图，记源流未晰。初，漕自张家湾正河。嘉庆十一年，改漕康家沟。其水东南流六里，迳里二泗与张家湾旧河合（据曹学佺《名胜志》）。又十里，保运观。又六里，沙孤堆。又七里，公鸡店。又七里，火烧屯。又十里，灤县故城东，俗曰灤县马头。凡水程湾多，里数时异，此指所经言也。时交亥初，舟暂泊。

入北运河

二十九日 丑初，行十里，杨家庄。又二十里，和合驿（陆程至河西务六十里，水程百五十里）。天明，然雾重，咫尺不见。又二十里，萧家村。又十五里，扳罾口，出通州界，入香河境。有扳罾口河，出通州孤山麓，至此入北运河。舟又行十五里，靳家庄。十五里，红庙，交武清界。五里，鲁家

务。十里，王家摆渡口。五里，河西务，有城。北运河同知、管河主簿、巡检及游击等官驻此。《元史·兵志》：中卫屯田，至元四年迁于河西务。《食货志》：至元二十五年，置漕运司，领接海运。《方輿纪要》：河西务在县东北三十里，元以来为漕运要途。明初，大军由直沽败元人于河西务。隆庆六年，筑城环之（据《元史》、《长安客话·川续异同》）。按康熙五十四年，以城东有旧河形，对新河下口至三里屯开直河，于是新河之溜移西，俗呼新引河者是也。又十里，白庙儿。又十里，蒙村。又四里，南蔡庄。又十五里，柴厂。又十五里，杨村，有管河通判。明建文三年，平安败燕兵于杨村；宣德初，征高煦于杨村，即此（据《方輿纪要》）。

河西务

三十日 丑初，东南行二十里，下老米庄，庄亦曰店。又十里，马家口，东交天津界。又五里，迳旱沟西，千总驻此，义仓图谓之旱口。又六里，蒲沟（一曰上蒲沟，俗名蒲口），有把总。同治十一年，北洋机器局购地五十九亩有奇，造火药库三（纵长十丈六尺四寸，宽二丈四尺，台高五尺。每库左右竖电杆二，高出于脊。铜尖能收电，安于杆顶，形如鹿角。上承铜条，下贯铜丝，入地见水而止，避雷电也）。又七里，下蒲沟。又四里，辛庄。又一里，屈家店。又一里，桃花口。又三里，黄泰庄。又三里，刘家园东北仓。西，又三里，王家庄，有五空水桥一。又四里，吴家嘴。东，又三里，唐家嘴。东，又四里，丁字沽；沽形似丁，故名。又

机器局

四里，西沽，东有浮桥，永定河、清河会流处，俗呼上西河。又四里，窑洼，出大红桥，子牙河西南来会之，俗呼下西河。又五里，望海寺，望海楼峙其东，面海河。（按：海河，《禹贡》所谓逆河也，世谓渤海。应劭曰：海之旁出者为渤海。置渤海郡。元，海运皆由天津直沽入口；明永乐中，会通河成，始罢。其水自天津县东百二十里东南流入海。）左北运河，右南运河（按：南运河即卫河，一曰御河，东南流会北运河），是为三岔河口，在天津城东北二百步许。

舟至东浮桥，在镇海门外，即东门也。

招商局

（门四：东“镇海”，南“归极”，西“御安”，北“带河”。）谒合肥肃毅伯。招商局轮船未至。

寓局，在城东南五里紫竹林南，设自同治十一年，电报商局附之。初，光绪四年创天津电线，由大沽至城仅百里有奇。越二年，乃增其总局，设东门内，即问津行馆旧址（俗呼杨家花园）。然设之招商局者，有官报机器六；又有得力风^①，所谓录音机者是（总督行台、新关、大沽数处，通百馀里）。文报局附。

九月一日 观天津南岸炮台。按天津在京东南二百四十里。明备日本，置天津卫指挥、千百户、海防营总兵、游击、城守营都司。然日本惟永乐间一扰乐亭，自刘江望海埚一捷，遂不北犯。季年患多在南，故言海防略北。国

^①得力风：电话。

朝雍正三年，升州。明年，设水师营都统一，
驻海口芦家嘴，兵才二千。九年，改县设府。
乾隆八年，增副都统一，兵千。寻裁，置天
津镇总兵（据《皇朝文献通考》、《天津县志》）。

天津海防

今者，海禁大开，天津其咽喉也。然非固奉天之旅顺，
无以固山东之登莱；即无以固天津而卫神京。所谓北洋者，
天津东南至余山二千五百里有奇，东至朝鲜千六百馀里（南
洋起余山至广东）。自成山至鸭绿江口六百里，与夫盛京凤
凰门，为天津第一门户。登州至铁山岛二百五十里，其第
二门户也。铁门关至滦河口三百里，其第三门户也。北塘、
大沽为切近要隘。（畿辅李志：以大势论，辽东左臂，山东
右臂，而旅顺、烟台为第一门户；以本境论，通永镇为北
路，天津镇为南路，而大沽、北塘为第一要隘。）

北塘隶顺天府宁河县（在县南九十里西南三十里），在
天津东百二十里，游击驻焉。自沽河口抵海
岸曲折而北，六里至北塘河口。二河口间，
泥滩也。距大沽北一二里，及北塘南冢地而
外，皆洼也。北塘河口有窄澳，深入岸间四五里，中有堤，
其外三四里有浅沙口，潮退水止二尺，潮高辄十三尺，轮
船行须乘潮。咸丰十年，西人攻大沽不克，转由北塘登岸
攻大沽北口，可鉴也。炮台扼之，有高墩三，峰北一，岸
南二。营之驻此凡六，同治十年定营制。

北塘和
大沽口

又南三十里有奇，曰大沽，海船从此至天津。港口纡
且狭，不克并驶，大者行须乘潮。沽口横沙，船难久泊，

此天险也。大炮台四，小四十，营六。又北四十里为宁河之芦台镇，有总兵。又北百九十里有奇，曰山海关，营六（马二，步四）。又东七百里有奇，曰大理湾^①，营十。又东九十里，曰旅顺，营二十。又东九十里，营口。又东三

拒日本
于朝鲜

百馀里高丽，明杨镐以为拒日本于朝鲜，所谓扼上流者此也。（《乐亭县志》明观察使杨镐《海防图说》：倭据朝鲜，似居海上流；而拒倭于朝鲜，所谓扼其上流，而蓟、保、山、辽可无虞也。）大沽东南五百里，烟台突出，营凡八（孙七、盛一）。其西外海营卫，营凡四。

而驻天津者，直隶总督亲军营二，练军营五。又南一百二十里，马厂，马队营五。与夫散布他处者，凡北洋马步队一百二十营有奇，水师〔营〕八十有奇。海口炮台，南三：东沽村、东海河口、后墙营门；小炮台二十有五，修自咸丰八年。（铁炮有二百磅炸弹来福钢炮，六十八磅炸弹开花铁长炮，长炮大者重三千斤以上。）同治十三年，大沽后路三十里筑新城（天津城东八十里）；以砖围，长九千八百四十尺；里城门台四，城角台四，皆仿炮台为之。城内大炮台三，明炮台九，护城炮台四，与大沽炮台相应。

二日 日本领事波多野承五郎偕翻译郑永邦来。领事自言华人苗裔，故字清裔。又晤督办开平矿务唐（廷枢）。

^①大理湾疑为大连湾之误。此处所记里程多有不合，如营口并不在旅顺以东，两地相距及距天津亦断不止九十里，疑为手民所误，姑仍其旧。

开平隶唐山县，在天津城东北二百里有奇（近滦州永平），多山，产煤铁。光绪初以机器开煤矿，今煤日出八十万斤，铁道之开以此，

开平煤矿
及其铁路

由天津而大沽、而芦台、而开平，约二百八十里有奇（按道如弓背，若直弦径则止二百里）。新开煤河桥十：曰利涉（芦台）、通津（斐庄子）、济众（大田庄）、横辰（赵鸡翎庄）、咏唐（唐防子）、履泰（泰来）、望丰（侏子庄）、泄通（胥各庄）、阜民（王家河）、庆成（唐山煤井南）。

三日 东渡，游武备学堂。其学始于光绪十一年，成于十二年，房三百间。堂分上、中、左、右、幼，凡五。学生之拣自营者百六十，入幼堂者自选六十。德国教习六（又印书工一）。

气球之大者，时有督标亲兵刷油，未入轻气（入气用机器）。管球者，法郎西巴尼司也。球形椭圆，纵百尺，衡得纵十之七。用则以绳网笼之，加沙袋（袋十馀，盛沙，球力偶弱则弃袋一、二），加藤篓（可坐十人），类皆悬于网。管机器者，法郎西拜勒司也。器车三：一火车，不但为放球时转绳之用，且融铁屑和磺强水；一出轻气车，即接前车而用之；一盛球车，皆高八九尺，长亦如之，前有铁环，可驾马而走，然非大球所用，盖小于大球三之一。（球并机车值银万四千，大者值银四千，放不用车，掘地而置辘轳。）藏球铁屋鸠工矣，今屋以席。

武备学堂
之大气球

堂北有演武厅。厅之东西有测量台。东台千里镜二，

千里镜看
机器局

共为一架，东视机器东局，如二十步许。其西镜未之架。

天津税关四：一钞关（亦曰大关，北门外河北浮桥旁，秋旺，俗曰“秋头子”）；一海关（城东南闸口河沿）；一工部关（三岔河口）；一新海关（紫竹林河岸）。

四日 游机器局（俗呼东局）。局经始于同治五年，续拓于光绪二年。初，度城东十八里贾家沽道（地二十二顷），继而踰河拓地十一顷，内墉外濠，中外互证，且俟归日。又有附局者，曰水师学堂；在紫竹林者，曰电报学堂，曰水师营务处。

日夕，登“海定”轮船。船主美利加人波多孙云：船买自美，已十二年，长二百六十四尺，宽三十四尺。

五日 巳初开舟（半时行三十一里，风与浅则缓），东南行二百四十一里（海里七十）。大沽停浅一时，乘潮行，东风顿起。

烟台与
威海卫

六日 午初，泊烟台二时许。其地距大沽五百里（海里一百五十一里半。大沽〔烟台〕在福山县北五十华里，小成山西六十华里），即之罘岛也，如吐舌然。与登州北岸相连处为细沙颈，东南之东向西北之西，长五里，山高九百八十尺。又有双岸峰，东十二里曰之罘港（亦曰烟台港），港外东北有崆峒列岛。大潮八尺，小潮六尺半。（自刘公岛至此二百里，有奇，①东

①此处疑有脱漏。

南三百里，容艘百餘，八角口容艘六七十。)其西〔东〕百二十里，威海卫，有水雷学堂。

酉正，舟西南行，大风鼓荡。三百六十三里(海里一百一十)，成山。其山高五百尺，上有华人、英人各三，入夜有灯。

七日 风，二百三里(海里六十七)，黑水洋。六百里(海里一百七十)，辽马洋(俗呼黄水洋、绿水洋)。

八日 辰时过余山，高与成山等。凡行辽马洋八百里许(海里二百五十)。又二百四十一里(海里七十三)，吴松口(隶宝山县)。

到上海

吴松江一名笠泽，《水经注》松江即此，源出大湖，与黄浦合流，出吴松口东北入海。船由吴松口，而黄浦，而虹口，凡三十六里(海里十一)，泊上海，计自天津凡二千九百八十四里(海里九百有四)。

县城东北法租界。黄浦相传楚相黄歇凿，又名春申浦，明《河渠志》谓之大黄浦。出海之口虽名吴松口，实黄浦口也。虹口北为美租界，南则英租界，泾桥以南为法租界。案上海县自元至元二十九年析华亭东北境置县始(元广四十八里，袤百里；明广百六十里，袤九十里；国朝广六十六里，袤八十四里，去京二千八百九十九里)，历二百六十餘年无城。明海防建城于嘉靖三十二年，海航入口，直抵城东而泊。

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松，吴松之要害在李家口。而沪海之防，六朝已重。唐华亭有镇将，宋、

南洋之要害
在上海

元屯军置府。明时之注意海防，吴松屹为重镇。咸丰庚申之役，规复东南大局，恃此沪渎一隅，沿海控制，不其重欤！

康熙二十四年设海关，雍正三年属苏松太道监收。道光二十三年诏西洋各国南五口通商，上海居五口之一，于是新关亦归之。道所辖海口：吴松（六十里，隶宝山县）、刘河（百五十里，隶镇洋县）、七丫（百五十里，隶太仓州）、白茆（百八十里，隶昭文县）、徐六泾（二百四十里，隶昭文县）、福山（三百里，隶常熟县）、黄田（四百五十里，隶江阴县）、澜港（四百九十里，隶靖江县）、黄家港（六百里，隶泰兴县）、孟河（五百七十里，隶武进县）、住家港（四百里，隶通州）、吕四（六百里，隶通州）、小海口（四百里，隶海门厅）、石庄（六百里，隶如皋县）、施翘河（二百八十里，隶崇明县）、新开河（三百里，隶崇明县）、当沙头（三百里，隶崇明县）、濠缺（百八十里，隶华亭县）。

苏松太道
所辖海口

九日 上岸。

十日 访曾经沧海者问途。

十一日 访矿务。

十二日 访文报局，欲通海邮也。

十三日 石印《观海赠言》。

十四日 访海上图籍。

十五日 访日本领事太田升平。其翻译二：一为二口美久，一为伴新三郎。又访美利加领事侃爱德，翻译易孟

士。

十六日 访日斯巴尼亚领事濮仪喇，翻译渥利喊喇。据云，游历巴西道纡甚。

十七日 刊印中西合璧名刺。

十八日 访怡和洋行执事唐廷桂，谈假道诸国海程。

刊印中西
合璧名刺

十九日 晤乐善堂书局主人岸田吟香，日本人也。

二十日 出使日本之委员姚文栋来谈近事。

二十一日 定《游历图经》体例。

二十二日 检点录入《馀纪》之事实。阅同治上海县俞志三十四卷，其书成于同治七年，今又异矣。

二十三日 考通商关界：曰北海关，起安南东京大界，至涠州海岛；曰琼海关，起涠州海岛，至海陵山（即阳江厅对西之岛，其海南岛沿海各处在内）；曰粤海关，起海陵（英线东百十一度四十五分），至英东经百十四度；曰潮海关，起大鹏角，至东澎岛；曰厦门关，起东澎岛，至泉州府泉州港；曰江海关，起杭州府钱塘江口杭州湾，至沿海北黄河旧口（纬度北三十四），以太仓州镇洋县狼山水道为限；曰镇江关，起长江上游狼山水道，至江宁省城；曰芜湖关，起江宁省城，至安庆省城；曰九江关，起安庆省城，至湖北半壁山；曰江汉关，起半壁山，至洞庭湖口岳州府城；曰台湾关，起台湾海岛，至西岸南一半；曰淡水关，起台湾海岛北，至西岸北一半；曰闽海关，起泉州府泉州港，至福宁府霞

通商关界

浦县南关澳(一名南镇澳)；曰瓯海关，起南关澳，至台州府临海县河口；曰浙海关，起临海县河口，至杭州府钱塘江口杭州湾；曰宜昌关，起岳州府城，至宜昌府城上游平善坝；曰东海关，起黄河旧口，至大清河即黄河清口也；曰津海关，起大清河至山海关；曰山海关，起长城山海关，由牛庄沿南向南，至大连湾。凡关十有九，灯塔、灯船、灯杆凡八十，浮标凡六十六，桩标凡六十。

黄氏公和
缫丝局

二十四日 游黄氏公和缫丝局。自来水引自黄浦，机器运，供女工数百，凉热应手，日需煤四百磅。杨(兆鏊)、尤(炯)、周(文桂)并谙丝务，访知外国用中国丝，英以织胜，法以屯胜，美利加亦一大宗也。出口丝，牛庄不及四川，四川不及浙江，而浙江丝湖州府为最。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年十二月七日，出口湖州生经丝六百四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八斤，值银千七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九十七两；乱丝头四百五十五万四千九十一斤，值银二百二十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六两；野粗丝百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七斤，值银三十五万四百八十二两。是年进口出口物，价五千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三两。

江南制
造局

廿五日 至制造局。按江南制造局在城南高昌乡。同治初，创上海局，僦居黄浦之北虹口洋房，曰机器局。五年，巡抚丁(日昌)奏移今处，凡七十亩有奇。以二十馀亩为局房、制造所；以四十馀亩设船厂、船坞、马头及洋工房；而华工房

则另设厂东，其地五亩。八年，建翻译馆于西北隅，以广方言馆附。九年，于西北增洋枪楼，汽机、熟铁、卷枪等厂，寻增船厂、测量台，广袤四百亩有奇。六年，于陈家港建火箭分厂，其地五亩。九年，于龙华建制枪、细药、铜冒、炮引诸厂，其地八十亩。

二十六日 上日本邮船会社轮船，名“东京丸”，方音语若“托角麦鲁”。一声之转，凡举方音，皆文同中国，而读日本音也。亦呼新托角麦鲁，对旧言也。船长四百八十尺有奇，宽四十尺，高五十尺，光绪十年制自英苏格兰之吴拉斯古^①地方。初名三菱商船会社，今与共同运输会社合为日本邮船会社。凡谓会社为公司，皆中国人译言，非本名。或从而为之说曰，洋商纠贸谓之公司，此皆臆说。今称会社，实录也。

东京丸

二十七日 辰正开船。东北行，出扬子江，迳拍拉拉斯岩，而女岛，而男岛，所谓黄海是也。海北为直隶湾，南为支那海。日本俗呼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西为中国陆路，东为日本岛。

二十八日 以极准时辰表测日出时，已较上海速十七分有奇。

二十九日 子正，至日本国长崎县。方音语长崎为纳额沙客。计自上海海里四百三十有七，合华里一千四百四十有二（或云千

抵长崎

^①吴拉斯古：格拉斯哥。

七百九十七里)，凡行二十一时。易三板船，又行六里有奇（海里二），泊海关。先乘人力车，访蔡理事^①（轩），刘翻译官（庆汾），获免留难。少顷，游諏访山。

十月一日 偕蔡理事访长崎县知事日下义雄，未遇，晤书记官本山正久。又访美利加领事卓尔治。

游历无阻

二日 日下义雄答拜，无驺从，此效西一端也。先是游历一事独以为难，内地游者鲜，商港无免状亦跬步不行，而今无阻。三江馆在兴福寺，始建于光绪九年，来自浙江者，惟宁波八十有奇。又有广东、八闽二馆。午后，游马鲁鸦麻，译言丸山。有松柏楼，俯瞰比屋，鳞如栉如，屿岚一角，与港烟应。道经萨沽拉巴巴，译言樱马町。菊花多异种，大者一围尺五，其异名曰“秋之月”，曰“雨后之月”，曰“龙之玉”，曰“蜀甲玉之镜”，皆随意易称也。或曰，西京菊倍此。

三日 日下知事遣兵部科藤田俊范导游监狱，其长池上四郎偕视。男监房五十二，已决之属，有禁锢监，有屏禁，有暗室，而暗室为最。地板数孔，裁足通气。岁未二十者入惩治监；病入病监；否则驱之监内工业场，舂米、结绳，强弱有差，其值计十之二，然在狱不支也。未决者（犹言未定，亦曰未济）支全直。凡犯四百有奇。女监十，其目与男同，其工课织纫，凡犯三十九。有堂，七日一说佛法，且有幼犯读书习字处。

^①理事：指中国驻本地领事官，下同。

又游中学校，其室五级，其生六百。有商学校，生百馀。有师范学校，生百三十，而女学校、女师范学校附之。即鼓风琴，亦其一科。导游者校长小山健之。

监狱与
学校

游医学校，有植物、动物、光、化、电理、组织诸学。组织云者，显极微物之谓，如以镜视脏腑虫于玻璃瓶之类。有解剖室，剖视恙根，目不忍视。学医亦学武，日交未正，辄习枪刀。导游者校长吉田建康。按学区图云，长崎小学校一百有奇，今游著者。

又游萨沽拉巴巴，览植物试验场，桑茶纵横，花蔬间之。

四日 游福那台古马芝，译言大工町浴也。语浴堂，音若尤牙。午初渡海，舣舟三四里，至饱浦，览三菱造船机器场。始于同治十一年(明治^①五)，职厥事者英人可图鲁，日本人本山胁也。汽机三，一视马力十，二视马力二十有五。其器曰波儿低勃耳，盖造钉者也；曰水筒节，盖引水者也。其房曰锻冶，曰铸(呼杠杆曰苦连)，曰螺，曰样(以木制式，多用机器)，曰锅，曰熔铁。其无烟煤，非出天然也，烟以锻尽熔铁用之，其砖烟筒高七十尺。

三菱造船
机器场

又南三里至立神，亦三菱造船木工场也。四锯齐下，巨木立分，而钋亦机器，视马力十有四。松木或长七十尺

^①明治：日本年号(清同治七年至宣统三年)。

有奇，来自美利加。

其船坞长四百尺，宽百十二尺。修船入坞，以闸抵潮，以岸水机干坞。其机马力五十，机下坑深百尺。门外大石二，石井一。井水引自六里外，饮食资之。

又游监狱出役场，与监工异，故曰出役。造炼化石视之砖也。罪人八十，辰出申归，月造砖十万，其炉十四。

知事宴于
藤屋餐馆

是日酉正，日下知事宴于伊良林(地名)藤屋(餐馆名)，客居左而首云龙(漆盘盛纸，上书某)，异远游也。(在坐有日本西冈逾明，裁判所控诉长已迁东京大审院第一局长者也；又书记官二，一中村正郎，一本山正久；又属官四，一吉田健康，一渡边信之，一藤田俊范，一巨鹿赫泰。)门灯数十，绘龙。脱履升堂，席地而食。漆盘盛糖作束旗，状一龙一日。肴各一案，方径尺许。进案必跪举之，古所谓举案非欤？主踞客前，接盞乃饮。继则主请客盞，客洗盞与之，既饮，洗盞答之，古所谓飞觞非欤？其舞学唐，微独字与文与诗已也。客有赋诗索和者，且出巨笔索书，即席应之，而皆就地。

五日 乘轮船二十三里(海里七)游高岛。其地隶肥前国西彼杵郡，长崎西南境也。览三菱会社石炭矿。其岛高千三百七十五尺，炭线十三层，上者八尺，次曰胡麻(第二层名)五尺，次曰盘砥五尺至十尺，又次最低则八尺也，第一层煤罄矣。先是同治七年(庆应^①四)，与英吉利人合

①庆应：日本年号(清同治四年至同治七年)。

采，后归三菱矿主，姓岩崎氏，名之助。日出煤八百吨有奇，矿穴深一百二十尺，或望而却步。云龙以身先之，乘桔槔机须臾而下，

深入矿井

黝如也。以灯视之，铁路四出，纵横皆炭箱铁索，去来环转，不少停。掘煤者，卷扬机也，凡五，并马力二百十五；汽罐十一，并马力三十有五；吸筒机十八，并马力九。坑中煤有毒，散之以风，曰通风机。如沟车，如鼓胴器，罔弗备。其工三千，而亦用马。移时，复乘机上，衣袖顿黑。矿师英吉利人司都大也。高岛西曰二子岛，又西曰中岛，中岛亦有矿。东北十馀里（每里五）曰高峰岛，高百尺，围十倍之，和兰人谓之波泊岛。初未通商，他国轮舟未许过此，而今异矣。

六日 别日下知事，寻检铅槩，明日行。

七日 餐于松柏楼。上轮船，曰“横滨丸”，方音语若犹戈哈麻麦鲁，造于光绪十年

横滨丸

（明治十七），长三百尺，宽三十九尺，机器视马力三百，载一千二百九十八吨（凡吨数视物而异，如重物以二千斤为率，轻物以立方四尺为率，煤则以二千二百四十斤为率）。蔡理事、樊翻译（淙），美利加领事、长崎知事之书记来别，西正船行。

八日 丑初过肥前国之平户，岸灯若星，无虑数百，长崎至此一百八十里（海里五十四有奇）。又航内海，亦曰濑户内。又航马关，亦曰下关，凡二百有七里（海里六十三）。辰初，螺轮暂停，上米数千包，包约一石，产自丰后。

有年，米禁出境，而鸦片烟则禁其入。午正行。

过神户

九日 辰正，泊神户，方音语若克贝，距马关八百一里（海里二百四十三），距长崎一千一百八十八里（海里三百六十）。与徐理事（承礼）游漱访山、楠公祠。楠正成者，殉难明初，墓在祠侧。酉正船行，风雨渐紧，从者呼晕。

十日 为皇太后万寿圣节，望北泥首而已。风转急，卧不克起。同舟有朝鲜往美利加随使李夏荣等四人，又有送长崎兵三十之东京者，即导游之藤田俊范。

十一日 子正，泊横滨，距神户千三百二十二里（海里四百有奇）。卯初，阮理事（祖棠）遣罗翻译（庚龄）为呼小轮舟，盖距岸尚远也。别，舢三板船运行李至税关。先是，长崎税关止行李船，赖蔡理事力，得免留难。或曰神户、横滨难矣，而神户以未易船而免，横滨则非使臣无免阻滞权，且非知照外务省不可也，得单则行。

翻译沈（铎）、刘（坤）同步伊势山，俗称“野毛山”

横滨游野毛山

者是。有坊，眉曰“报国忠灵”。石柱题曰：“余幸全命于西南之役，今为死者募建。明治十九年四月十五日，濑本丰章”。又有明治十年西征阵亡军人之碑，后题：“十一年下神奈川县为战死诸子建之”。时无免状，欲游辄梗，遂至火车栈购票。

申正，登车行，未移时已抵东京。此为快车，惟神奈川、品川再停而已，其车一日两行。此外车非其例，停车者五。计自横滨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见徐大臣（承祖），

署在永田町。

十二日 日本递信大臣榎本武扬曾为驻
京公使，闻云龙至，折柬招叙于墨江之藤花
书屋，不得不先时过访。申正如约，同饮者
大学教授中村正直，文部省书记官宫岛诚一郎，银行长二，
一涩泽荣一，一大仓喜八。又有吴大五郎者，翻译也，自
言先世福建人，明季至此。榎本畅言中东^①利害。

递信大臣
设宴欢迎

十三日 旧诸侯裔长冈护美出视倭刀于使署，言藏三
百年矣，索宝刀诗。游工厂。

十四日 申正，偕徐大臣与芝山红叶馆
兴亚会，此日本为亚细亚洲设也。在坐有日
本北白川王、榎本武扬、伊达宗城、重野安
绎、恒屋盛服、广部精田、边太一、山吉盛义、中村正直、
宫岛诚一郎、木村源七、寺田宏、渡部宏基、吾妻兵治蜂、
须贺茂韶、丸冈莞尔、仁礼信之、井上陈政、小牧昌业、
末广重恭、关口隆正，朝鲜署理使金嘉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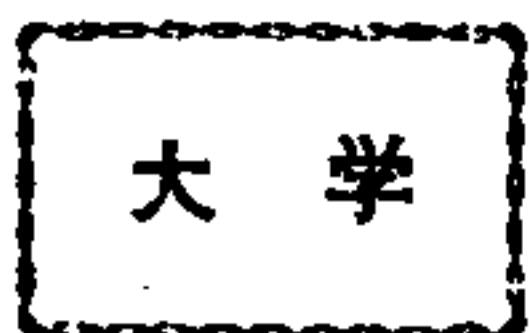
兴亚会

十五日 访胜芳，阅所著《吹尘录》四十卷，惜兵法略
今，而书未成。午后，进樱田门，过万世桥，亦名目镜桥，
游上野公园，观动物场。方音语上野曰维诺；亦名东台，
方音语若土台。有东照宫，方音语若土少沃，祀明末日本
人德川家康。又有不忍池，亦名莲湖，亦名小西湖，围约
华里四。又游浅草公园，归过常盘桥。

^①中东：东指日本，中东即中日。

十六日 冈千仞弟子馆森鸿，以其师所著《观光纪游》一书见，求改其文数首。访书肆。

十七日 重野安绎、小牧昌业、寺田宏、井上陈政约叙于偕乐园，订制绒所之游。中村正直、长冈护美即席酬答以诗。



十八日 大学长渡边太一遣书记官永井久一郎导游大学。其沿革科程详《图经》，大略分文科、理科、法科、医科、工科。其官：勅任者曰总长、曰评议，奏任者曰书记官，判任者曰书记，又有分科，奏任者曰长，曰教头，曰教授，曰助教授，曰舍监，又有判任者曰书记。

其学：年课有程，三年毕业；如出文科，则为文学博士，理法医工如之；给凭曰学位记，记有式。其学年：第一期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二期一月八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第三期四月八日至七月十日。其休业日：冬十二月廿五日至一月七日，春四月一日至七日，夏七月十日至九月十日；日曜而外，又有皇秋祭（其纪九月廿三），神尝祭（十月十七），天长节（十一月三日），新尝（十一月廿三），孝明祭（一月三十），纪元节（二月十一），大学令公布纪念日（三月一日），皇春祭（三月廿一）。

其机器：经目验者，有分光镜、诊脉计、呼吸计、脉搏计、截蚀牙器、验肺器、验息器、地震上下计，制自德意志、美利加居多。验地震法实本后汉张衡所造候风地动仪遗意，又从而研究之；论者谓创自西人，非也。图书馆

有元本汉书。

十九日 游千住制绒所，其长为从六位
勋四等中泽永秀。汽机三，大者二，视马力
共为一百；小者一，视马力二十。其机器由
洗毛而至发采，详《图经》。日成二千六百四十尺，男女工
四百有奇。其绒一名毛布，亦曰罗纱，即中国所谓呢也。
粗者曰火药包。而集其样为一册，目曰《绒鉴》。

制绒所

二十日 宫岛诚一郎导游上野樱冈之华族会馆，观美
术协会，言术美也。先是会曰“龙池”，新法竞起，古物半
徙而西，寻悔。岁一大会，月一常会，保旧物也。以皇族
为总裁，其会员目凡四，曰名誉，曰特别，曰赞助，曰通
常。其役員，会头一，副一，议员二十，干事七。每部委
司事者七；报告挂、会计挂、庶务挂无定员。其美术品，
曰书画，曰建筑，曰雕刻，曰陶磁、金器，曰漆器、锈工，
难更仆数。

记稍古者，有黑磁狮二寸许，据言千年物。有铜铃马，
字古甚。有调子笛，孔十二，裁二寸许。有
陶器名水指者三：皆仁清仿朝鲜造，一栗田
烧写，一三岛写，一萩写，二百年前茶具也。
有茶壶，谓之水注，一百五十年前物。有平户窑白磁瓶，
年又倍之。有铜瓶，腹容水三升，上半竹管形，三百年物。
有漆器，年辄视此。若水车蒔绘砚匣，面嵌指南针，卉羽
有生气。若枫叶蒔绘砚筥，题“古满休意作同休伯安章极
之”十二字。若时代蒔绘手炉。有象眼灯，大倍今式，二

日本古物

真瑜，二金银也。有铁兜，约十数斤，明珍宝光所雕象牙人物十二，眉目宛然。有磁狮炉，二百五十年物。其墨迹名册二百五十馀叶，首神武天皇，次王，次名人，次僧。有明惠上人者，即始得中国茶至日本者也，距今六百馀年，册藏古笔了仲家。又有张度山水扇面，自署吴人。

二十一日 阅英美条约四册。夜撰图经。访工局。

二十二日 井上陈政导游大藏省主税局之调查课、地租课、酒税课、印纸税课、杂税课、地方税课、监查课、计算课、徵税费课、统计课，文书取扱等处。

大藏省

取扱云者，有“办”意，亦有“管”意。印纸税课大要凡四：曰酒，曰烟，曰药，曰国债，馀卷无虑数十种。关税局司海关税，其课三：曰常务，曰调查，曰制表，府县分表具在。晤关税局兼主税局长、从五位、勋四等中野建明，出纳局长、从五位、勋六等松尾臣善，国债局长尻稻次郎，新泻税关长从六位苇源清风，主计局长、正五位、勋六等渡边国武；主税官二，一佐伯惟馨，一小山正武；秘书官二，一平山正信，一谷谨一郎；关税局次长石川有幸，次长犹言副也；金库局长小林好爱。

印刷局

又游印刷局，局长一川研三留餐。晤工厂长中村祐兴，二等技师佐田清次，三等技师、会计部长本原静一。雕刻师则义大利人碓苏呢也，艺精而嗜古铜器。按印刷局在麴町区大手町二丁目，成于同治十三年（明治八）。其课职曰庶务，课会计曰主计科，课工曰调度科。其印刷部科四：曰制肉，制

印色也；曰色料；曰雕刻；曰刷版；曰活版，活版科后五年增（明治十四）。凡地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一坪。抄纸部在东京北丰岛郡王子村，成于光绪二年（明治十九），凡地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九坪。其工日课十一时，一月、二月、十一月、十二月课以十时，每二时即中国一时也。补助银二千五百八十五圆，助自局员；又有自积银十万二千八百三十圆有奇，存自工资，餘详《图经》。

二十三日 游上野。

二十四日 撰图经。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其版徐大臣得自海东澱藩知事稻叶正邦。

二十五日 搜罗日本书图。中井敬所求作《篆体正变》叙，立为属草。

蒐罗图书

二十六日 辰正十五分，乘火车游横滨海埠。寻访美领事格利好司，不值，晤其副希母，及英领事霍耳、日斯巴尼亚领事克利牟。克利牟，澳大利人，曾游中国十一省，自言绘图未既也。云龙又游中华公学，海外之祀孔子始于此见之。师三，生七十餘。亥初，归东京。

二十七日 徐大臣交来外务省所给“游历内地免状”，杂日本文。（译免状略曰：一、行内地之外国人可守各地规矩；一、免状所记日子后三十日就途。一、限日数，途中有事不能速归，以邮便诉其国使，告外务省。一、归后五日还状于外务省，然如自长崎、函馆远地起程再归原地，乃先经其国使署可，还外务省不可过三十日。一、宿店示状，如巡查或郡区户

游历内地免状

长请视，可允其请，否则不免阻留。一、不许贷状与人。一、不可和日本民买卖。一、不可租内地民房。一、不可发炮游猎。一、半途而归，先还状后可更领新状。一、如犯前规，外务省诉其保人。）

二十八日 访《草木性谱》、《草木备考》、《瓶史》诸书。

二十九日 导游内务省之卫生局者四：一田原良纯，一须田胜三郎，一村井纯之助，一清水友辅。局长兼元老院议官、从四位、勋三等长与专斋导云龙游历卫生试验所，

执盏语云龙曰：“卫生之目当否，愿论定之。”

卫生说

为作《卫生说》云：

卫与医，皆所以遂其生也；意将毋同，然而说异。医恒施于已疾，卫则在于未疾也。先是，明治八年设司药，医学一端耳。十六年，易名卫生试验所。表饮食之比较，图服用之损益，固合化学、算学、医学、物理学，而自成一卫生学矣。长与氏犹虑名实未符，问云龙至再。案《说文解字》：卫^①，宿卫也，从韋、巾，从行。行，卫也；巾之言周，《史记》卫令曰周庐以此。然则卫生云者，有护中意，有捍外意：不使利生之理，有时而出；不使害生之物，乘间而入。秽者，洁之仇也，去秽即以卫洁。质者，真之贼也，辨质即以卫真。过而不及者，中之弊也，退过进不及，即以卫中。洁也，真也，中也，皆所以生也，独医云乎哉！或谓何不曰养？曰：养，难言也。以心以气曰养，有自

^①卫，繁体作“衛”。《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从分析“衛”字字形作出的。

然之道；以力以物曰卫，有勉然之功。今日之勉然，未始非自然基；然以学言，则不必高言养也。目以卫生，谁曰不宜？

三十日 佐成源五郎导访黄石迪，七十七诗翁也。诗刊十二卷，前八卷已入《东瀛诗选》。购海军省图，惜未全也。归撰图经至夜分。

十一月一日 游浅草之动物园。有鸟名“拔立根”，产自美利加。有虎一。游劝工场，据云无欺无赢。

二日 辰正四十分，地动。寻访陆军大臣伯爵大山岩、海军大臣伯爵西乡从道、外务大臣次官青木周造、美利加使吟巴图。而朝鲜使金嘉镇约游日本新王宫之吹上园，在大馆町，故将军第也，泷声出石，有数百年松。

地 动

三日 游大劝工场。购皮包储图经草，欲携以上下火车，良便。

四日 夜，日本桥火千馀家，浅草桥火六百家。板屋、葺门、木瓦、竹墙，洁且精矣，而火亦易，东京尤甚，难可胜记。

五日 访内阁总理、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黑田清隆、宫内省大臣土方久元。归撰图经。

内阁总理
伊藤博文

六日 海军大臣西乡遣传令使川村正助迓游海军兵学校。在筑地汐留，始于同治十一年（明治四年八月），学规递更。车至，佩刀者迟于门侧。一为运用术教授长海军少佐内田正敏，一为纪律主任教授副总理冈七郎，一为代理

心得海军少佐山本淑仪，与夫学校教官。纵览学舍，旁及食宿，罔弗井井。其武职准士官以上四十一，下士十四；文官奏任十一，判任十五；英教习一。西乡坚留午餐。寻视学生操演，法不离乎法郎西者近是。夹板船一，炮房二，

海军学校

器多求旧，而有新式克虏伯炮转螺。观入弹处，又至鱼性水雷房，细测机电，皆学生练习处。

七日 故伊豫国宇和岛藩侯伊达宗城招游别墅打鸭。沟水通园，媒以家禽，野鸭一入，辄网之饷客。伊达氏即同治十年至京立约者也，年七十，无鬚。父宗纪，年九十八，七世一堂。

八日 横须贺之游，有约而雨，或请缓期，云龙不欲失信，已初往新桥乘火车。适西乡大臣遣川村正佐同至横滨，易人力车，憩海军兵舍，而宫内省之御用邸亦其处也。晤在勤海军大尉町田实业。由三板船上火轮船，风潮顿起十数尺，衣履尽湿，岸不得泊。易小火轮，至造船所，在神奈川县相模国横须贺港东南隅。海军大技监、从五位、勋五等、造船所次长渡边忻三导登弹子房楼一饭，偕观修船渠、厅舍、赏医、制图诸局。其工场二十二，有储料场，

横须贺港

有库，详《图经》。今修“天龙”快船，造“桥立”快船；又造炮舰二，一名“高雄”，一名“八重山”，未藏。泊水雷艇一，长四十八尺。港内人约五千八百，有电信支局，有警察署。岁修去来船三千六百馀艘，输出物值银三百数十万圆，而入较多。其

港近深浦湾，其西半岛为二水门，东水门即横须贺港也。东北为放破岛，西为吾妻鼻，吾妻山高三百五十馀尺。港之东角，沙嘴时露，水深百尺或数十尺有差。

九日 土方久元来谈移时，撰《图经·兵制》。

十日 大山岩答拜。佐成源五郎来言，《朝野新闻》载红叶馆兴亚会诗，独云龙作。

十一日 朝鲜使金嘉镇留尝其国食味。

曰牛足饼，牛蹄冻也。曰煎油鱼，亦谓之煎油花，以鸡子黄包鱼煎饼也。曰粽团，饭裹豆面也；粽团上物曰肋口，是三角形而蜜者也。曰药果，以面印桃酥形而蜜者也。曰钱果，色紫，亦如中国蜜钱。曰干柿，曰蹲柿，一干一鲜也。曰人参钱果，蜜高丽参也；曰药饭，即中国八宝饭，亦名高丽饭，以此。曰熟梨，煮梨也。曰面，以荞麦用有孔器压条，即顺天人所谓活酪也，但此白而细耳。面加水角五六，其馅雉与牛也，而称馒头，殆袭中国名而未得其详欤。曰南飞，殆澜沸之转音欤，盖火锅也。然所称非尽方音，盖其使略解中国语，或译义，或谐声，拉杂记之，著异也。

朝鲜使以
风味相款

归游星冈，亦名三皇山，在中国使署后。老柏三五，多数百年前物。有日本人以新茶末生火量水，假古陶器，品浓汁少许，谓之“功夫茶”。

功夫茶

十二日 游新桥书肆，访图籍，然地理类多杂伊吕波文而直转昂。

十三日 游入船町四丁目二番地、新富町三丁目三番地，访美利加人威良，问近事。

十四日 游王子扇屋。归乘火车，遇美利加陆军将个鲁读，来自日光山，亦游历云。

十五日 横滨商董陈瑞章等来。初无理事，商民交涉事皆理自陈。

十六日 游浅草。

十七日 游横滨学校，去来铁道，皆趁快车。是夜为西纪除夕。

年景

十八日 日本亦过西年，翻译他往，遂自游新桥、京桥。修竹矮松，千门一碧，稻草悬檐，白纸间之，牛车喧鼓，弦者戴筐，此年景也。见薄冰。

十九日 黎大臣^①来，方游四谷警察署，遂往见之，议游历事。

二十日 书肆搜籍，复过上野。

二十一日 黎大臣任使事。

二十二日 撰图经。

二十三日 徐大臣^②往横滨。

二十四日 蒲生重章求叙所著伟人传，应之。致陆军省书，订游内地日。

^①黎大臣：即黎庶昌，光绪十三年秋至十六年（1887.9—1890）任出使驻日本国大臣。 ^②徐大臣：即徐承祖，光绪十年秋至十三年秋（1884.10—1887.9）任出使驻日本国大臣。

二十五日 撰图经

二十六日 游东京陆军省炮兵工场，在旧水户邸。有园，为明季朱之瑜遁居处，额曰“后乐园”，署“明舜水朱之瑜题”七字。石桥卧水，林木蓊然。抚兹陈迹，如见寓公。二十年前，华族居之。今场基约十四万坪，机器三，马力或六十或倍。

后乐园

其少佐星山贞吉导观制村田铳工场，凡工十二，次而葳铜药冒，工次如之，详《图经》。

又游高等学校，教头高岭秀夫导观。学科凡四，曰理化，曰博物，曰文，曰女子师范，课学有程。其生送自府县，学成归师厥学。

游不忍池南，见中井敬所，嗜六书，精篆刻。

二十七日 由火车而人力车，访神奈川知事、从四位神守固，未见；见书记官、正七位三桥信方。

二十八日 大藏省来书云，大阪造币局可游览也。

二十九日 撰图经。

前 编 下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云龙述：

十二月一日 定明日行程。

前往热海

二日 辰初乘火车。自东京新桥，始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已初达横滨，此相模国神奈川县境也。午后，乘火车经程谷户冢，而行隧道二千七百尺有奇。隧道云者，穿山铁道也，如地中行，借以名之。经藤田，而大矶，而酒白桥，而国府津，自横滨至此九十六里（日本十六）。饭，易火车，行三十六里（日本里六），达小田原。小憩于小伊势屋，易人力车，西行。左海右山，松柏蓊然，时杂茶花。竹节横通，山泉石漏，推挽艰甚。下车步行，过早川桥，复车，登伊豆山。少憩于江浦，又行，夕日隐山矣。电灯如豆，海舶过隙，车声相属，路不见人。忽瞥火树烛天，则焚木祀神也。其日为西纪一月十五，非行夏时之一月十五矣，而犹沿旧

俗。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戌正始达热海，自东京至此二百二十八里（日本三十八）。日本温泉以热海为最，浴者如云。

三日 巳初，车发热海，登日金山。小憩茶店，车路崎岖，步行移时，如羊肠，如鸟道。乘车下山，过大场桥，达于三岛驿，约行四十二里（日本七），此东海道骏河国静冈县境也。饭于相模屋之楼，有松，有冬青，有流冰〔水〕声。又行九里（日本里半），达于沼津驿，宿元问屋，自热海至此九十九里（日本十六里半）。

其地距富士山麓约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而如咫尺。峰矗万四千一百七十尺，一名不二山，又有白扇倒悬之目，盖象形云。

富士山如
倒悬白扇

日本地志略谓四时戴雪，每当中国七月，为西纪八月，雪融，三十馀日，游之者众。日本史言孝灵时夜生一山。《庆宏纪闻》言，宝永^①年间，山地大震，发火焰，生一小山于其山腹，名宝永山。富士山顶大坑，盖火处也，其信然欤。山跨相模、骏河、甲斐三国境，东有足柄、箱根二山，与鹰山对。

四日 早乘车行九里（日本里半），其地名原，天欲雪。又十二里（日本里二）元吉原（非行吉原也）。又十八里（日本里三）富士川渡，其水一南流，一东南流，皆里许入海。水急舟轻，两渡皆然，水涨则汪洋，类中国巨〔拒〕马

^①宝永：日本年号（清康熙四十三年至康熙五十年）。

渡富士川

河。将渡，有敛钱者，署屋曰“东渡扎扬场”。

“扎”，犹言字条也；“扬”，犹言发也。

又里许（日本五町八间）至蒲原。按旧道自原十九里吉原，又十七里半蒲原；今行新道，捷五里有奇（日本不及一里），辟自五年前。又九里（日本里半），由井。又里许（日本五町八间），仓津，餐于海馘楼。又里馀（日本五町十间），有铁路隧道穿山三十尺有奇。过奥津桥，桥北有新铁路桥四百尺。据彼人云，铁轨渐引而申，鸠工三载矣，明年由国津府而达西京，后有游者，无斯纡阻。又六里（日本里一），奥津。日本鱼以鲷为最，鲷以奥津为最，鲷即海鲫。又九里（日本里半），江尻。又十七里（日本不及三里），静冈。自沼津至此八十三里有奇（日本十三里馀）。

方行由井道中，遇醉弁乘人力车，执刀而舞。舆夫缓行以避，醉者相逼而来。无已，驱车前。醉语喃喃，且怒。翻译告所自来，出视名刺，乃脱帽答刺而去。视其刺，盖海军步兵一等军曹某。

知事之子
留学中国

五日 静冈知事、正四位、勋三等关口隆吉来谈。铁道在县境已三百里有奇（日本里五十），将与国府津、西京承接一气。县境隧道凡九，仓津其一也。铁轨以桥为道无算，其巨者三：一天龙川，一大井川，一奥津也。知事子隆正负笈德清，去来上海者且四年矣。

或食蛋糕，形如截竹，有馅。关口知事曰，此名唐馒头，为食物学华之一端。

警察署长袖山正志亦来。午初，寻常师范学校长兼学务课长蜂屋定宪请见，自言关口知事遣其导游师范学校。即乘车往，其生百五十。又游寻常中学校，见校长杉原正市，其生三百五十。归，咽燥甚；盖静冈热于沼津十度有奇，数十年一雪。

六日 蜂屋复来，将游久能山，如昨日约。或劝辞以疾，云龙难爽信，遂往。山在静冈县治东南十八里（日本里三），高六百尺，螺旋而上，其曲十有七，其石级一千九十。登第三层，已背汗津津。登第二层，为德川将军家庙，少坐。登第一层，则榊原照久莹也。据图籍，人皇三十四代推古天皇时，有大政大臣久能忠仁，开山祀观音，称补陀落山久能寺，仅成堂塔养老。时行基僧以楠木雕观音像，增坊舍三百。永禄^①十一年，武田信元领此国，移其堂宇于城（非如中国之城而有避兵意），城代置福丹后守。厥后德川氏起，领至松平丰前守置成代。元和^②元年，榊原从二位大内记照久卒，葬此。明治初，去佛与神，置祠官。

游久能山

云龙游时，其祠官出视照久兜、铠各一，伽罗一。此茄楠木也，长尺六寸，宽五寸。香盆一，丹黑木为之。秋叶砚一，即中国端石也，长不及尺，署曰御旅砚。磁香炉一，淡绿色。他器

祠中古物

^①永禄，日本年号（明嘉靖三十七年至隆庆四年）。
号（明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四年）。

^②元和，日本年

五十餘箱，山轿五，铁水缸五。其中二缸文曰：“文久^①元年辛酉年九月十七日从五位下伯耆守藤原朝官木多正讷”（在第二层）。又二缸文曰：“安政^②七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从五位下源朝臣士岐下野守朝昌”（在第三层）。皆高四尺，围五尺。又一缸文曰：“文久元年辛酉四月十七日从五位下源朝臣榊原越中奇照求”（在寺门外），高五尺，围六尺。书画虽多，异常者鲜。祠官伸纸索诗，走笔应之。

黍稷糖

下山，即根古屋村。出糖，非蔗非枫非莱菔，而以黍稷汁制之。供导游者一饭，归。是日，往还积程华里六十有三（日本十里半）。

七日 乘人力车发自静冈，西行里许（日本五町八间），过安部桥，千二百五十尺有奇，其南铁道未成（成轨里数又有异）。行约九里（日本里半）至鞠子。过宇都山隧道七千二百尺有奇，中有灯七，然对面不见人。道开于光绪三年（明治十）。约行十二里（日本里二），冈部。又六里（日本里一），鬼岛，有小学校。又四里（日本一里五町八间），藤枝。又九里（日本里半），岛田。又一里（日本五町八间），大井川桥，三千尺有奇。又六里（日本里一），金谷，入远江国境，仍爱知县境也。舆夫疲难可〔不〕进，增二人

夜啼石

引之。上小夜中山，有夜啼石，色黑，扁而圆，围三尺许。约行十里有半（日本不及二里），日坂。又十二里半（日本二里有奇），挂

①文久：日本年号（清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
（清咸丰四年至咸丰十年）。

②安政：日本年号

川。又十五里有半（日本二里有一里之六），袋井。又九里半（日本一里有过半里），见附。又一里（日本五町八间），一言桥，桥下稻田也。又六里（日本里一），天龙桥，三千九百尺有奇；据土人云，此其桥最也。小憩中町，时已上灯，雨丝加密，衣履尽湿。又十八里（日本里三），滨松。自静冈至此百二十一里（日本二十里有五町八间）。

八日 侵晨雨止，车在门矣。逆旅人濡墨属书“大米屋”、“有年楼”而行。二十九里（日本不及五里），新居；中间铁道桥四段，凡

大米屋
有年楼

六千尺有奇。下临滨松湖，数年前，一夕海水冲之，湖遂通海。水畔新道曰“今切濑户”，切之言割，今之言新也。又里半（日本四分里之一），上汐见坂，车不克前，步行久之。又九里（日本里半），白须贺。又三里（日本半里），入爱知县三川国境。又二十一里（日本三里半），丰桥，其桥卧丰川上；其地有名古屋镇台分营，适遇出巡兵百。又十七里半（日本不及六里），御油。又三里（日本半里），赤坂。又十五里（日本二里半），藤川。又十四里（日本二里十町十六间），冈崎，而宿。自滨松至此，百十三里有半（日本十八里有六分里之五）。

九日 人力车发自冈崎。行二十三里（日本三里有六分里之五），知立；有驿，为爱知县三河国碧海郡地。中间过夫妇桥，长数十尺，以石为之。又过矢矧村之矢作桥，长千尺，亦以石，而栏则铁（或曰不经知立则经驰鲤附）。又二十一里（日本三里半），桶峡间，石刻文曰：“桶峡间古

桶峽间
古战场

战场”，盖四百年前有丰臣秀吉者，袭今川义元于此，毙之，见日本外史；其地有驱疾院。又三里半（日本半里二町三十四间），鸣海，此爱知县尾张国境也。又半里（日本二町三十四间），笠寺（祀观音）。又十里（日本一里有六分里之四），热田。又九里（日本里半），名古屋，即爱知县知事治也。自冈崎至此六十七里（日本十一里有六分里之一）。寓秋琴楼，松竹楚楚，可坐石枕流也；然寒甚，不似静冈之暖。知事遣书记官山县伊三郎与属吏浅田胜来。

名古屋镇
台司令官

十日 访爱知县知事胜间田稔，据云县境铁道已成百二十里，将成之轨百五里。又访名古屋镇台司令官、陆军中将、从三位、勋二等、男爵黑川通轨。寻游端下（地名）工场，其磁器主为竹内忠兵卫。又游南武平町松村氏陶器工场，其窑凡二月烧二次，烧以二日为率，而器出窑以二十二日为率。

十一日 游师范学校，其生八十，其长为大洼实。又游寻常中学校，其生四百，其长为朝夷六郎。又游商业学校，其生九十。是夕，胜间知事赠诗索和至再。答之，喜。

十二日 黑川中将导游镇台，视天守阁，五层，高百二十尺，下嵌乱石，上转危梯，阁脊金鳌二。又视兵库。寻至观兵场，黑川中将按辔出台，步兵千馀分队进，炮兵、辎车兵亦进，抽操如法郎西法。既而宴偕行社，其社建自光绪十年（日本明治十七），取同袍谊也。中将以次三十馀人起，属云龙曰：

求诗文者
无虑数百

“愿得诗并叙”，即席应之。又游兵房。归，求文若诗无虑数百，濡墨达旦；明日行矣，倚车犹补数纸。

十三日 黑川中将遣大尉等送至火车。行五十四里（日本里九），半田。又六里（日本里一），武丰，而食。按半田南曰大芦，又南曰长尾。初无武丰，名厥，后开山填壑，积而名之曰武丰，属爱之县尾张国知多郡之半岛，兵舰往往泊此。欲增商埠，非三重之四日市即择于斯，虽已测量，规画未定。

又乘人力车，行九里（日本里半）至铃谷村，游酒工局。一、盛田（复姓）久右工门（名）之日本清酒，岁制一千二百石；一、滨仓会社之麦酒，即泰西人所谓碧儿酒^①，岁出六千石；一、森田松食之葡萄酒，岁出二十石有奇。半田亦有酿麦酒者。往还游览约六里许（日本一里），又旋武丰乘火车，仍假道于名古屋，易火车行百二十里（日本里廿）至长滨。中途经中井桥三所，跨皆中井川也，故名从同。风雪逼人。戌正，宿中村屋。是日，去来火车二百四十里，人力车十八里，凡二百六十四里（日本四十四里）。

碧儿酒

十四日 冒雪乘轮船曰“庚辰丸”，舣琵琶湖。东西丛屿，积雪已三四尺，盖此地雪四日矣。未至竹岛，先见一岛，曰竹生，不峻而临则深无底。既过矾山，帆斜松原，行三十里馀（日

冒雪游琵琶湖

^①碧儿酒：啤酒。

本五里餘)，仅及湖程三之一。户长大岛居彦平鞠躬道左。乘人力车三里（日本半里），寓彦根城北之乐乐园。

先是，彦根为近江国地。其旧诸侯，是德川氏所任之井伊氏。同治十年（明治四年），履国置彦根县令，寻并入滋贺县，设裁判所支厅，支之言分也。有中学校。其户减昔四分之一。乐乐园初为旧藩之槻苑。琵琶湖畔，大洞、金龟山（一名金山，一名龟山，有阁如城，亦呼金城山）、胆山（亦名伊势山）、泽山诸名胜，历历心目。所谓三曲红莲者，咫尺窗罅。（土人数景，曰大洞白樱，曰三曲红莲，

琵琶十景

曰龟城新绿，曰槻苑凉风，曰兔峰大月，曰胆山积雪，曰泽山返照，曰石崎过雨，曰松原渔火，曰矶浦客帆。）然游者非樱春，即荷夏也。今则千峦一白，湖光沁人心脾。他樱多红，而大洞花白。洞侧有清凉寺。寻步湖边，雪深，路难可辨，巡捕官刺曰染谷为之助。索书者麇至。

十五日 有巡捕属吏曰大平驹雄，亦以诗贡，依韵答之，跽谢者再。轮船时犹未至，且游治丝工场。其缫丝女一百二十，其机尚不逮上海。寻憩湖侧三柳亭，有土人作狮子舞娱客；或弄四丸，仿佛公孙舞剑。而风涛转急，仆夫欲止，而轮船至矣，曰“太湖丸”，遂行。

西航百二十里（日本二十里），戌正，泊大津，即滋贺县治也，亦近江国境，寓中村屋。是日，人力车往还十二里（日本二里），船行百二十里（日本里二十），凡百三十二里。县知事时往东京，岁辄一往，其例也。

十六日 滋贺县书记官来谈。县地营兵一千有奇，分自大阪。有绩麻会社。其学校有师范。有医，馀与爱知略同。天津则名鹤滨，地形如鹤翼，故名。其西北有比壑山，其东南有三上山，俗呼近江富士山者，此也。琵琶湖至天津之赖田村，顿狭，宇治川导源于此。过木桥二，皆以地名，湖西火车自此始。晡后登车，车欲西行，而先向东，不逮半里，盖换火车头也。车屋悬灯，行隧道也。西行里半（日本四分里之一），马马。又二里（日本三分里之一），穿逢坂隧道，千五百尺。约行二里（日本三分里之一），大谷。又六里（日本一里），宇治；其茶为通国冠，俗呼宇治茶，高无三尺，纵横一碧，长滨十里，仿佛近之。又三里（日本半里），三品，其地产竹，俗呼三品竹。西北岛上有将军莹，在德川前，车少停即行。三里（日本半里），伏见，有稻荷神社，祀狐。又六里半（日本一里有奇），西京；自天津至此二十四里（日本四里）。寓淡路屋。

大 津

稻荷神社
祀狐仙

十七日 西京府知事属吏半井真澄来言，知事已赴东京，而此为商贾杂居，宜择胜此者，代觅客舍于鸭川三条桥西，曰池庄。

十八日 移居，如半井真澄约。西京图书金石，皮藏古寺居多，半井真澄实司之，能诗，且工和歌，即倭歌也。导游以明日始，聊游警愿寺，步寺时，过五条桥而归。

十九日 游智恩院。在东山四条林下町，建于日本永

观^①中，当宋雍熙年间也，亦曰华顶山大谷寺。山以樱花多，故名山。塔建于康永^②元年，当元至正二年。有钟楼，铜钟高丈八尺，径九尺，厚九寸五分，重二万贯，一鸣若震，声达四隅，不轻杵也。有萤窟，为圆光僧遗迹，又有瓜生石。七十馀岁老僧彻定（姓养鵠氏），飞锡长崎，辄私携寺经与画院。僧皆门外汉。

陶件虎菩
萨处胎经

杂视所藏，据云《菩萨处胎经》为善。第一轴无书人名字，古而拙，相传唐时人写，然世、民皆不缺笔，其省文有蔘、豸、德、璵、斐、律等字。第二轴卷首识住处，后人所补，“善权品”以下陶件虎书，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即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为日本钦明十一年庚午，已千三百十二年。件即伍，敬史君碑可证。第三轴亦陶书，攄作攄，偏作偏偏，腓作腓，槃作槃，边作邊，幡作幡，痴作癡，寂作冢，湿作濕，色作色，鬼作鬼，打作打，刹作刹，过作過，痛作痛，牙作牙，匹作匹，疆作疆，脩作脩，讲作講，妒作妒，仪作儀，惑作惑，牵作牽，英作英，閩作閩，妻作妻，施作施，厚作厚，求作求，持作持，堆作堆，拯作拯，微作微，对作對，族作族，係作係，凭作冯，律作律，夹作挟，佛作佛，陶作陶，搜作搜，昏作昏，与西魏碑文往往而合。又有势、嶮、偏、慙数字，行篋无书，考俟他日。第四轴未见。第五轴前三行后人所补，“阿须伦”以下唐人书他

①永观：日本年号（宋太平兴国八年至雍熙二年）。
②康永：日本年号（元至正二年至至正五年）。

本，仅书译文，此并梵字书之。

《海龙王龙(经)》四轴，第四与和法隆寺所藏大周长寿三年李元德之《法华经》字体相同。又有《大意经》一轴，天平^①前书也，在唐开元前。《梵女首意经》一轴，西晋三藏法护译也。《优婆夷净行法门经》二轴，六百年前物。

唐人写经

《持珠校量功德经》一轴，尾署曰：“神龙元年正月廿三日，北天竺国三藏梵云阿弥真那唐云宝思惟宣译，梵奉缙经大德僧尸刳料多证笈，波罗门大首朝臣李无谄译语，大兴善寺翻经沙门师利等证义。”闻老僧言，古写经本往往尾有译人姓名，元明后辄多削去，可惜也已。按唐中宗复辟改元神龙，为日本庆云二年乙巳。

又有《中阿舍经》二十九卷，尾署曰：“天平宝字元年九月十五日，式部位子少初位下毛野若大何勘本经，覆位兴福寺沙门行禅证同章。十月二日散位少初下冈日佐大泽写，左大舍人少初位上大隅忌寸君足初校，散位从八位下大纲君广道再校，神官舍人少初位上秦忌寸忍国三校装书，近散位少初位上秦忌寸东人装（用谷纸廿七张）。”按天平宝字元年，当唐肃宗至德二年丁酉。

又有《黄石公三略》建保二年写本，是年当宋宁宗嘉定六年癸酉。又有葱岭石，出纪州古屋，以形名也。

又游东寺，创于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当唐贞元十年

^①天平：日本年号（唐开元十七年至天宝八年）。

空海于此
传真言宗

甲戌，名左大寺。嵯峨天皇宏仁十四年，当唐长庆三年癸卯，空海董之，为真言宗之始。文明十八年火，明成化二十二年丙午也。

文禄五年地震毁，即庆长元年，为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先是，天正中，即明万历中，丰臣氏曾修讲堂。其五重塔建自天长三年，当唐宝历二年丙午，后毁于雷火。宽永十八年，当明崇祯十四年辛巳，德川家光以钱九百七十贯，工历二载而成。

其写经墨迹，若《空海请经目录表》，大同元年书，当唐元和元年丙戌。若《真言付法传》，宏仁十二年书，当唐长庆元年辛丑。与夫《风信帖》之类，皆学晋唐书法。东京大藏省石印，半出于此。又有《灌顶经》七卷为一轴，《郁迦经》一轴，《华严经》四卷为一轴。又有天长四年，即唐太和

空海手迹

元年丁未《十喻诗跋》一轴，《华严经》一轴，《瑜祇经偈》一轴，皆空海书。又有小野篁书《般若心经》一轴。又元奘所译《显无边佛土功德经》一轴，无书人名。又有唐吏部尚书唐临撰《冥报记》三卷，卷各一轴，二行书，一楷书也；隋作随，换作换，戒作戎，修作修。又有《弥勒上生经》一轴，天平十年出云国寺从五位下勋十二等石川年足书。附文曰：

维天平十年岁次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九日丙寅，出云国寺从五位下勋十二等石川愿臣年足，稽首和南十方诸佛：盖闻法门兴圣，表无量以凝尊；真相开灵，随缘蔑而应物。故得五根宣化，遥变响于和音；十念成功，远登神于补处。

年足慈颜永隔、空怀内极之哀；诤日俄临，方积终身之感。庶凭功于妙力，希树果于良因。谨以兹展，敬造弥勒菩萨像一、铺写弥勒经十部。莲台宝相，含璧月而被光；贝篆灵文，贯珠星而流影。伏愿契道能化，升游正觉。菩萨树下，闻妙法之圆音；兜率天中，得上真之胜业。通该有顶，普被无边。并泛慈航，同离忧网。

是文虽曰俚体，可补《全唐文》之遗。天平十年，唐开元二十六年也。

又有天安七年历一轴，其年当唐咸通四年癸未。又有《玉篇》第二十七卷，与滋贺县之石山寺一卷，奈良县之尊胜院二卷，皆唐写本，可珍也已。牛井真澄允为传钞，然《古逸丛书》已补刊系部。又有《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空海撰。是本为永久二年抄自敦文王本益，在宋政和四年。又有《论语》之《述而》、《泰伯》、《卫灵》、《季氏》四卷，为六百年前写本；何晏《集解》原稿，涂改处亦依写之。又有《史记》二卷，起“也在扶风号曰后稷”，亦六百年写本。又有《庄子》写本，逾千年矣。其它真贋杂陈，书簿间亦注明。又有木刊“普门”二字，空海书也。

古籍写本

西京之东福寺、泉涌寺、智积院、妙法院、清水寺、高台寺、建仁寺、智恩院、欢喜光寺、金戒光明寺、真如堂、智恩寺、大德寺、大报恩寺、北野神社、本法寺、妙觉寺、相国寺，凡古画六百廿五幅，七十六轴，帖一，屏风六；东寺、西

寺院所藏
书画古书

本愿寺、东本愿寺、御影堂、大云院、金莲寺、妙心寺、仁和寺、广隆寺、清凉寺、二尊院、天龙寺、大觉寺、神护寺、高山寺、古画二百六十五幅，五十一轴，屏风十四；银阁寺、曼珠院、高田坊、誓愿寺、瑞泉寺、南禅寺、本能寺、妙传寺、寂光寺、善导寺、佛国寺、醍醐寺、上醍醐寺、万福寺、平筹院、最胜院、三室户寺、蟹满寺、海往山寺，古画三百二十六幅，二轴，帖三，屏风三，钟绘一。其所藏写经以智恩院为最多，亦有藏书。

天满宫

二十日 游天满宫，一名北野神社，在土京^①第六组乌居前町。其宫建于天历元年，当唐开运四年，去今九百四十三年。祀赠大政大臣菅原道真，著有《菅家文章》二卷，其裔宗渊为辑《北野稿草》十卷。其官司田中尚房撰《北野神社由来记》。出视《妙法莲华经》八卷，为一轴，道真笔也，其纸硬黄，其格金丝，其书金。有藏书库，然古本鲜善者。其庭卧数黑石牛，形质不恶，而皆非古。惟一铜牛，有文五行，一行曰“文政^②二年己卯九月吉日”，二行曰“京三条釜座住”，三行曰“近藤播磨掾”，四行曰“御铸物师”，五行曰“藤原政门作”。

又游鹿苑寺，在山城国高野郡大北山，造于应永四年，当明洪武三十年，去今四百八十二年，足利氏义满将军之家庙。是为义满栖隐处，以法谥“鹿苑”为寺称。阁三层，贴金蚀几尽，铜凤栖屋颠，是以有金阁之目。临池，其水

^①土京疑为上京(区)之误，参看二十一日高等女学校一节。 ^②文政：日本年号(清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年)。

源于园之石瀑，即所谓龙门泚者也。又泉二，曰“盥漱”，曰“煎茶”，合而注焉。怪石玲珑，随溜异形，岛屿点点，俗呼镜湖，湖心

鹿苑寺内
外佳亭

石皆作岛状。应仁中被三好贼火，金阁巍然独存，寻复其旧。有茶室，以南天树为楹，以莺宿梅为柱，曰“夕佳亭”，取唐太宗“山光佳日夕”诗句意。有怪松一，中干亭亭如樯三四丈，前后肖轴舳形，不下三十丈有奇，势奔镜湖，五百年前物也。曰陆舟松，卧干俨然一舟也。松根石五色斑斓。其啧啧人口者，曰后水尾帝手植山茶，曰云根石，曰露盘石，曰布袋石，曰走马石，曰如龙石，曰独钻水，曰渡天石，曰富士形手水钵，曰义政所遗石灯笼，曰白龙石，曰卧龙石，曰安民泽，曰鲤鱼石，曰龙门泚，曰虎溪桥，曰岩下水，曰银河泉，曰九山八海，曰夜泊石，曰葦原岛，曰镜湖池，曰赤松石，曰昌石（日本有昌字，近田谊），曰淡路岛，曰出岛，曰出龟，曰入龟，曰红叶山，曰夜啼石。其中银河泉水为烹茶上品。出汉投壶铜器，其筒肖竹，蟠龙，底方，四角作连环状。又有铜磬四，其质古，其蚀绿，惜无款识。

导游者同至今出川中村楼一饭，而雪如掌。寻游大德寺，在爱宕郡东紫竹大门村龙宝山，建于元应元年，为元延祐六年，去今

汉宫春
晓图

五百六十四年。书画罗列，而宋徽宗鸭图，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喜星以八分书王建宫词百首于后），其卓卓者。雪不得止，僧濡笔属书“龙宝山”额而归。

二十一日 学务课(官名)三吉艾(人名)等导游寻常师范学校。在上区二十组两御灵町，立于明治九年，当我光绪二年。其校规定于十九年，为我光绪十二年，有校长、教头、教谕、助教谕、干事、舍监、训导、书记诸目。其男女生凡百二十有三，附小学校生二百八十有一。是日枪操者一十有奇。

盲哑院

又游盲哑院，在榎木町，立于明治十一年，当光绪四年。其男女生，盲四十三，哑五十八。其学修身、读书、算术、地理、史学、物理、体操皆同。所异者，盲生识字以厚纸凸其字，画天地图，辄判高低，珠算削子之半，习书借木为规，指南针缺针尖处，手试之而识。芟地草作螺转形，环行即可知方，曰感觉练习场；亦有直行练习场。其专精音乐者，以十三弦箏为妙品，鼓秘曲十，又杂以琵琶，歌越后狮子曲。其他琴有数种：曰须磨琴，须磨在大坂西，即一弦琴也；曰“八云”。即二弦琴也；曰“吾妻”，即四弦琴也。俗以东为吾妻，故旧呼东京为吾妻，意者创自东京欤？又有月琴、木琴（二种，一十三木，一四木）、胡琴。其技有以纸条织盘盂诸器，饰以漆若金，工细绝胜。有目者哑生工绘与木与铜。哑者必醉〔？〕，而有发音之学，以嚼唇画掌诸法教之，能以字形手势应。

女学校

又有高等女学校，在上京区第二十一组驹之町，立于明治五年，当同治十一年。其生：普通学科百七十八，缝纫科百三十八，

缀锦科二，毛丝科十八，洋服科百七，凡四百四十三。其学不外汉文、国语、英语、伦理、地理、数学、史学、理学、家事、图画、音乐、体操。按体操为学校通例，木器四：曰球铃，曰球棍，曰拿环，曰当拔耳（长尺馀，日本无定名，此袭英语），而女独无当拔耳，适见体操铃、棍二法。

又游画学校，在二十一组弟一舟入町，立于明治十三年，当光绪六年。其生：男九十，女九。其学大较有八：曰水墨，曰写生，曰淡采，曰着色，曰摹写，曰缩图，曰线图，曰投影。所谓投影者，临画法也。所谓线图者，照影法也。又有医学校，商学校，皆无大异。

画学校

二十二日 游缫丝、制绒、磁器诸所。

二十三日 游日本旧皇宫之清凉、紫宸诸殿。紫宸惟绘中国名臣伊尹以次，如董仲舒、郑康成，以学与焉。又游二条城离宫，则德川将军昔自东京朝时所居也，既壮且丽，亦坚亦精，胜宫多矣。创于丰臣，在三百年前，德川袭之。明治收权，以此为京都府厅者数载，今定为离宫。日本之城大抵有天守阁，此亦昔有今无，盖为急时自卫计，非若中国为庇民计也。权臣据之，君弱之形如见。又游桂宫，作记云：

绘董仲舒
郑康成像

日本西京有水曰桂川，导源丹波东南，流迳岚山麓，而至桂村，故桂王别业在焉，亦曰桂宫。光绪十三年冬十二月廿三日，为日本明治廿一年二月四日，西尾氏为忠有

偕游约。先是人言西京多诗人，治经独鲜。西尾氏见即问小学，出记有经术气，僥其人〔此处疑脱“乎”字〕。

与游之日，冒雪由皇宫而二条城，而桂村。少憩，西尾氏语云龙曰：“闻子治经能文，盍记斯游。”出其旧记，云龙且游且读。其山无而有，其水桂川而外无杂流。红萍半池，沼影不波，则月波楼也。松涛一碧，泠泠有弦外音，

游桂宫记

则松琴楼也。有亭衣茅，柱皮青未尽脱，则赏花亭也。面渠背渚，鸟语时来亲人，则笑意轩也。园林堂锁云数重，扉不得辟，为祀词人某处。池南曰御幸殿，增自后尾天皇，即明治十年行幸处，离宫之目以此。中有桂木，书度云来自唐，而月字引手、兰瓣古钉疑皆初建时物。按厥宫始矣正中，丰臣氏代式部卿亲王为之，其石半为岛津、加藤、福島、细川诸氏助之也。

云龙起而质疑于西尾氏曰：“乐乐园以淡远胜，金阁寺以清洁胜，皆借山水，非尽人为。是宫独以人，而不啻一出之于天，何工何术而克臻此？”西尾氏曰：“善哉问！鳩工者，小堀政也。宽永中所补之工，亦非异人任。初，与丰臣约云：‘太阁不兴是役，太阁苟欲兴之，不趣功，一；不惜费，二；不自出己意，三。’丰臣如约，以有此也。”云龙闻而多之，慨然曰：“世或任工，辄谓勿缓也，勿费也，勿违也。嗟嗟！虽微乎其微，如功难奏，何况所责十百此哉！”

桂非花时，有留人意。岚山速游，车不克停。乃掬泉

涤尘，歌曰：

桂水清兮斯濯纓，年三百兮松倒生，人之力兮如天成。

既而烹雪，重曰：云石拳兮雪山起，西复西兮止非止，工代天兮约视此。

又游岚山。山麓水即桂川上流。其山春以櫻胜，秋以枫胜，四时一碧则松也。

二十四日 属《图经·馀纪》草。

二十五日 游工厂。

二十六日 冒雪游本愿寺。建自四百年前，明治初毁，在我同治七年，后明治十五年，为光绪八年，鳩工修之，今未及半。日本巨寺，罕有其匹。工用髮绳，大者重五千斤，小亦数百，凡一万数千斤，皆献自尼。

女尼献髮

诗僧小川泰导游涉成园，初为源左府融河源院庄旧址，其改园名曰“涉成”，创于庆长^①之幕议，宽永^②之教旨。文政七年为我道光四年，署扁者纪侯也，作记者赖襄也（又作诗十三），今并园属之本愿寺僧矣。赖襄诗所谓“印月池”者犹在；而“傍花馆”已毁；“滴翠轩”袭其旧目，而小且欹；“卧龙堂”峙之岛间，四面皆池水也，泊舟一，无楫。有松为一千岁前物。有石灯笼，盖丰臣氏以兵获自朝鲜者

①庆长：日本年号（明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 ②宽永：日本年号，（明天启四年至崇禎十七年）。

也。既而僧拥绢纸数十幅，环立索诗，应如其意而归。明日行。

至大阪投
宿为难

二十七日 检点行李。晡，微雪。乘人力车至火车头^①，遂登轮车，经东奇，而向町，而高槻，而山崎，三十六里（日本六里）交大阪界。未至山崎里馀，过木津桥，长百五十尺有奇，跨木津川。又行茨城，而末田，而大阪，四十二里（日本七里）。自西京至此七十八里（日本十三里）。逆旅辄患人满，投中岛一丁目第一号之“自由亭”，与西人狎，而中国人前无宿者，求一安枕亦难。大阪知事又赴东京。于是致书其书记官，遣属吏前田辰次郎来，客舍乃定。夜风烈甚，东区火。被毁者曰难波神内彦六座，曰古木场说教所社务所，曰吾妻桥扬弓店，曰秃祠手洗所、土藏所。

火 灾

二十八日 大风。府书记官今井良一来，订游历也。午正，井池筋西川火九十九户，延及大阪桥，又火旧桥八百八十八户。其地方隅，以高丽桥为中心。自由亭西南面水，曰淀川，有淀层桥。又有浪花桥，在其东南，直跨东北，桥下水曰堂岛川，在其亭北。

二十九日 前田辰次郎导游造币局。其长曰正五（脱位字）勋三等速藤谨助。其局立于明治元年，当我同治七年。其工试银为先，以硝强水熔银，谓之硝强银水，水无

^①火车头：火车站。

色。以盐水再变，谓之盐酸银，水色白，则银之渣滓去。又一法以白蛤粉窝熔银，渣滓入窝，则窝黄而银净。有熔解所，设炉三十有五，每炉日熔银二千五百两，入铁模为板。有伸金所，压板以机，再压则烧，三压则薄。欲成圆形，亦假机器。有秤量所，币质既圆，入机分三路而出，一如式，一过重，一过轻；轻者再熔，重则以机磨边而再衡之。秤量之机见其三种，一双入，二单入也。有极印所，既以机起币之边，入火烧之，以淡硫酸水洗之，欲其白也。而复印字与花，两面如法，则成。造铜币亦如之，铅与锡居铜百之一。

造 币

归，哺，复游炮兵工厂。在摄津国东区杉山町，明治三年，为我同治九年，移自香港。汽罐一十有六，视马力二百二十有四，

炮 厂

日需煤一万二千五百斤。所谓烦铜者，亦称“唐铜”，此取法中国之一端也。炮式不仅效义大利，即如钢铜炮之名“文珠”者，自法郎西人文珠始也。有野炮，有攻城炮，有海岸炮，分等凡七。伊藤博文所致于天津者，第六等也。其机器有压水力，较油力倍速。启厥铁管，则四百顿水力托铁器而上矣。又有压油力炮门入铜模三，渐入渐巨，以缓为功，故不用水。凡熔铜炉，铜置火前，反射之力较平熔为猛。

三十日 为日本纪元节，在官一例休息，此犹沿旧纪之一端。游博物场，在本町桥之桥诘町。其中兼劝工场、植物动物场。晤厥长天野皎。园池傍有宽永十一年甲戌所

铸中钟，高四尺许，有铭。此德川家光齋大阪民租，民铸以报者也，在明崇祯七年。

又游生玉宫，建于天正年，当明万历年，祀生国、荣国两魂神。是日适观舞祀。一女赤足衣白，持悬线杵立汤釜前，入酒米于釜，以竹梢搅之，盘旋四洒而舞。两道士鸣鼓与钵。旧俗然也。

舞 祀

十四年戊子正月一日癸丑 是日本二千五百四十八年，为明治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即西千八百八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游天满桥，欲视铁道桥也。其铁购自英。闻山阳铁道会社议修铁道，由兵庫至神户冈山两县之冈山，广岛县之广岛，山口县之赤间关，欲鸠银五百五十万圆。

归，据知米值者言，是日米值，三田米五圆四角，播州米五圆二角，生驹米五圆三角，仆州米五圆一角五分，三田别制米五圆五角，上米五圆有五分三，田糯米六圆二角，播州糯米五圆七角五分，肥后糯米四圆九角五分，肥前糯米四圆七角。小麦则播州四圆六角，肥前三圆八角五分，肥后四圆一角，备中三圆八角五分，参州四圆二角。新麦安二圆六角五分。大豆则肥后新三圆五角，朝鲜新三圆三角五分，冈三圆五角五分。小豆则肥后新四圆一角，备中新四圆三角五分，大和五圆五角。空豆备中二圆四角，大和二圆六角。大阪之精米所，在西区幸町二十目。

米 价

二日 游大阪镇台，在上町。其镇有步兵四联队，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大队。其分营：滋贺县下大津步兵

一联队；兵库县下姬路同京都府下伏见工兵一大队；凡三千六百。天守阁毁于火，以其址为测量处。近石墙，有前十年美利加旧伯里玺天德戈兰德^①手植山茶，高四尺许。

又游硫曹制造会社，在北区天满桥筋三丁目十番地，立于明治十九年，在光绪十二年。机器二，各视马力二十有五。磺强水即

三酸两碱

硫酸也，硝居磺十之一。入炉蒸汽，与别管水汽同入密室，盘旋出管。其气转入煤筒者，再以煤堆之。筒中气出，其中猛力少逊，复入砖烟筒而出。硫酸底质如青矾而淡，可染衣物。硫硝各半^②，谓之硝酸水。硫十盐六，谓之硫酸。曹达其水为盐酸。曹达^③：磺强矿、石灰、高岛粉，合此三者，谓之粗性曹达；浸水再熬，谓之苛性曹达；苛性可去油，其余洁物同功。又有硫酸会社，在西成郡湊屋新田十二番地，大致同此。

又游制铜会社，在中岛北区玉江町一丁目。汽机三，其马力一五十也，一三十五也，一十五也。又风器，为催火熔铜之用。其工八十，场狭，然炮工厂大小炮带皆出于此，船工铜板亦然。

归，晡，复游纺织会社。在西成郡三轩屋，创于明治十五年，即光绪八年。汽罐二，一四百马力，一百五十马力，日用煤二万二

纺织会社

^①美利加旧伯里玺天德戈兰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
酸、硫酸、盐酸的成分的说明是不正确的。

^②作者关于硝

^③曹达：碱。

千斤，男女工千二百有七，机器四百有奇，纺筒三万二千。由棉花粗质而净，而松，而匀，而铺，而条，而缕，而分，而精，而织，皆以机器。其三层楼，上下皆有机梯。其四层机，鸠工未竣。据云已备五百马力汽机，岁纺棉四十万贯。棉以美利加为最，然暖不及中国与日本之产，越南棉用亦不少，据云去年用中国棉千二百贯。

又渡安治川，游铁工会社，始于明治十三年，时光绪六年也。汽机一，视马力十有半。又有熔铜罐，火光作金

送泥船

黄色，日用煤万斤。工四百。造送泥船二，将成，其旧者亦工。云龙登船，视其底有窗盖，送泥至海，开而出泥者也。其浚泥者曰浚沙握摑机械船，大阪铁工所造，首尾两桔棒，各悬取沙器，入水自开，得泥则合，若牙床然。又修轮船，曰“正义丸”。又小铁甲商船二，皆钢铁也，成而拆，云送琵琶湖再成之。

是日至镇，仅晤参谋生兵大尉石桥健藏、炮兵大尉伊地知季清、大佐牧野毅、少佐土屋光春。晚归，知陆军中将子爵高岛鞞之助至寓，适相左也。

三日 游寻常师范学校，始明治八年，当光绪元年。其生九十四。其课程以四年为期。越七年，附小学校，其生寻常科二百六十七，高等科百十五，其程期与师范同。是日，视体操，有年八岁者而如法。又游女学校，始明治十五年，当光绪八年。其生二百四十二。其学英语，以英妇人为师。其课程本科亦期四年，而手艺科则期三年。

英国妇人教授英语

又游内外用达会社，在西成郡难波村六百六十三番地。此革工肆也，牛革居多，新旧参半，臭难向迤（详《图经》）。寻至播伴楼饭。

又游制燧社，在南区日本桥第四丁目，始明治七年，当同治十三年。谓燧曰“摺付木”，即中国所谓自来火。其工女六百，男五十。其料以盐酸加里入赤磷、沙粉、皮胶为之。磷取自骨，赤其色也。沙粉即河沙也。工有六七岁者，以木笠夹横木，条条有齿，齿有准数；如数则安置方架，层层不紊。男工蘸燧汁，干，由女工入盒如数，不另算也。其木质、木匣，皆造自二支社，一在奈良县之大和，一在鸟取县之但马。据云年售银四万九千五百圆。

童工仅
六七岁

又游硝子会社，即玻璃工肆也。在西成郡川崎村，立于明治二十年，当光绪十三年。汽罐一，视马力五。其地六千四百九十二坪，其料称硝子，以砒石为君药（详《图经》）。

又游天满宫，亦祀菅原道真，如西京者也。有铜狮，其尾署字曰“天明六年造”，盖乾隆五十一年。其他铜牛、铜炉，皆制自近年。

四日 大阪府属吏、外务课宫本贞干导游西南十二里之炮台（日本二里），在天保山。其台一十有三，其火药库如之，四十年前未之有也。有灯台，高六十尺有奇，有匾署字曰“明治五年壬申八月二十九日初点”，盖同治十一年志始也。三面临海，若争形势，云龙视之直无用。台六里内水浅（日本一

天保山
炮台

里)，兵舰万不克到。戍此有陆军一等军吏、正七位、勋六等关本茂行。是日，陆军三等监督筱原圀清亦至。

五日 前田辰次郎等言别于火车头。遂行，由大阪而神崎、而伏见。过二隧道，一三百尺有奇，为故诸侯尼崎藩地；一一百尺有奇，取道西宫，迄于三宫；又过隧道二百尺有奇。此三隧道始于明治六年，时同治十二年也。行

三十餘日
食无豕肉

至神户，凡六十里有奇（日本十里）。见中国驻神户蹇理事（念咸）。是役三十餘日，纪载罔非席地，食无豕肉。

六日 访兵库县书记官牧野伸显，订游历也。兵库县知事治神户，而赴东京未旋，牧野伸显暂代厥职，大久保利道子也。明治十一年，为光绪四年，大久保以内务卿勤其国君，被刺。寻游湊川，其水导源县治西北有马郡之有马山，东南流入海。其山有温泉可浴。

七日 铃木行雄导游师范学校，在摄津国神户区下山手通五丁目番外一番地，立自明治十年，时光绪三年也。课以四年为程。其生一百十四，女生亦在其中，附小学校生二百四十有奇。又游商业学校，在四丁目；立后师范校一年，课以三年为程，其生一百五十。又游莺石山房（茶商郑氏居），有池，有瀑布。

八日 兵库县书记官乞书字。

川崎造
船所

九日 游川崎造船所。在神户区东川崎町，初属工部省。明治十九年，为我光绪十二年，改归商业。汽罐六，其视马力，或四

十，或十七，或十六，或十五，或十二，或十一，日烧煤万四千斤。锤铁器二，一力二吨，一力半吨。有输船器，以池瀦水亦曰水溜，以蒸汽力压铁臂，激水通入龙节筒，盘旋引船上架修毕，则闭上压管，而开下压管，引船入水口。船架与坞异。架凡二：一盘木二百九十尺，宽二十五尺；一盘木二百尺，宽二十尺。其工八百五十三。见所造船二，一为四十九马力，名未定；一为六十五马力，拟名“眺望丸”。所修船二，一木骨铁皮，即“纪伊丸”也，一木质，并造自英。其工料皆可贷。日本人称借用者曰借，称借与人者曰贷。其工约分四等，曰“伍长”，日银一圆五十钱；曰“职工”，日银七十五钱；曰“人足小头”，日银五十钱；曰“人足”，日银三十钱。又有作工于水，曰“水中伧”，半时（即一点钟）贷银二圆五十钱。用器于水，曰“水潜器械”，每日贷银十三圆。其他升降器械、汽轮、引船，皆有贷值。

工资等级

又游海军造船所，在兵库县摄津国菟原郡小野滨。创自英人喀然，领日本购船银二十五万圆未归，是以明治十七年，为光绪十年，将造船所归之海军。汽罐一，马力三十九有半，日需煤一万一千五百斤。其工六百三十六。改归而后，造兵炮舰五：已成之舰二，曰“太和”，曰“摩耶”；将成之舰三，曰“赤城”，曰“满珠”，曰“千珠”。此外有铁甲一。又造水雷艇二十，期以三载，其长一百一十五尺有半。又夹板船二，曰弟兄船，造于一时，故云，有炮位四。云龙登视

造舰

之，其木用美利加松，取诸无节而长也。又小轮舟一，面松而底桧。

十日 游生田社，社千馀年矣。阶西有木栏环梅，曰簾梅，译石刊日本文，亦曰平梅。其花白，其干瘦，四百年前树。是日祀蛭子神，日本旧俗，于中国正月十日起之，犹中国祀财神意也。

布引山

又游布引山，至厥西麓，舍车而步，螺旋上土坡未半，水声迎耳。小憩寺廊观瀑，石凹一泻二十尺许注塘，清鉴毛发。茶既过，架板攀松石间如蛇行。南望海岸川崎、和田两炮台，火车去来与轮汽舰帆历历在目。高野山雪，贡白对岸，而大坂在苍茫一色处。山风冷然，而汗浹背。盖行一里有奇，始达观泷第一楼。其水停顿而下四十尺许，与前直泻者异。又东南流里许入海，飞瀑处松或露根倒生，红樱初胎。易路东下，水出石穴，以木作槽，引溜过涧，盖制米水春也。其第一处立自明治七年，本今井氏，时同治十三年也。水

水力制米

春四十有一，以一横木参差出板拨春米杵，而以水车动木春。水车隔板，虑溅米也。其他春户视此。炭酸温泉，亦引自此山。便道游清和别墅，引水为池，高下石溜有声。相距数十步，有慈云院，为华商创，祀关壮缪庙。

十一日 访知兵库县炮台。所谓川崎石堡者，外周四十五迈当六十生低迈当，内周三十七迈当七十生低迈当，外径十四迈当五十生低迈当，内径十二迈当，内面积一百

十三平方迈当，总面积一百六十五平方迈当，高十三迈当，炮门十一。（迈当及生低迈当详专例。）

十二日 属《徐纪》草。

十三日 属草如昨。

十四日 上日本邮船会社轮船，曰“山城丸”，小于“横滨丸”十之一，有电气灯。船经玉崎，有灯台，去神户二十六里有奇（海里八）。

十五日 船出大洋，风非极烈，然载轻轮震，开窗飏难可禁，关则汗出如雨，竟夕不寐，两餐未克一咽。日本人所谓“七十三里浪”者，此也。陆程行滨松间，正沿此岸。酉正，至横滨而未泊岸，易小轮舟冒雨而登。自神户至此，华里千一百二十二（海里三百四十）。乘车小憩理事署，即乘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东京，时亥初。

七十三
里浪

十六日 检点图籍。

十七日 见传钞日本学校梁皇侃《论语义疏》，而有邢疏，惟叙注较鲍本多十五条（详《日本图经·中国逸艺文志》），每册前有“睦子”二字，此经理足利学校僧也。有“轰文库”三字印章，朱文。《义疏》与鲍本偶有异字。

十八日 属《徐纪》草。

十九日 撰如昨。

二十日 晡，雨止，游书肆，搜海图，得《寰瀛水路志》诸书，厥值昂甚。归证所闻，不觉夜半，眼脂四起。

二十一日 游文久桥（跨溪水，索过桥钱，应之），

东京到处
看梅花

而灵寿桥，而新大桥（跨隅田川），而中之桥，至龟户神社，即天满宫也。在龟户村，其梅多数百年老干，雪萼半胎，中杂红脂。有“神诗碑”，刊于近年，神即菅原道真也。有紫藤架于水面。又游村之左立马园，而梅弥多，有“花冢”、“茶筌冢”、“卧龙梅”各碑。又游小村之梅园（园主为梅山氏，名松彦），树百有奇。又游木下川园，梅数百株，如醉如卧，多白者；有绿萼一树，枝皆倒垂，在小山麓。归路经浅草、上野，过吾妻桥，成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亦曰东桥。日本“吾妻”云者，有“东”意，此亦一证。桥三百尺有奇，以铁为架，可以起其桥板，欲其桥下行舟也，其栏亦铁。是日，外务大臣、伯大隈重信来，未见。

二十二日 黎大臣出视《须真经》（其经似是上中下三轴，此卷中一轴也，曰《答法义品第二》、《法纯叔品第三》、《声闻品第四》、《元畏品第五》）。其后跋一十三行，曰：

《须真经》
之跋语

维神护景云^①二年，岁在戊申五月十三日，景申弟子谨奉为先圣敬写一切经一部。工夫之庄严毕矣，法师之转读尽焉。伏愿桥山之凤辂，向莲场而鸣銮；纷水之龙骖，泛香海而留影。遂拔不测之了义，永证弥高之法身。远暨存亡，傍周动植；同兹景福，共沐禅流。或变桑田，敢作颂曰：非有能仁，谁明正法。惟朕仰止，给修慧业。权门利广兮拔苦，知力

^①神护景云：日本年号（唐大历二年至大历五年）。

用妙兮登岸。敢对不居之岁月，式垂同极之颂翰。

此亦可补全唐文也。神护景云二年，当唐大历三年。以戊为戊，以景为丙。

古钞本

又见日本秘阁金泽文库古钞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每纸十六行，行十二字，字宽八分半，页高尺六寸有奇。注夹行，传、经字皆列线外。隐十年《传》：邠人下有邾人二字。桓十三年《传》：以济下有其水二字。昭二十五年《传》：馆于公下。哀二十五年《传》：少畜于公下，并有宫字，与昭《传》杜注所见本符。昭三十年《传》，使监马尹下有乐字。定十年《传》，城其西北下有隅字。——类此以增异。與作与，士作土，寢作寢，無作无，史作叟。隐十一年《传》：隰作隙。僖二十八年《传》：郑伯傅王之郑作傅；——类此以文异。戊作戊。襄二十二年《传》：莒恒之恒作恒。——类此以缺笔异。他如春作眷，奉作拳，左作龙，谓作谓，雖作雅，齊作齋，叔作升，类皆日本俗字，无关原书之异同，非多校其书，未易判然。隐五年《传》注：匏土草木，旁别注土木匏革，下有和字，转倭为和，盖其八音次叙少异中国，非杜注也。其本杜注亦有增减。其校勘署名，七卷〔当作卷七〕后云“建长六年以叁州本写校”，宋理宗淳祐九年至宝祐三年；又云“延久五曰十七点”，延久在熙宁二年；又有“治承建告文永校勘”题名。卷八署云

校勘署名

“建长六年以清家累叶秘说奉授洒扫少尹阁前叁河守清原在判”；又云“寿永三年朝间受重御说三水正良业”；又云“文

永五年以累家秘说奉授越后次郎尊阁毕音博士清原编”。卷九署略同。卷十署云“建长六年以家秘说奉洒扫少尹尊阁毕前叁河守清原在判”；又云“应保二年以证本移点大外记在判造酒正在判”；又云“文永五年以累家之秘说奉授于越州才郎贡殿朝请大夫瀟”。卷十七署云“正元二年以清直讲本书点”；又云“保延六年重校摺本仁平三年后覆勘赖在明判”；又云“久寿二年见合式本平建历三年以家秘说授仲宣助教在明判”；又云“天福元年以家说本校点直讲在判”；又云“延应二年以累祖之说授隆尚助教在判”；又云“右以累代之秘说遂四度之校点时正嘉元年明经得业生清原直隆在判”，又云“文应元年以家秘说奉授于越州使君尊阁下直讲清原”又云“文永五年九月以外记大夫本校毕奥本同”；又

累代之
秘说

云“六年以累祖元秘训奉授于越州二郎才子朝请大夫清原”；又云“应永己丑相之醉醒忤主桑门怡老”。卷十八署云“治承四年于摄州

重见合家本毕于时关东兵起称义举台岳恃乱劝还都鹤发前儒独眷左史类杜预之居襄阳也大外史在判”；又云“文永五年以外记大夫本校毕”；又云“甲子岁读合毕保延六正廿重合朝之摺本毕赖”；又云“仁平四年以式本并正义读合毕直讲在所判”；又云“长宽二年以证本校合毕造酒正清原祐安”；又云“天福元年以家之证本校点毕直讲清原”；又云“延应二年以家说校隆尚毕助教在判”；又云“正嘉元年写毕孔门贯首在判”。馀非校勘，其名从略。黎大臣有光绪九年校于杜注补辑本。

又视其新购白氏文集七十卷，亦日本活字本，与归滂喜斋一部，同《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五十一至七十卷。

黎大臣
购书

二十三日 游兵学校。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凡例》。

二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经纬表》，测自中国京都，春秋例也。

二十六日 撰《中国日本月朔表》。

二十七日 搜海军图。土木长、从五位西村捨三招游青雨亭，就地书十馀幅。

二十八日 撰《中国日本较时里差表》。

二十九日 撰《晴雨寒暑表》。

三十日 访气候。

二月一日 撰《沿海气候表》。

二日 撰《日本偏多风方向表》。

三日 乘火车游新桥西南六里之品川（日本里许），炮台峙海水中凡五。又行十五里（日本二里半）至大森，一山梅数百本绕麓，

八景园

其顶顿平，茅屋数椽，其角四出，窗眼无定格，栋与柱曲直无定形，所谓八景园是也（曰大森秋月，曰铃森夜雨，曰池上晚钟，曰根田归帆，曰蒲田落雁，曰富士积雪，曰六江落日，曰寒洲夜风。其景不俗，而必以八景为目，其能免俗乎？铃森有松竹，旧为戮罪人处。池上有不动禅寺，羽根田在大森东三里）。

立春梅

又三里（日本半里），至蒲田。梅林白萼数百，红者三本耳，有水有小山。又三里余（日本半里余）至立春梅园，水沼之中小屿鼎立，板桥半通。环水之梅，几近千本，有白有红，有卧有起，而一老干为数百年物，谓之“立春梅”，盖以地名名之也。归。

四日 撰《日本沿海偏盛风表》。

五日 撰《日本潮候表》。

六日 撰《日本图经·疆域》。

七日 考疆域异同。

八日 撰《日本四至八到表》。

九日 撰《日本沿革表》。

十日 撰如昨。

十一日 游劝工场。

十二日 游学校。

十三日 游图书馆。

十四日 早，考图籍。午初，黎大臣偕游日本新宫，工起明治十二年，当光绪六年，今将告竣。进东北向之坂

黎庶昌同
游新盛宫

下门，先至宫内省，皆西式。继至脱帽间，日本已用西法，故谒君须脱帽于此。其会齐处在东者曰东溜间。“溜”有暂留意，有当进而不停意。南与西与北视此。曰化妆间，则将见而整衣处也。曰赐宴间，九屋洞辟，几榻翻新。其君案左右陈设处有小亭式，其柱用罗石，紫底而白纹，出自德国。曰谒见

间，较狭。曰女官待谒所，曰常御殿，曰后御殿，曰太后御殿，曰御学问所，馀为其君之子若妃居处。望板漆边金牙，仍从日本旧式，但地板以黑白红木杂嵌。屋皆砌炉，有热水气机，其炉四。有运温气机，储小屋中，横铁长三尺许，径二寸许，圆而螺旋深寸许，不下二三十枚，上接运气筒。据司器者云，须铁尽热，所运乃周。有扇风机，可以助热，可以减热。出正南门，外为城。城外为二重桥，桥工未葺。门外西侧有小园，较其东北吹上禁园小数十倍，然松竹梅樱，山溪涧石，皆出人工，一若天然。

采暖设备

- 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分疆表》。
- 十六日 撰如昨。
- 十七日 撰如昨。
- 十八日 游工肆。
- 十九日 撰《日本图经·郡村系国表》。
- 二十日 撰《日本图经·疆域险要》。
- 二十一日 撰如昨。
- 二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海道险要》。
- 二十三日 撰如昨。
-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港湾测深表》。
- 二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灯台表》。
- 二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昼标表》。
- 二十七日 撰《日本图经·民设旧灯明台诸标表》。
- 二十八日 游练兵场。

撰写游历
日本图经

二十九日 撰《日本图经·暴风信号标表》。

三月一日 撰《日本图经·国都表》。

二日 撰《日本图经·宫室表》。

三日 撰《日本图经·城市》。

四日 游上野、浅草。

五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厅至东京里表》。

六日 撰《日本图经·府县厅孔道支道表》。

七日 撰《日本图经·北海道辟路表》。

八日 撰《日本图经·商港系年表》。

九日 游修船厂。

十日 撰《日本图经·中外名港里表》。

十一日 撰《日本图经·联合国里表》。

墨江竞渡

或至墨江观其竞渡，而自标曰“帝国大学运动会”。其船四十有二，其学生各七，以竞十四次为率。每次三船，一白，一赤，一绿，而前三次皆绿胜。由吾妻桥舢舨隅田川上流即墨江也，胜者旌之金牌。

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岛表》。

十三日 撰《日本图经·山表》。

十四日 撰如昨。

十五日 撰《日本图经·火山表》。

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水道》，仿桑经鄙注为之，为日本书未有之例。

十七日 撰如昨。

十八日 撰如昨。

十九日 日本东京等处地震，起已初三十三秒，其震自南而东而北而西，其中震甚者八秒。验地震器曰钟；水平动至平尺一分五厘。上下震多之时六秒动至平尺五厘。始则微动，经十二秒大震，五秒既猛且急，自明治九年即光绪二年以后，莫此震若。（日本人谓此为第一震，次则明治十八年，又次则十五年，又次则十二年、十六年，又次则十一年、十三年、十九年，又次则十七年。）方震，神奈川县久良岐郡西太田村距浅间山五十尺有奇崩土四坪约二十四尺。是夜或求诗字，应之。

东京地震

二十日 撰《日本图经·水道分合表》。

二十一日 撰《日本图经·东京神奈川引用水道表》。

二十二日 撰《日本图经·矿泉表》。

二十三日 撰《日本图经·湖沼》。

二十四日 撰《日本图经·瀑布》。

二十五日 中国立夏，即西纪五月五日也，日本民间犹沿端阳旧名，而以此日当之。游龟井户村之龟井寺，藤架水湾，多二百年前物。夜归，撰《图经馀纪》。

日本端阳

二十六日 撰《日本图经·桥梁》。

二十七日 撰《日本图经·世系表》。

二十八日 撰《日本图经·权臣柄政年表》。

二十九日 撰《藩国表》。

三十日 撰《日本图经·风俗》。

四月一日 撰《日本图经·前代人口表》。

二日 偕黎大臣至虎门内工科大学观教育会，此其第五会也。

三日 撰《日本图经·户口表》。

四日 撰《日本图经·叙目》，校录邮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邮寄总署

五日 游劝工场。

六日 访游美利加水陆程。

七日 增备行装。

八日 乘人力车至新桥。于辰正四十五分携翻译等乘火轮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横滨，易人力车赴本町五十二番地，急订轮舟。而舱位例不逾千，此次香港茶商电定若干舱，无馀席矣，东航非十九日不可。

九日 游高岛，在横滨高岛町。高岛氏著《易断》十卷，与其《易占》四编相表里，而问叙于云龙。叙曰：

《易》之辞危，美里尚矣。至精至变至神，幽赞于神明而生，著其见端耳。然谓著象非《易》，则否否。日本学汉学殆二千馀载，一变学西，辄与旧异，庸詎知西学源流亦范围不过而不自知欤！算学自画卦始。含万物而化光，未始非化学光学之目之滥觞。坤道承天时行，未始非地绕日动之说之端倪。云龙于游日本，见《易》道曰“穷则变”。于游横滨，见高岛氏合于《易》者，曰“器尚象，动尚变”。高岛氏名嘉右卫门，字

《易断》序

米 5

3 月 22

达

吞象。象以爻见，即象其物宜之谓。嗟乎！《易》亦难言。辞主理，或失则褻；筮主数，或失则虚。当泰西人欲创横滨瓦斯灯时，非高岛氏烛利民之理，钩利用之数，几何不利归之？彼铁道亦图始难。高岛氏自横滨达神奈川填铁道基纳之官，即所谓高岛町者。是后乃营居町侧，重樱老梅争露松石间，国人呼高岛云。入其庐，图书杂陈，《易》学居多。先是，学《易》未能，有罪入囹圄，不自以无妄之灾解。而读《易》知悔，七年乃出。改过勇，迁善弥勤，可不谓风雷益欤？与谈，鲜厉语，而眉宇有奇气。自言积金六十万，一旦国家有缓急，当上之。问何不仕？曰：商，吾本色也！然独受从五位，亦褒章变例。云龙肃然曰：独筮云乎哉！形而下者谓之器，举而措之谓之事业；不图于游历见之，不图于日本货殖中见之。或且沾沾焉就《易断》一书，谓其尚辞尚占也，毋乃浅之乎视高岛欤！

十日 道路喧传中国黑龙江漠河矿务已开，矿师延自美利加人云。

十一日 属《馀纪》草。

十二日 询舆地家何以横滨为日本第一埠。答曰：斗出国之极南，地名本牧，是一岬角。尝设灯船其间，湾港即横滨也。先是源义领此。迨源赖朝败于石峯山，观兵隅田川，大破平氏。新田义真兴上野，与北条氏战于武藏国。亡北条后，新田义兴、胁屋义治等破足利尊氏于武藏野。既而足利氏诱杀义兴于矢口渡，其季年，小田原北条氏掠取此地。有氏康者，

横滨史

与上杉氏争川越，示弱而胜上杉，谓之川越之战。丰臣秀吉攻小田原，事平，封德川家康于关东八国，于是家康以江户为城。江户，即今东京地也。嘉永六年，当我咸丰三年，美利加使议通商，将军许之。横滨之为埠最始此。明治改元，当我同治七年，日本德川将军败北于山城，穷奔江户。是年冬，改江户曰东京，以横滨为去来要道。云龙假道五次矣。

咸丰三年
始开商埠

十三日 属《徐纪》草。

十四日 为罗理事题明黄忠端崇祯十五年诗画册。又见忠端手写《孝经》，是百本之第二十八也，写在前一年。又见忠端所著《曹远思推府文治论》，在顺治元年。

十五日 游工厂。

十六日 游书肆。

十七日 行六十三里（日本十里有半）游江岛，归里如之。越十数日，补《游江岛记》于太平洋舟中。其记曰：

游江岛记

实者名之符也，如名辄过实何？虽然，实至名果归耶？而如江岛者，胜不在岛，临亦非江。何也？横滨要津也。云龙去来数，而耳江岛名自光绪十四年夏四月，始名亦微甚。其月十日，将游美利加，不遑游。未几，舱额满，易期。求诗若叙者廉至，应之。游高岛归，罗理事（嘉杰）戒从导游，而于塾师（希璟）、金随使（采）、沈工部（绎）、卢翻译（永铭）、泽村翻译（繁太郎）、理事子（肇燧）、从子（肇焜）皆至，云龙与焉，以十七日为期。而西地阿夫里澳叠日鸭尼路轮船至自

香港，游幾中止。然在休息日，遂获如约。

以华里计，凡马车二里，火车四十里，人力车二十里，又踏沙行里许，而江島相望。島中料理人迎道左（日本谓授餐曰料理），识者目笑曰：“阳娇也”。自登島巔“惠比寿楼”。先是，日本以人而神者七，蛭子其一也，主祥瑞。日本语蛭子为“惠比寿”，遂依声名楼。俯瞰潮沙，得少佳趣。

乘潮未至，访岩谷。或倦游，强之起。螺旋而下，小憩石灯侧。步岩谷外，螻结石若阶，海草红绿或肖珊瑚枝。文身六七，出入洪涛，探石决明、蛤蚌属。掷钱于海，应手取之。视谷狭甚，入而仰之，若我京师城门。然其下五色石，若霞，若雪，若墨，若翡翠。

海滨所见

行架木上，具栈道体而微。至龕，各手一烛，入七十三丈有奇，忽一而二。又前弥狭，风难可烛，遂出。相传或橐粮，行三日即出富士山，足所未详也。岩乳滴石，饮之清且甘。

或语云龙曰：“子尝欲于游见道，于斯游何有”？曰：“抑知瀑布莫大于赖各宜^①，海莫大于太平洋乎？当科仑布未游时，谁得而名之？云龙将于赖各宜瀑布见词源之大，于太平洋见文澜之雄；而先于江島之岩谷见潜学之密而邃。邃矣！密矣！奚怪其无名也，而江島何损？”罗曰：“善！盍记之，为图若诗先声”。时倚装矣，航一万五千八十四里而

^① 赖各宜：尼亚加拉(瀑布)。

至三法郎昔斯哥，即所谓旧金山者是。回首横滨，则对岸也。舟中作记，亦如约。后有游江島者，即以此记为微实券，可乎？

十八日 检点游美利加行装。

⑦

后 编

花翎二品衔、直隶即补道、总办北洋机器局、前游历使臣傅云龙述：

云龙昔去日本，以光绪十四年四月十九日航太平洋前一日止，今来日本，以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航太平洋至横滨始；东西往还，已不下三万一百六十四里。昔以游为主，今以纪游为主。

自美国重
来日本

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按图徵文，在己非在人矣。虽然，弗清鞅鞶，曷专槩铅？是以东京至止，先补地背图经；既而肆力于日本，昼夜排比，随编随印。以铜版镂图，以铅字列表，以石印济木雕所不逮。八月既望，瓜期届矣，然犹竭力自效，不欲寸分阴旷也。述《游历日本图经馀纪后编》。

四月二十八日 卯正，舟泊横滨，乘车少憩于理事署。申正，上火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至东京。

二十九日 述《美利加大事编年表》。

三十日 述《中国美利加度量衡比较表》。

五月初一日 述《美利加邮便系年表》。云龙景日本延喜刊本《文选》第五残卷，为《撰喜庐丛书》之三。叙曰：

影印文选
残本序

云龙至自南北美利加洲之第三日，从贵阳陈氏渠得见日本延喜十三年良峰众树所刊《文选》残卷，刊当五代梁乾化三年，即凤历元年，去唐六载耳。仅存曹子建《送应氏诗》第二首、孙子荆《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为可惜也。

往读陆深《燕闲录》，谓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刻；《笔丛》亦谓雕本肇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之二说，或者疑之。今质宋前槧本，夫奚疑？日本百万塔藏《无垢净光经》，厥式不一，皆出镂板。据孝谦天皇纪，刊于神护景云四年，为唐大历二年，亦唐槧一证也，先于是本一百四十五年。程大昌《演繁露》云，古书皆卷，至唐始为叶子。叶子云者，即今书叶。而是本犹存唐前卷式，上下墨栏，纵则无之。《五代史补》谓《文选》镂板于孟蜀母昭裔，后此廿载有馀矣。

按曹子建二诗，宋本在第二十卷，下有五诗，非卷终也。是本题“文选卷之五终”，以宋本校字，曹诗“亲昵并集送”，宋本昵作昵。孙诗“倾城远迫送”，宋本迫作追，迫似胜。“吉凶如纠缠”，宋本缠作纒。“忧喜相纷扰”，茶陵本云五臣作扰，袁本云善作绕；《考异》曰非也，善注引《神女赋》，“纷纷扰扰”，不作绕，传写讹耳。或疑《考异》为臆断，今得是本，正与善注所引合。写官豕鱼，可资以

正宋本。作者辄书字一如孙子荆此本书名，凡此皆可与宋槧互质异同。鳞羽无多，万难当丛书之一。虽然，所见槧本，莫前于此。

所见刻本
莫前于此

千载外物，视同河洛，少云乎哉？景而刊之，原璧归之于陈。

明日，跋曰：

此源亲房藏本，有印。按日本史：亲房，具平亲王后，家称北畠。畠与畑同，犹言旱田也。畠、畑字中国并无。源其氏，北畠其姓，亲房其名也。任参议在永任延庆间，永仁元年即元至大元年。然则铃印时，去今已五百七十餘年。

初二日 述《美利加邮便系地表》。覆刊唐卷子本《论语》经文，为《撰喜庐丛书》之一。跋曰：

正平本《论语集解》，已刊入《古逸丛书》，正平甲申为元顺帝二十四年。又有菅家本，所谓津藩有造馆本者，是钞于昌泰二年，当唐光化二年，吉田因之印活字本。迨国朝道光十七年，为日本天保八年，石川之鞆刊缩临本。此外有宗重卿钞本、明应印本、大永钞本、皇疏印本。古钞诸本，有注居多。其无注者，明嘉靖十二年清原宣贤出所藏，阿佐井野刊之，谓之天文癸巳本，非复唐卷子真面目。嘉永元年本（道光廿八）出自贞利本，当元至正间，日本僧深尊依唐本录之。明应六年为明宏治五年，僧桂庵旁增国文，旧式失殆尽。贵阳陈氏（槩）绩学好古，得唐卷子本，有“何晏集解”四字，然存者经文耳，殆文注分钞本欤？胜天文本十倍。

唐论语
卷子跋

谓云龙有同志，出为撰喜庐所刊书之助。

云龙按：是本文与津藩本正同。遵义黎星使所著津藩本正平本跋，有校勘三百馀事，不啻为是本设也。既付手民，遂附录之。

又跋宋本《历代帝王绍运图》云：

历代帝王
绍运图跋

《历代帝王绍运图》，中国逸书也。贵阳陈槩得宋熙宁本，将付梓人，属云龙跋。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通考》并云未详何人撰。陈振孙《书录解题》：《绍运图》一卷，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未详爵里，书颇行世。而《经籍访古志》称《历代帝王编年图》一卷，盖所见为日本重雕者，盖熙宁后纪年，以元终。是本有熙宁九年会稽虞云叙曰：“友诸葛深字通甫，综集历代帝王年纪，断自三皇，至于宋，编之为图，名曰‘绍运’。”《访古志》易名“编年图”，何也？其书成于元祐前九载，《书录解题》谓为元祐中人，亦似未确。以名氏所出，与德，与都，与兴作，与在位，与寿终。分格旁行，表例也。偶亦系连，谱体也，而以图名。其十二诸侯、战国七雄，沿革之系，作牵网形，亦他书所未见。半叶六行至十行，字数有差。殷、匡、敬、贞、恒字皆阙笔，廌作廌，虢作驪，救作掾，昔作替，图作畲，古俗兼用。覆而刊之，不失宋本真面，可宝也已！

述美利加

初三日 述《美利加电线系年表》。

初四日 述《美利加电话机系地表》。

初五日 述《美利加新闻纸系地表》，日

报与议院表里，非尽党同伐异。

- 初六日 述《美利加杂事》。
- 初七日 述《美利加学派》。
- 初八日 述《美利加电学》，盖专门电学自美利加人始。
- 初九日 述《美利加学目》。
- 初十日 述《美利加字母表》。
- 十一日 述《美利加大学校表》。
- 十二日 述《美利加大学校师生年表》。
- 十三日 述《美利加学期表》。
- 十四日 述《美利加官学校学生课日表》。
- 十五日 述《美利加官立师范学校表》。
- 十六日 述《美利加学校师生系地表》。
- 十七日 述《美利加官学校费表》。
- 十八日 述《美利加学费通计表》。
- 十九日 述《美利加学校财产表》。
- 二十日 述《美利加学校师薪水系地表》。
- 二十一日 述《美利加官立小学校年表》。
- 二十二日 述《美利加非官立学校师增
减表》。
- 二十三日 述《美利加市镇小学校岁费
表》。
- 二十四日 游工厂，车行往还五十四里（日本里九）。
- 二十五日 述《美利加习师会表》。
- 二十六日 述《美利加不学人表》。

美国教育
十九表

二十七日 述《美利加艺文》。

二十八日 述《美利加金石》。

二十九日 述《美利加图经·叙例》初稿。

唐《二李唱和集》将归云龙为《撰喜庐丛书》之五，然先刊自陈，跋曰：

二李唱
和集跋

《二李唱和集》，中国逸书也。陈氏（槩）得北宋本景而刊之，属云龙跋。按李昉、李至，《宋史》、《东都事略》并有传。昉与李崧同宗同里，时谓崧为东家，李昉为西家。李昉饶阳人，至真定人，非同里矣。是诗署“昉上”、“至上”，其为唱和原卷之式无疑。昉文慕白居易，今观二李诗，皆与白近，微独昉诵白句，结太宗知己也！行十九字至廿四五。《经籍访古志》云十九至二十，误。存叶五至廿五，中间阙第十三叶。字体粗细有差，阙笔字外，有夺有蚀。景雕一如厥旧，可珍也已。

又作《无垢净光陀罗尼塔记》云：

经塔记

此日本神护景云所造百万经塔之一也。贵阳陈氏（槩）得其二，以一归之云龙，如获拱璧，遂制记之曰：

按日本史，神护景云四年夏四月，造三层小塔一百万成，分置诸寺。日本孝谦纪天平宝字^①八年发愿造塔，基高各四寸五分，径三寸五分，露盘下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云。塔木质，经镂木板，粗细略

^①天平宝字：日本年号（唐至德二年至永泰元年）。

差。经曰《无垢净光》，卷轴纸高寸八分，是日本天平尺，与今曲尺少异。今得自陈氏者，不惟与史纪合，且与大藏省所印观古本无丝毫异，可珍也已。

神护景云四年，当唐大历五年庚戌，去今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也。光绪十五年夏五月，德清傅云龙记。

三十日 述《日本图经·北海道土人表》。

六月初一日 述《日本北海道屯田兵表》。

初二日 述《日本官民地表》。

初三日 述《日本地租表》。

初四日 述《日本物产》。是夜四鼓，笔不得休。

夜不停笔

初五日 述《日本货币表》。

初六日 述《日本造币金银料表》。

初七日 述《日本造币机器表》。

初八日 述《日本货币铸发表》。

初九日 述《日本货币出入表》。

初十日 述《日本纸币表》。日本东京吾妻桥，费银二十四万圆。论者谓其所用币皆钞也，仅费纸料印工银二十四圆。此为用钞之益之证。

十一日 述《日本通商物值增减表》。

十二日 述《中国出入日本物值表》。

十三日 述《日本出入物值系地表》。

先是夏五月，云龙覆刊唐卷子本新修《本草》第四、第五、第十五三卷。跋曰：

唐卷子本
本草跋

《新修本草》二十卷，唐李勣等修于显庆四年，越七十一年传钞日本，而唐本宋后转佚，久之日本亦遗其卷之十。今观旧钞本书目，存仅五卷，是本居五之三，云龙得自陈氏（槩），即所谓卷子本也。行十七八字，注二十一字或二十六七字有差。第十五卷末结衔后有“天平三年岁次辛未七月十七日书生田边史”十八字。按《经籍访古志》云，当时遣唐之使所赍而归。今以唐氏证类校之，异同错出，可互是正。久晦不显，往岁狩谷卿云西上观一播绅家旧钞，即五六百年前人据天平钞本录者，存第四、第五、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凡十卷，聿修堂藏，今复佚其七。然此三卷，出唐天平中卷子本无疑。在槩本未多以前，其字体偏旁，木、手，艸、竹，心、火，示、衣，辄互通用。他如热作𤇗，弱作𤇗，臭作𤇗，虫作𤇗，微作𤇗，煞作斂，咸作𤇗，蛇作𤇗，铁作𤇗，珊作瑀，酒作滔，国作国、囯，礪作礪，棗作棗，盞作盞，福作福，脩作修，类此大率为秦汉后沿习俗字，金石时有同者。唐钞蚀馀，比于獲野。玄、寔等字，谨阙末笔，馀严甯易，存真面也。

嗣又获八卷，合之凡十有一卷，是为《撰喜庐丛书》之二。跋曰：

又跋

云龙既得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四与五与十五凡三卷，付手民矣。一日书估踵门，则《经籍访古志》所云存凡十卷者罔弗具，是为小嶋

知足家藏旧钞本。不第惟是，十卷而外，有第三卷补写本，行款一仿天平原钞。盖有尚真者，就厥父辑本手录，而以《政和本草》、《大观本草》一再校之，亦一善本也。同志求之，久不获。今皆得之，无误剗。中国佚书，一旦归璧，可不谓会逢其适欤！

日本之传钞唐卷子本，自天平三年始，时唐开元十五年也，距显庆四年《新修本草》已七十有三年。越五十九年，其国内府乃有存本。据《倭汉三才图会》云：延历六年，典药寮奏新修本草，是其证也。至于今，存者半耳！然中国宋嘉祐中已罕有完本，寻佚无一卷存。嘉祐三年，有敕撰本草图经诏书（嘉祐三年十月校正医书所奏：窃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取诸般药品绘画成图，别撰图经，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后来失传，罕有完本。欲望下应系产药去处，令识别人仔细详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着花、结实、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产，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以凭照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与今《本草经》并行，使人用药知所依据。诏旨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府军监，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切管勾，依应供申校正医书所。至六年五月，又奏：《本草图经》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苏颂分定编撰，将欲了当，奉敕差知颖州，所有图经文字，欲令本官一面编撰了当。诏可。其年十月，编撰成书，送本局修写。至七年十二月一日进

敕修本草
图经诏书

呈，奉圣旨镂板施行)，又其证也。

中国已佚
一千余年

是书修后三百余年而佚。佚后一千余年，而云龙乃以日本之不绝如缕者刊之，藉彼守残，聊增辑采，未始不与重九译致殊俗相表里也，亦游历责也。

米部上品卷第三，玉部中品卷第四、下品卷第五，木部上品卷第十二、中品卷第十三、下品卷第十四，兽禽部卷第十五，果部卷第十七，菜部卷第十八，米部卷第十九，有名无用卷第二十。

覆本开雕于夏五既望，讫六月十三日。

十四日 述《日本八港税关物值表》。

十五日 述《日本银行表》。

十六日 述《日本国立银行分类表》。

十七日 述《日本商贾数表》、《商标表》、《许专卖表》。

其许专卖一法，虽曰形下，进而上之可励朴实，否则既忌且袭，坚苦其难。

十八日 述《日本农表》。

十九日 述《日本蚕丝表》。

二十日 述《日本盐法表》。

述日本
工商业

二十一日 述日本《茶表》、《酒表》。

二十二日 述日本《糖表》、《淡巴菰工商表》。

二十三日 述日本《舟表》，帆惟求旧，汽则日新。

二十四日 述《日本车表》。云龙于光绪十四年冬，游

其西京，乘人力车行风雪中，而铁轨断续见崖略耳，今则
神户、长崎渐通渐拓。

二十五日 述《日本瓦斯灯表》。谓煤油曰瓦斯也。其
灯无虑三万有奇。电气肇矣，犹逊。

二十六日 述《日本渔猎表》。

二十七日 述《日本矿表》。

二十八日 述《日本官矿表》、《官矿工表》。

二十九日 述《日本官矿售数年表》、《官矿出入表》。

三十日 述《日本民矿金属非金属表》。

七月初一日 游矿务诸学校，往还车行六十里（日本
里十），述《日本民矿出入表》。

初二日 述《日本官民矿行合表》。

以聚珍板印日本图经，其活字率铸蝇
头，鲜稍大者。措资补其未逮，虽已集字数百
万，鸠工五十有奇，而苦不足。瓜期逼矣，编可卜夜，印难日
尽三十须臾也。于是，以铅工补表，其镌字铅版，以算不以
式也。以铜版雕地图，其版文阴，印之于纸，则文阳也。
印工难于木版多矣。又以石印助手民，若字则以油墨书之
鸡子清纸，取西法印之。厥值虽昂，厥功则倍。若印物诸
图，则取影而后再印以石。其他套版、书面之属仍雕木。如
纷丝，如散线，而急欲同条共贯，难乎不难乎？旁观者匿
笑曰：恐非三十年不成也。而云龙勉力，晨昕为之，有进
无退。先以《古巴图经》试印。

印制图
经之难

初三日 定《日本计里总图》草。先是夏五月初草成，

云

跋曰：

日本计里
总图跋

日本府县分合靡定，如奈良屡并寻复，图之准今者鲜。云龙既按今界分图四十有五，辄就王氏海岸图复计里图之。其大纲曰八道，曰十一国，曰四大岛。所谓四大岛者，一九州，二四国，三中土，四北海道。中土云者，日本岛也，一名本州岛。宅国外者，又有豆南诸岛，与州南诸岛，与千岛列岛，或合之四大岛，称七部焉。非总一图，则沿海险要，虽有说与表，末由指掌。是图：潮也，灯台也，陆军营也，淀泊也，岩礁也，浅滩也，疑礁也，礁犹未定也，国界也，道界也，铁路也，皆海岸图例也。

又跋曰：

云龙既刊铜版日本总图，复以电线为单朱文，铁道为双朱文，分镂木版。多有彼图所犹未逮者，庶其加详也乎。停车要地，增入铜版矣。

定分图
四十六

初四日 定分图四十有五。其中为府者三：曰东京，曰西京，曰大阪。为县者四十有一：曰神奈川，曰兵庫，曰长崎，曰新泻，曰埼玉，曰群马，曰千叶，曰茨城，曰橡木，曰奈良，曰三重，曰爱知，曰静冈，曰山梨，曰滋贺，曰岐阜，曰长野，曰福岛，曰宫城，曰岩手，曰青森，曰秋田，曰山形，曰石川，曰富山，曰福井，曰岛根，曰鸟取，曰冈山，曰广岛，曰山口，曰和歌山，曰德岛，曰高知，曰爱媛（后又分县地置香川县，补图见后），曰福冈，曰大分，曰佐贺，

曰熊本，曰宫崎，曰鹿儿岛（亦曰麿岛）。为厅者一：曰北海道。（后补香川图，凡四十六。）皆以纬线分南北，以经线分东西，南侈北敛，如圆锥式，而付铜工镂版。

初五日 游书坊（往还十二里，为日本二里），获日本人所绘万国全图，系用墨加禱法。于是译西质东述墨加禱图法，考曰：

大清一统地輿，胡氏图开平方矣，而以虚线准经，是用圆锥切线法，论者谓未若通径法之便。通径云者，不用圆锥外之切线，而用圆锥内之通径，出入圆面，交于中圈，此法百馀年前犹未行也。别有圆柱法，以圆柱剖为平幅，亦谓之推方格法，创之者明嘉靖四十五年荷兰人墨加禱也。以其名名之，谓之“墨加禱”，而法犹疏。阐厥法者，谓应用余纬度折半之正切，自赤道至八十九度止，以距等圈之横线与经线成直角。是以纬线近极弥疏，以长补狭，即等于球面经线近极益密之率。盖不于形势论其面积，惟以算法定其远近。航海者便之，图海岸者宜之，然与地家亦未始不用其法。日本人绘万国全图，其一也。

墨加禱
图法考

初六日 以所绘美利加合众国总图、英属地加纳大图、秘鲁国图、巴西国图，重校一过，付之铜工。

初七日 述《日本备荒表》、《保险表》、《博物馆、博览会、共进会表》、《土木费表》。

初八日 述《日本国债表》、《岁计出入表》、《岁计比较表》。

初九日 述《日本考工》。

鸡鸣属稿

初十日 述《日本官工表》、《工器表》、
《工值表》、《罪人工表》、《制度量衡工表》、《横
须贺造船所表》。是夜鸡鸣，草犹未脱。

十一日 游铁道会社，往还车行十八里（日本里三）。
归述《日本铁道费计里表》、《铁道资本表》。

十二日 述《日本官立铁道局费表》、《国立铁道会社费
表》。

十三日 复访铁道会社司事者，往还车行十二里（日
本里二）。归述《日本停车里数表》。

十四日 述《日本铁道车数表》、《铁道计入表》、《铁道
年表》。

十五日 述《日本兵制沿革》。

十六日 述《日本徵兵已、未入伍表》。

请日人
校字

十七日 述《日本徵兵分类表》、《徵兵志
愿表》、《徵兵身格表》。嗣是增校字人，而日本
人初山逸也校力居多（姓初山氏，名逸也）。

十八日 游兵房，諏咨始末，往还车行十二里（日本
里二）。归述《日本徵兵本业表》。

十九日 述《日本陆军分管表》、《陆军人属表》、《陆
军队表》、《陆军士卒、生徒表》。脱稿，鸡再鸣矣。

二十日 述《日本预备、后备士卒合表》、《预备、后备
兵分数表》。

二十一日 述《日本宪兵表》、《军马表》。

二十二日 述《日本海军人属表》、《海军士卒生徒表》。其海军图皆从实测，云龙就实测要隘躬历目验，非臆说也。往还车行三十有六里（日本里六）。

二十三日 述《日本兵船表》、较《师船表》有增。

二十四日 述《日本炮台表》。

二十五日 述《日本职官旧制》。

二十六日 述《日本官制》。将景唐刊卷子本陶文，为《撰喜庐丛书》之五。叙曰：

云龙既刊日本延喜本《文选·第五》残卷，复得卷子本陶渊明《归去来辞》，后署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余杭龙兴寺沙门觉远刊行。三兮并作矣。熹不作晞，与《文选》宋本同。摇摇与陶集宋本遥遥异。壶与《文选》宋本同。以绝为绝，与《论语》津藩有造本令色之色作匱微异。遗，陶集宋本作违。“胡为遑遑欲行之”与《文选》、陶集并异。何胡谊复，行字较胜。他如洎、願、鄉、耘、軋、車，别体之字，莫遑毛举。或曰此陶集也，集文此其最后一首，纪年署款卷终，据也。然文目下题陶渊明三字，则非专集可知。或又曰：安知非重刊本。曰：非也，可证者三：后题大唐，一也；日本刊书非增序跋，即署款铃篆，旁增彼文，此则刊之余杭沙门，不杂一字，二也；背面写经，墨剥殆尽，可辨者数行耳；彼僧获自中国，藏西京法隆寺，西书竞尚，乃弁髦视之，其为唐刊夫奚疑，三也。延喜本《文选》，刊在五代梁乾化三年，此先于彼虽仅九年，然唐时槧本，此尤确证矣，亟景

景刊唐卷
陶文叙

刊之。

二十七日 述《日本官禄表》、《武官禄表、爵表》、《有位人表》。

二十八日 述《中国交涉前事》，自汉始，秦使至否，书缺有间矣。

二十九日 述《往籍交际条目》，厥文难可概录，厥目其可忽诸。考古证今，此其蹄筌欤。是夜，漏尽未寝。

述中日
交往

八月初一日 述《日本交际文》，或墨迹，或单出，视此。

初二日 述《中外订约通商年表》、《中国使臣表》、《别国使日本表》、《日本使别国表》。

初三日 述《中国流寓表》。考日本姓氏录，华人东至不始嬴秦，然可考者大率以徐福为先。

初四日 述《别国人在日本表》、《日本人在别国表》、《互受勋章表》。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逼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旁观者曰：“何自苦乃尔？”

“何自苦
乃尔？”

初五日 述《日本大事编年表》。

初六日 述《日本度量衡比较表》。

初七日 述《日本郵便表》、《电信局数线路表》。

初八日 述《日本刑略》。

初九日 述《日本学派源流》。又监绘游历图成，付之铜工。

初十日 述《日本文表》。

十一日 述《日本异字音学》。

十二日 述《日本学校合表》、《已、未入学表》。

十三日 述《日本小学校师弟子表》、《寻常中学校表》、
《寻常师范学校表》。

十四日 述《日本专门学校表》、《高等女
学校表》、《官立学校表》。

述日本
之教育

十五日 述《日本杂学校表》、《杂学校科
表》、《幼稚园表》、《书籍馆表》。黎大臣召宴，笔乃休。

十六日 述《日本人留学别国计费表》、《公学费岁入
表》、《公学费岁出表》。

十七日 述《日本艺文志卷上》。初欲遵《四库书提要》
述日本艺文提要，而时促，是以改用刘略、班志例也（提要
俟后）。活字时形其少，不得不以石印助之，而费滋甚。然
异日如未克补辑，可惜也已。

十八日 述如昨。

十九日 述《艺文志卷下》。

二十日 述如昨。

二十一日 述《中国逸艺文志》。

二十二日 述《日本金石文》。此非好古云尔。“那须直
韦提碑”之用唐元昌年号，与南圆堂铜灯台铭之遵唐制讳
丙为景同一意也，岂惟“汉委奴国王印”、“亲
魏倭王印”为涉交际哉！或仅谓法隆寺释迦
铜立像背铭得自半井真澄，诧为神助，犹其

金石价值
不亚经史

次也。以视仅仅证经证史，孰重孰轻，愿与识时务者辨之。

二十三日 述如昨。其金石，唐以前不厌其详，后则从略。勾丽古碑^①非日本石，而日本兵事见于其中，遂先录厥文，而为之跋。碑额曰“勾丽古碑”。文曰：

高丽古碑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有圣身□□□□□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乐世位，因遣黄龙来下迎王。王于忽本东岡，黄龙负升天，顾命世子儒留王以道兴治，大朱留王绍承基业。四至十七世孙国网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二九登祚，号为永乐太王。恩泽□亏皇天，威武旃被四海，扫除□□，庶宁其业；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昊天不吊，卅有九宴驾弃国，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于是立碑铭、记勋绩，以示后世□焉。其词曰：

□□永乐五年，岁在乙未，王以碑丽不息□又躬率□住讨巨富山，负碑，至盐水上，破其丘部洛六、七百，当用马兼羊不可称数。于是旋驾，因过驾平道，东来□城力城、北豊五谿猎，游观土境，田猎而还。

^① 勾丽古碑：全称“高勾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好太王又称广开土王，在位时期为391—412年。此碑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发现后，成为研究四、五世纪朝鲜历史的重要依据。傅云龙为最早记述并研究此碑的中国学者。碑文分段标点，悉依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但文字与《选辑》录本有不同，为便于学者参考，仍依傅氏写印本，未予改动。

百残^①、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军讨科残国，军□□首攻取壹八城、白模卢城、若模卢城、幹弓利□□□城、阁弥城、牟卢□、弥沙城、□舍薦城、阿旦城、古利城、□利城、檠弥城、奥利城、勾牟城、古须耶罗城、页□□□□城，分而耶罗□易城、□□城、□□□豆奴城、沸八那利城、弥邹城、也利城、大山韩城、拂加城、敦拔城、□□□□娄卖城、散□城，□□城、细城、牟娄城、专娄城、苏灰城、燕娄城、析支利城、岩门至城、林城，□□□□□□□利城、就邹城、□拔城、古牟娄城、闰奴城、冒奴城、三穰城，□□□□□卢城、仇天城、□□□□□其国城。贼不服气，敢出交战。王威赫怒，渡阿梭水，遣判迫城怒横□□□□便国城。百残王困逼，献□男女生白一千人，细布千匹归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迷之微，录其后顺之诚。于是□五十八城，村七百，将残王弟并大臣十人旋师还都。

百 残

八年戊戌，教遣偏师观高慎土谷，因便抄得莫□罗城，加太罗谷男女三百余人。自此以来，朝贡论事。

九年己亥，百残违誓，合倭和通。王巡下平穰，而新罗遣使白王云：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太王□

救新罗

①百残：即百济。

一，看烟卅三；梁谷二家为看烟；梁城二家为看烟；安失连廿二家为看烟；改谷三家为看烟；新城三家为看烟；南苏城一家为国烟。

新来韩移：沙水城国烟一，看烟一；牟娄城二家为看烟；丘比鸣岑韩五家为看烟；勾牟客头二家为看烟；永底韩一家为看烟；舍鸟城韩移国烟三，看烟廿一；古□耶罗城一家为看烟；灵古城国烟一，看烟三；客贤韩一家为看烟；阿旦城、杂珍城合十家为看烟；巴奴城韩九家为看烟；若模卢城四家为看烟；若模卢城二家为看烟；牟水城三家为看烟；幹弓利城国烟二，看烟三；尔□城国烟七，看烟七；□利城三家为看烟；豆奴城国烟一，看烟二；奥利城国烟二，看烟八；须邹城国烟二，看烟五；百残南居韩国烟一，看烟五；大山韩城六家为看烟；農卖城国烟一，看烟一；闰奴城国烟二，都烟廿二；古牟娄城国烟二，看烟八；瑒城国烟一，看烟八；味城六家为看烟；就咨城五家为看烟；彡穰城廿四家为看烟；散那城一家为国烟；那旦城一家为看烟；勾牟城一家为看烟；於利城八家为看烟；比利城三家为看烟；细城三家为看烟。

新来韩移

国置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存时教言：祖王先王但教取远近旧民守墓洒扫；吾虑旧民转当羸劣，若吾万年之后，安守墓者？但取吾躬率所略来韩移，令备洒扫。言教如此，是以如教令，取韩移二百廿家，虑其不知法，则复取旧民一百十家，合新

好太王
教言

旧守墓户国烟卅，看烟三百，都合三百卅家。自上祖先王以来，墓上不安石碑，致使守墓人烟户羌错。惟国置上广开土境好太王，尽为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不令羌错。又制：守墓之人，自今以后不得更相转卖；唯有富足之者，亦不得擅买。其有违令卖者刑之，买人制令守墓。

碑出盛京

跋曰：勾丽好大王碑在盛京鸭绿江北^①，与朝鲜高山城、满浦城近，初掩土中，三百年前渐掘渐露，至今未尽出土。出者高约一十八尺，面南背北，约宽五尺六寸有奇，东西两侧约宽四尺四寸有奇。四面镌字，而石有凹凸。南十一行则起“惟”讫“那”，西十行起“利”讫“大”，北十三行起“赤”讫“烟”，东九行起“七”讫“后”。凡四十有三行，行四十一，字约一千七百五十九。然长短有差，长者五寸，短或三寸，刻字深五六寸〔？〕不等，残缺之字一百九十有七。后无年月。据碑知为好大王墓碑，甲寅九月廿九日乙酉立，未详当何代甲寅。日本人云，壬午后二百七十二年之甲寅乎？后三百三十二年之甲寅乎？一当三国汉建兴十二年，一当晋元康四年。然皆臆说。

金蛙王子

据《东国通鉴》云，汉永光五年壬午，高句丽始祖高朱蒙立。（《东国通鉴》：扶馀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马至鯤渊，见大石相对而泪，怪之。使人转其石，有小儿，金色蛙形。

^①碑的出土地点在今我国吉林省集安县境内。

王喜曰，此天賚我。令胤养之，名金蛙。及长，立为太子。后其相阿兰弗曰：“梦天帝谓我曰，将使吾子孙立国於此，汝其避之。东海之滨，有地曰加叶原，土壤膏腴，宜五谷，可都也。”遂劝王移都，国号东扶馀。其旧都，有人自称天帝子解慕漱，来都焉。及解夫萎薨，金蛙嗣，得女子于大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柳花，与诸弟出游，解慕漱诱入熊心山下鸭绿室中私之，即住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于此。”蛙异之，幽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有娠，生一卵。蛙弃之，与犬豕不食；弃之路，牛马避之；弃之野，鸟覆翼之。蛙欲剖之，不能。母裹置暖处，有男子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岁，自作弓矢射之，发无不中。扶馀俗谓善射为朱蒙，故名之。蛙有七子，其技能皆不及朱蒙。长子带素言于父曰：“朱蒙生也非常，且有勇，不早图，恐有后患。”蛙不听。

朱蒙

掌喂马，朱蒙增损其刍豆，令骏者瘦而驽者肥。蛙自乘肥而与朱蒙瘦。猎于野。与朱蒙矢少，而殪必多。蛙诸子忌，欲杀之。母语朱蒙曰：“国人将害汝。以汝才略，何往不可，孰与迟留而后悔者乎？”朱蒙乃与乌伊摩、离陕夫等三人行。至淹洸水，无梁，祝曰：“我是天帝子、河伯外甥，今日逃难，追者垂及，奈何。”于是鱼鳖成桥，朱蒙得渡，桥乃解，追骑不及。朱蒙至毛屯谷，遇麻衣、衲衣、水藻衣三人。麻衣曰再思，衲衣曰武骨，水藻衣曰默居。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语众曰：“我方

高勾丽
建国

承景命，遇此三贤，岂非天乎。”俱至卒本扶馀沸流水上都焉，国号高勾丽。因姓高。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靺鞨。朱蒙恐见侵盗，遂攘斥之。靺鞨畏服，不敢犯。朱蒙见沸流水菜叶流下，知有人居上流，往寻之，果有国曰沸流。其王松让见朱蒙曰：“寡人僻在海隅，未尝得见君子，吾子何从而来？”曰：“我是天帝子，来都卒本。”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君立都日浅，地小不足容两主，君为附庸可乎？”朱蒙忿之，因与较艺，松让不能抗。廿二年夏六月，松让以国降于高勾丽。——按：廿二年注云，汉建昭三年。——《朝鲜史略》：高勾丽始祖朱蒙立。先是东夫馀王金蛙得河伯女柳花，为日影所照而娠，生一卵。）

说者曰，夫馀俗谓善射为朱蒙，故名。

《太平寰宇记》曰：朱蒙弃夫馀东走，渡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之，号曰高勾丽国。此碑邹牟云者，即朱蒙之声转。《日本姓氏录》曰：“长背连高丽国主邹牟王之后”。邹牟注云“一名朱蒙”，是其一证。

中国史籍
之记载

碑文剖卵浮龟之说，虽近附会，然质之史籍，往往而合。《三国志》注引《魏略》曰：旧志又言，昔北方有薰离之国者，其王侍婢有身，后生子。王捐之溷中，猪以喙嘘之；徙至马间，马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为天子也，乃令其母取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

鱼鳖乃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余之地。《梁书》曰：高勾丽者，其先出自东明。东明本北夷橐离王之子。离王出行，其侍儿于后任娠。离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后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嘘之不死。王以为神，乃听收养。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乃奔，走南，至淹滞水，以弓击水，鱼鳖皆浮为桥，东明乘之得渡，至夫余而王焉。是亦其证也。

东明即朱蒙身后之号，见《东国通鉴》诸书。（《东国通鉴》：壬寅夏四月，高勾丽王立子类利为太子。秋九月，高勾丽王朱蒙薨，

朱蒙即东明即邹牟

太子类利立，葬始祖于龙山，号东明圣主。壬寅注云：汉鸿嘉二年，高勾丽始祖十九年。《东国三十年歌》：高勾丽祖号东明，天帝之孙河伯甥，逃难立国卒本川，汉元帝建昭二年。《东国輿地胜览》：平安道中和郡，东明王墓在龙山，俗号真珠墓。）

又按，《宋书·诸夷传》曰：嘉平五年，幽州刺史毌丘俭，将万人出元菟讨位宫。位宫将步骑二万人逆军，大战于沸流，位宫败走。《方輿纪要》曰：正州城，旧志在涿州西北三百八十里，本沸流国故地，为公孙康所并。渤海置正州于此，亦曰沸流郡，以沸流水而名。契丹因之，仍隶涿州，后废。证之朝鲜往籍，沸流即卒本川，俗呼车衣津。（《东国輿地胜览》：成川都护府本沸流王松让故都。高勾丽始祖东明王，自

沸流水即卒本川

北夫馀来都卒本川，松让以其国降。沸流江即卒本川，俗称车衣津，在客馆西三十步。《东国三十年歌》：扶馀，国名，在北，又号北扶馀。沸流亦国名，即今平安道成川郡。）

《太平寰宇记》曰：马訾水一名鸭绿水。水源出东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鸭绿，故俗名之。去辽东五百里，经国内城南，又西，与一水合，即盐难水也。《宋书·蛮夷传》曰：元嘉十五年，复为索虏所攻，败走，奔高骊北丰城。此可为碑云“盐水北丰”诸证也。



百残即百济，斯庐即新罗，亦即新庐。
《后汉书》曰：三韩凡七十八国，伯济其一。
《通考》曰：晋时勾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略有辽西、晋平。自晋以后吞并诸国，据有马韩故地，南接新罗，北距离丽千馀里，西限大海，处小海之南。晋代受藩爵，自置百济郡。《三国志》曰：辰韩十二国，有斯庐国。《通典》曰：新罗国，魏时新庐国，其先本辰韩。辰韩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其一也。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高丽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为新罗，或曰阁弥城，即关弥城，见《东国通鉴》。（《东国通鉴》：百济辰斯王八年冬十月，高勾丽攻陷百济关弥城。其城四面峭绝，海水环绕。王分军七道攻之，二十日乃拔。百济阿莘王二年秋八月，百济王谓真武曰：“关弥城北鄙要地，今为高勾丽所有，其为我一雪。”遂命武将兵一万伐高勾丽，围关弥城。）

带方城在平壤南，汉县属乐浪郡，公孙度置带方郡于此。杜佑曰：后汉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昭明二县以南荒地置带方郡。汉志注：乐浪郡南部都尉治昭明是也。隋大业中伐高丽，分军出带方道，谓此阿旦城，修自百济。（《东国通鉴》：百济责稽王元年，高勾丽伐带方。带方求救于百济。王曰：“带方我舅甥之国。”遂出师救之，修阿旦城数城，以备高勾丽。）

曰韩，曰涉，皆朝鲜地，古国名。《后汉·杜笃传》注：涉貂，东夷号也。《汉书·匈奴传》集注：涉或作萝。《晋书音义》：涉与秽

韩·涉

同。（《礼记·少仪》注：有似人涉。释文：涉本作秽。）今日本人谓朝鲜人曰“秽人”，盖沿古语。《方輿纪要》云：服虔曰，涉貂在辰韩北，高丽沃沮之南，东穷大海。汉元朔初，其君南间降汉，因置苍海郡，三年罢。陈寿曰：夫馀国有故城名萝城，盖本涉貂地。今不耐涉，亦其种云。魏毋丘俭破高丽，高丽奔沃沮，后复国；其留者为新罗，兼有沃沮、不耐、韩涉之地。

惟好大王不见于《东国通鉴》诸书。而《日本姓氏录》云：难波连，高丽国好大王。后据碑，知好大王徽号曰：“国冈土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下文冈土之土，又作上，盖石刊填文而讹也。以弄为开，与日本二天造像记以弄为闲同一例也。曰二九登祚，曰卅九晏驾，是在位二十二年。《朝鲜史册》第云，高勾丽王十九世广开土王，在位廿二年。安知非误十七世为十九，于徽号字数有脱略乎？其《三国史

记》一书，成于宋绍兴十年，《东国通鉴》成于明成化二十一年，

可补朝鲜
史之缺

年，去古远矣，难可尽信。此碑可补朝鲜史之缺。碑立于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鼎立之时。所叙倭战，亦可补日本史之缺，宜日本人珍重碑文不置也。惟释文多误。即如释桺为柳，庸诂知𣎵、𣎵古非一字。碑云桺被四海，桺即栖字，与𣎵同书。《尧典》“光被四表”。《后汉书·冯异传》云“横被四表”。《尔雅》释言释文，桺，孙作光。虽无作𣎵，已可为加木旁之证。《说文》：𣎵，积火燎之也，有光谊。《周礼·春官》：𣎵或作栖，此𣎵、栖通用之证。

二十四日 述《日本印志》。

二十五日 述《日本刀剑志》。

二十六日 述如昨。补游工厂，往还三十六里（日本里六）。

二十七日 游横滨，往还九十六里（日本里十六）。

二十八日 述《日本金石年表》，较日本人西田直养金石年表五百二十三种，多四千二百八十有奇。

二十九日 述如昨。又跋日本圣武写经曰：

跋日本圣
武写经

钱赞使藏日本圣武天皇写经，一为二行，一为三行，合装一册。其二行有大仓耕斋重字印，盖赏鉴家也，定为真迹，详黎大臣跋。其时当唐天宝、至德间，去今一千一百年有奇。其字以犴为獸，非若惱作惱、静作𣎵、恶作惡用别体字可比。按《说文》：獸，守备者，从犬。犴，犬田也，亦从犬。《尚书》犴

作守，此古谊也。《诗》：“薄兽于敖”。《后汉·安帝纪》云“薄狩于敖”。汉《张迁碑》：“帝游上林，问禽狩。”《石门颂》：“恶虫薄狩”。此古狩、獸通用确左也。然则写经虽仅数行，已可证经。第而口古墨可宝云尔哉！精审如赞使，宜其什袭倍常也。

三十日 述如昨。见唐时日本《四愿经后愿文》曰：

皇后藤原氏光明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橘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返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至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四愿经
后愿文

此亦可补全唐文。天平十二年，当唐开元二十八年。

九月初一日 述《日本文徵》。其文徵事则录，否则文虽善弗取也。叙中村敬宇文集曰：

光绪十四年冬，云龙游日本东西京，言学问中君子人者，辄曰：其中村敬宇乎。时云龙欲商邃学且未遑也，遑问文邪？而饒云龙诗，虚怀谷如。十五年夏，还自南北阿美利加洲，尝一造庐借书，遂视文集已编之卷凡十有六。其前六卷，惟第四未之刊行；十四以后，则补遗也。且曰，愿得一言为子孙宝。吁！采葑之恳切，一至此哉。时云龙又补艺文、金石，

中村敬宇
文集序

而文徵犹未之逮。秋七月，始蒐古今文集百数十种，求不逐流又不泥古者，其敬字文乎？以六经为注脚，以五大洲时务为经纬，文人之文岂其匹欤？集中用字，《群玉序》曰：不拘拘于文字，而善道所欲言，好文也。《送三岛仲叔序》曰：文百疵病，无不可医，惟伪不可医。旨哉言乎！赖山阳《书杜集后》一字诀曰：真。斯文得之。人第震富贍如江河，沛然莫之能御，犹末也。云龙《游历图经》有文徵一科，一以实事为宗，摛敬字文较他集独多。嗟嗟！判古今为二者，俗儒也；居今而薄今者，腐儒也。欲祛二弊，非通儒，吾谁与归？同人社宗匠则敬字也，不高崖岸，不限藩篱，盖欲得奇才异能育之也。迹其言行，与文往往相副。倘所谓学问中君子人欤？后先之待，与守有责也夫！

六经为注
时务为经

初二日 游炮台，往还航海三百九十里（海里一百三十），车行二十四里（日本里四）。

初三日 游小岛，航海二百三十一里（海里七十）。

费缺时迫
心急如焚

初四日 述如昨。录不胜录，复就所取审而删之，费缺且时迫也，心急如焚。

初五日 覆校印出《日本图经》卷一至四。

初六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五至八。

初七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九至十二。

初八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十三至十六。

初九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十七至二十。是日红叶馆往还十二里（日本里二）。

初十日 补新分之香川县图，限铜工即日镂之。

十一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十二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五至二十八。

十三日 覆校《日本图经》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十四日 因《日本图经》印工逾限至再，于是先校《古巴图经》。

十五日 补游海港要隘，航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十六日 自至筑地诸处，严催印工，往还十二里（日本里二）。求叙者踵门，叙先诺之《儒学本论》曰：

长尾氏楨太郎以所著《儒学本论》属叙。

云龙喟然叹曰：嗟嗟！居今论儒，难矣！生于斯，长於斯，西学恣张，而独述儒学本论，鲜不嗤其迂且腐矣！虽然，儒学非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中外古今一以贯之，如布帛，如菽粟，如水火不可须臾离者也。其条目始格致，终治平；自非朴学者为之，不从知物入，遂遁于虚。假“诚正”语“治平”，而效辄不应，不为西学所窃笑者蔑希？或胜其说曰：形而下者其用实，形而上者虚语耳，不如废之为愈。嗟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非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也。人一日不绝，则儒学一日不废。慨末学流弊，遂并其本疑之，可乎哉？可乎哉？西学不外格致。曾子四角不掩之说，即地圆之说之祖。孟子谓千岁之日可致，殆亦算学门径欤？彼诮新奇，皆自圣门发端。特初不欲以游艺名家，书缺有间，学者浸失寻

儒学本
论序

学者所当
愧而思奋

绎，转让彼以实用胜，此学者所当愧而思奋也。是书仅见上卷，儒言居多，然如所谓惟拘文校字为务者，训诂支流，而亦非经师训诂也！要而论之，薄今而泥古，不至跬步难行不止。藉忘儒本，虽曰权利罕与之京，而利专则竞，权重则凌，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学济之，非所敢知矣。长尾氏以为然耶？否耶？光绪十五年秋，叙于日本东京。

元田永孚，儒臣也，去来相左，以书言别，并谢前叙其诗集。遂检旧草附录于此曰：

元田永孚
诗集序

光绪十三年冬，云龙游西京。十四年春，航复东。所目诗卷无虑百数十，作者大抵性灵居多。求纪事，不数数覩，遽言学也。今乃得之。东野之诗，永孚其名，元田其氏也。官由侍讲而居顾问，乐天，乐四时，乐读圣贤书，乐闻古今事，乐老少，因以五乐名园。闻云龙将以记载余力续《东瀛诗选》，由友示所著《讲筵餘吟》、《五乐园诗钞》、《别钞》。诵其诗，如见其学。横子楠生赠诗，有“饱尝泗水源头味”句，良非虚语。集中诗，如“纵使报酬劳夙夜，不如圣主爱臣深”；“石阁珠楼非我愿，梦消梅月半窗烟”。未尝非诗人之诗，而性灵中见学养。“若减家家一分用，拯来天下几寒饥”；“诵经常有陛前坐，横槊曾无马上行”，纪事也，而体用中见经纬。忧国爱君之心，动溢字里。就诗言学，居斯位宜；因位见学，作是诗愈宜。谓非于诗选自成一家言欤？而非学人之诗，畴克臻此？

十七日 《日本图经》印竣，于是覆校卷三十三至三十

六。

十八日 日本使大鸟圭介约同舟行。来言别者，皆往答拜。车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

日本使臣
约同舟行

十九日 补视船工、炮工，往还航海六百六十三里（海里二百有一）。

三十日 检点行李。适有介书二千里外，求云龙诗叙者，走笔应之。求书者，四鼓未已。是日游如昨。

二十一日 辰正，发日本东京。黎大臣以次送上火车，辞之至再。黎曰：“重所学也。”钱赞使及孙随使（点）、陈随使（槩）同至横滨照料焉。行四十八里（日本里八），罗理事为订舱位于轮舟，曰“西京丸”，在三十三号舱户，面海。冒雨展轮，转侧未已。

二十二日 午正泊神户，去横滨千一百二十二里（海里三百四十）。申初，只身自觅小舟登岸，访蹇领事，且付邮书，约六里许（日本里一），又游海湾小岛。航三百三十里（海里一百）。

二十三日 游海港，航三百三十里（海里百）。上岸，至楠公社，观明徵士朱之瑜所书碑。酉初旋舟，酉正行。

朱之瑜
所书碑

二十四日 酉初泊下关，即马关也，自神户至此八百里（海里二百四十三）。移时即行，风潮怒甚。

二十五日 卯初，泊长崎，去马关三百七十九里（海里三百六十）。自神户至此，千一百八十九里（海里三百六

十)。杨理事为呼艇登岸至署，日本使大鸟圭介亦以舟迎，未遑往也。晡，冒雨游諏访山诸处。申正旋舟，往还约十八里许（日本里三）。酉初行。

二十六日 潮挟风雨，轮舟首尾轩轻辄数十尺，由日本岛而男岛。

回上海
住丝栈

二十七日 辰初，舟进扬子江。辰正，至上海。自长崎至此千四百四十有二里（海里四百三十七）。巳正，访文报局员，寻至泰康里泰康祥丝栈。

二十八日 欲乘“永清”轮舟，而行行李未由文报局交齐。越一日，“新胜”轮舟亦开矣。急行转迟，不欲稍旷分阴，于是发篋检点行程记载。

二十九日 检《秘鲁图经》，虽初草，难可遽定，其子目可编次也，凡四十有三。其子类不外天文、地理、国系、风俗、食货、考工、外交、政事、文学、叙例十者。是夜三鼓乃寝。

十月初一日 觅小火轮，环视炮台、灯台诸要隘，往还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整理各国
图经稿

初二日 分《巴西图经》门类凡十，曰天文，曰地理，曰国系，曰风俗，曰食货，曰考工，曰兵制，曰政事，曰文学，曰叙例，盖就见闻所获而分也。

初三日 闻“普济”轮舟将至，往海滨候之，适至而小甚。局中人言舱位定者已溢，且不压浪，劝待他舟，

“海晏”或初五日行也。遂至黄浦，循岸一行，往还约三十八里。

初四日 编次《巴西图经》，子目五十有二，而稿难遽定。

初五日 述《巴西图经》专例。“海晏”船初至。

初六日 “海晏”船因载不应手，改缓二日，亦罕有事也。定《英属地加纳大图经》类目。

初七日 机器局诸处往还四十五里。

初八日 上“海晏”船，言行不果。随航汽艇补所未游，往还六百六十里（海里二百）。

初九日 行。

初十日 子初，泊烟台。风，不得泊，惧浪且惧浅也。卸载若干，帆卷轮停，而晕浪者呕声不绝，所未见也。是日为皇太后万寿圣节。忆十三年今日，航日本马关以东，将泊横滨。十四年今日，游美利加国都。

去国三年

十一日 风浪巨甚。

十二日 午后，航近大沽，而无以进。自上海至此，二千七百四十里（海里八百七十，由大沽至天津紫竹林二百四十一里，约海里七十）。明日进口与否，未可知也。改行火车之意决。

十三日 呼艇凌霜行，温度顿减至四十有奇，既饥且寒，橹声欲沓。然非此，则濡滞甚。傍岸屈曲行四十里，乃达火车头。立候车至，蜂拥而登。行二百里有奇，下车

李鸿章
为作序

行李狼藉道左，无舆，适“中和”逆旅人曰可以代运，于是徒步行八里而宿。寻谒合肥肃毅伯大学士，曰已为叙《日本图经》矣，辞行。

十四日 海关西人以至自日本，欲税不克。即行，于是料理一艇载行李焉。是日往还数次，凡五十八里。

十五日 丑正，乘车行自天津，视去时行舟异矣。六十里，杨村(详前，下同)。三十里，蔡村，宿，衣履雨湿。

十六日 丑正，雨，行。然北风起。黎明雨止，而西北风怒甚。五十里，安平。三十一里，靛庄，此通州境。

十七日 丑初行。车道有阻，纡途而行，乃复旧道，凡七十里至京。

东游日记

· 黄庆澄 ·

孙诒让序

国家自道咸以来，始大弛海禁，与东西洋诸国开榷场，互市海上。校其疆理，多张騫、甘英所未窥者，皆列国籍，通使节；皇华四达数万里，重瀛如履畿甸，斯亦亘古未有之盛也。士大夫游历外国者斐然有述，往往著为游记。其佳者，奇闻创见足裨輶轩之采，视唐元奘、宋徐兢、元邱长春所记录，侔乎远过之矣。余友平阳黄君愚初，振奇士也，以学行淹粹，为沈仲复^①中丞所赏异，修书俾游日本；而我驻日使臣汪芝房^②编修复饮金以助其行，数旬之间，

^①沈仲复：沈秉成，时任安徽巡抚。 ^②汪芝房：汪凤藻，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任出使驻日本国大臣。

遍历彼国东西京以归。日本与我国同文字，其贤士大夫多通华学。邦域虽褊小，然能更其政法，以自振立。愚初之行也，盖欲谘其政俗得失，以上裨国家安攘之略，顾不获久留。其归也，仅携佛氏密部佚经数十册，又为余购彼国所刊善本经籍数种，皆非其初意也。既又出日记一小册示余，识其游历所至甚悉。夫中外政治得失异同，其精微之故文字不能宣，其奇伟广远者又非下士所敢言。然则此册者，其麤橐之迹耳，何足以见愚初之志哉！然愚初之意甚盛，方将遍游五大洲以扩其闻见。游记之作，将倍蓰而未已。则以此册为之权舆，殆亦愚初所乐为乎！既刊成，为序以广其意，且以见愚初之志之不尽于是也！

光绪甲午二月，瑞安孙诒让

东游日记

昭阳大荒落 平阳黄庆澄

五月初四日，上日本三菱公司轮船，未刻发沪江。船名“神户丸”，搭客分上、中、下三等：上、中舱案几帷帐璀璨炫观，下舱颇杂沓。上舱在船面，以绳界之，凡中、下舱客不得越雷池一步。

三菱公司
之神户丸

出吴淞口。吴淞口为我南洋要隘，炮台罗布，诸西人咸执远镜视之。

初五日，过黑水洋。行人过黑水洋，往往有戒心。是日，晴曦照耀，波平如镜。入夜，寒月近人，娟然可爱。澄心远眺，天风泠泠，万籁俱寂。海上移情，不图于今日遇之。

初六日丑刻抵长崎。长崎，东经十三度零七分，北纬三十二度四十四分（经度由中国北京起算，纬度由赤道起算，后仿此），距

抵长崎

上海四百三十七里（此以日里核算，后仿此），属西海道肥前境。维新后置长崎县，治肥前内六郡，及壹崎、对马二岛。

辰刻登岸。登岸时，先将行李向关投验。验毕，见行篋中半系书籍，关吏笑而拱谢。查日本海关，凡轮船进口，无论内外商人，随带箱篋搜检极严。西人过此，亦肃依定章，逐一启视。其出口亦然。

泰记号

赴泰记号。泰记主人王君晓景，甬上人，以煤为业。茗谈片时，命夥徒将行李运入，延憩一小楼，面山而窗，林木蓊郁，日光迷离，颇得佳趣。

中国租界内竖龙旗

赴理事署访张子豫司马（桐华）暨署中诸君。理事署在华界内，外竖龙旗为识。案华界每一百坪岁纳租银三十六元，每坪合日尺方六尺（查日本里法，六尺曰间，六十间曰町，三十六町曰里。方一间曰一坪，又曰一步，一亩三十步，一段十亩，每六町合中国里许。后凡言里言町者，以此推之）。

初七日，张君子豫来答拜。张君粤人，系长崎正理事。

偕王君晓景出游。长崎街道整洁，人口稀少，山水秀丽，豁人心目，虽系通商码头，无嚣尘湫隘之气。街上见

辨认招牌

招牌中有“官许”字样者，晓景云，此言已纳官税也。有“大勉强”字样者，晓景云，此云格外减价也。又有写“御料理”三字者，晓景云，此言为人办酒饭也。又有写“贷坐”二字者，晓景云，此妓坊也；问其义，曰未详。

游兴福寺，寺在东明山，相传江西浮梁巨商刘某避明难，航海东徙，舍身于此。现经三江帮商人重建，寺旁有公所一座。

初八日，鲁肖岩孝廉（说）来答拜。鲁君皖人，系长崎副理事。

晤华商张某。张某皖人，为三江帮商董，寓东三十馀年。庆澄问流寓华商共若干人？答云：华商分三帮，曰闽、曰粤、曰三江。在长崎者七百馀人，在神户、大阪者千馀人，在横滨者四千馀人。闽粤人早至，生理较盛；三江帮后来，人数寥寥，然近亦踵增矣。问东人交谊若何？答云：三十年前，华人旅居者备承优待，其遇我国文人学士尤致敬尽礼，今则此风稍替矣。问彼族风俗若何？答云：倭俗素质朴，未通商前人人安分守业，几乎道不拾遗；近则内地之人，尚有不失庐山真面者，其各口岸人口庞杂，俗渐浇诈，盗窃之事亦间有所闻。世风不古，中外类然，可慨也。问日本烟禁若何？答云：华人犯禁者，如已查获烟具，例交领事官递解回国；东人犯禁，轻则禁锢，重则有判死刑者。

张某寓东三十馀年

初九日，登笠头山览长崎全胜。昨自张君子豫假长崎图，晨起携以登山，览长崎全胜。长崎三面皆山，海水自南向濠折而入港。

登山观览长崎全景

口颇狭，港身东西十馀町，南北里许，岛屿屏列，拥为门户。民居皆依山，亦有僦居山半者。港东北境稍热闹，县署、裁判所、各公廨在焉。其东为华人暨西人占居之。西

则山峦连属，有造船场，有制铁场，而居民较少。港北境又有炮台一座，陆营一所。据日人云，长崎初为一村落，宽永年间（即明季天启、崇祯年间），旧幕府定为外国交易地，置长崎奉行，由是户口日增，成一都会。维新初，置九州总督府，旋废之，改为县。

华商所
建文庙

初十日，赴观文庙。庆澄曩在沪时，闻李伯行^①星使创议在长崎建文庙，叹为盛举。至是偕华商往观之，见基址颇小，工料亦不甚佳。据华商云，所费约一万三千金，岁纳地租需二百金。

赴观长崎县署。县署全仿西式，署前不甚热闹，门左榜悬墨书长崎县署四字。署内设风雨表，遇大风雨，高竖一红球，先期示众，使知趋避。

过裁判所。日本府县署不理刑案，居民口角细故，均由裁判所判决。其与外人交涉小事，亦由裁判所会判。

过控诉院。控诉院，其权加裁判所一等。凡遇讼事，裁判所不能决者，控之控诉院。控诉院再不能决，则直控之司法省矣。

过警察署。警察署有分有总，即沪上租界中所谓巡捕房也。沿街派捕役巡察，专稽居民行旅利病及善后各事。

华商称邮
票曰佛头

过邮便局。东人户外设邮信箱及邮便收纳箱，以便书札往来及取纳新闻纸之用。寻常书件，向邮便局购一邮券（华商谓其券曰

^①李伯行：即李经方，为李鸿章之子，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1892）任出使驻日本国大臣。

“佛头”)，贴函上投箱中。局丁沿路觅取，逐日驿递，万无一误。无券者，照例议罚。券值二十文或四十文，但其书件以二钱重为率，过此者按重加值。

过电报局。日本电杆绵亘，各口岸有总局有支局，电价视中国较廉。

过劝工场。场内左旋右转，迂曲往复，沿路铺设百物，平价估卖，肃有定规，执其业者男女各半。

十一日，孔君厚庵、寿君懿生、王君乾笙、顾君金枝均来答拜。孔君山东人、己丑进士，寿君旗人，王君系东译官，顾君系西译官。据述，近方为长崎内地之游，昨晚始返署。

孔进士率
译员游历

晤诸华商。诸华商云，近日商务消息过灵，颇难获利。庆澄问，进出税则若何？答云：日本税则，大旨亦不外值百抽五，然参差不一。近则进口税日加，出口税日减，甚至有无税者（如板煤之类），此皆东人巧揽利权也。但其与中国往来，彼国出口之货，终不敌中国进口之多。

晤陈子宽茂材（龙），陈君嘉善人，现授徒闽商某宅中，岁得修脯百馀金。

鲁君肖岩招饮于清洋亭，亭舍清洁，案几雅净。初至，女夥鞠躬迎之（东俗男女均行鞠躬礼，不作揖）。既入，脱履户外，有女侍四五人，献杯茗并雪茄烟。俄而，奉洋肴洋酒陆续以进。同席者五人。饮毕，冒雨归。

十二日，偕陈君子宽暨华商符某往访山田君（善太郎）于长崎寻常师范学校。山田君年三十一，能古文，东京绩

与山田君
笔谈学术

学士也，现为长崎寻常师范学校校长。与庆澄辩中西学术，反覆十馀纸。如云：泰西形上之学与周易太极之义暗合，近德人锐志讲求易理，能深明其故。又云：西人初亦好佛，故其学时与佛理通。此种议论，皆中土士人所不习闻者。谈毕，导庆澄周观学校，统计校长^①十八人，男女学徒百馀人。堂前

寻常师范学校

悬两牌，一书校长姓名，载明科目（山田君教汉文，名下注心得二字），一书学徒姓名，载明某时习某学。以入学年分为等差，按刻掣签，恪守定则。内有习华文者，习东文者，习英、法、德文者，习国史者，习外事者，习算学者，习化学者，习光热等学者，习制造者，习乐者，习画者，习作字者。种种书籍器具，听学徒取用。学堂外有应接所，有会议所，有养病所，有沐浴所，房舍焕烂，规制井井。

几何模型

山田君又导观化学器具、物理器具（即光热等学器具）、几何形体器具。案几何形体器具最便于学算之用，庆澄向习几何时，即闻西人有此器，无处觅购。现得全阅一过，为之一快。

十三日，上“横滨丸”，申刻发长崎。华商沈安生代理行装，送之登船。鲁君肖岩、陈君子宽均来送，山田君赋诗饯别。

晤陶杏南齋尹（大均）。陶君会稽人。初庆澄在皖时，

^①校长：此指教师。

王子裳太守（咏霓）以《道西斋日记》托赠，且云陶君系东译官，夙尚交谊，抵东京时当往拜。至是在船上不期而遇，拍掌称快。

晤朱君白瑜。朱君贵州遵义人，现将往使署，就学于东文学堂。

过平户岛。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命范文虎、阿塔海将兵十万，以战船九百征日本。至平壶岛，大风破舟，文虎等乘坚船遁还，弃十馀万众于山下，即是处也。平壶即平户。又据日人云，弘安^①年间，蒙古兵入博多，先据志贺岛及能巨岛（即残岛），已而退据鹰岛（即玄掬岛）。案志贺岛及能巨岛在鹰岛东，鹰岛又在平户岛东，意此乃至元十一年之役，史所称入其国败其兵矢尽而还者，记以待考。

过平户岛

过壹岐岛。壹岐岛在对马岛南，今为长崎县辖境。徐氏^②《瀛寰志略》云，日本平列三大岛，北曰对马岛，中曰长崎，南曰萨鞞马（即萨摩）。案：此说非也。尝以近时日本疆域考之，畿甸之外，共分八道。其西海道所属，曰筑前国，曰筑后国，曰丰前国，曰丰后国，曰肥前国（此长崎旧属也），曰肥后国，曰日向国，曰大隅国，曰萨摩国，曰壹岐国，曰对马国。然则对马、长崎、萨鞞马皆在西海道境内，且在西海道最西之处，何得举概全国而以平列三大岛目之？《瀛寰志

瀛寰志略之误

^①弘安：日本年号（1278—1288）。

^②徐氏：徐继畲。

略》又云对马本北境小岛之名，后遂以为北境总名。案此说更属臆造，日本地形南北狭，东西阔，由对马南至萨摩不过五六十里（约中里三百馀里），由对马而东袤延六百馀里（约中里三四千里），对马乃西南蕞尔地耳，岂有以为东北全境总名之理？推徐氏之意，不过以既有平列三大岛之目，而对马实不足言大，不得不曲为之解而自圆其说。要之华人至倭，必先抵其西境，故仅见西海道最西数区，遂疑为日本全境。中国从前海禁未开，其于外国形势模糊影响，诸如此类，无足怪者。

马关形势

十四日，辰刻抵赤间关。赤间关一名马关，距长崎百四十二里，乃西海道与山阳道交界处。海面甚狭，两面夹山，依山而市，粉壁千家。停轮一小时，便装煤并搭客上下。须臾，鼓轮出，见两小山，仿佛我中国长江金、焦二山，内有炮台，一望而知为险隘也。据日人云，赤间关属山阴道长门国，隔岸相对者为门司关，属西海道丰前国，相距仅四五町。古者两国地相属，下有洞门以通舟，故曰穴门国，穴门国即长门国旧名也。嗣以地陷，两国界离，山阳、西海两道遂隔绝。又云，赤间关之西为引岛，此际多暗礁，有二兵卫礁最著名。朝鲜之役，丰太阁自肥前赴赤间关，舟子给之，舟触礁几没。太阁怒，诛舵工与二兵卫，遂以为礁名，今所见两礁标即其处。又云，西人屡欲就赤间关开埠，土人坚拒之，盖其地为全国咽喉，而土民又强悍异常，故一时廷议尚未能决云。

过播州洋。此间前襟豫、赞^①，后控艺、备^②，舟人总称曰播州洋。有无数小岛蜿蜒起伏，嵌空玲珑。轮船过此，委蛇而进，如武陵人之入桃花源，几疑别有世宙。西人谓东瀛山水为亚洲之冠，良不诬也。是夕，庆澄登舰面最高处，昂首四顾，月明如昼，断岸千尺，冈峦隐没，澄波砥平。独立久之，仰天长啸，翩若登仙。

过播州洋

十五日辰刻抵神户。神户，东经十八度二十二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长崎三百六十里，属畿内摄津境。维新后置兵库县，治摄津内五郡，丹波内二郡，及播摩、但马、淡路全境。市中居民十四万一千五百余人。

神户系日本通商五港之一，港面颇阔，背山而市，铁道绵亘，乃全国水陆冲要之区。停轮一日，便搭客上下。

偕陶朱二君赴理事署。理事署高枕山麓，前有小园，颇幽雅。晤郑苏龛中书(孝胥)、暨署中诸君。郑君闽人，壬午解元，现系神户正理事。

郑孝胥

郑君招饮于署中之退思斋。同席者为罗叔羹太守，卢子明大令，暨陶朱二君。戌刻，偕朱君白瑜返舟。是夕，凉月放晴，水流不波，轮舰碇泊，屹如山立。前有熔铁厂，火光腾射，荧荧彻夜。

① 豫、赞：指伊豫、赞岐二国，在四国岛北境。② 艺、备：指安艺、备后、备中、备前等国，在本州中国地区南部，与豫、赞二国同临濑户内海。

十六日午刻发神户。放洋后洋面甚阔，不似播州洋一带岛屿罗列矣。

关于徐福
的传说

过熊野洋。熊野洋隶纪伊境，其地有熊野山，徐福所谓海上有三神山者即此处。徐氏《瀛寰志略》云，福所居之地名徐家村，冢在熊指山，今不知何地。据日人云，福墓在新宫旧城故陇中，前有老樟二株，碑题“秦徐福之墓”五字。墓北有孤峰，土人呼曰蓬莱山，盖因华人言而文饰之者。其西有小山，山下有飞鸟社，社旁有一祠，即福祠也。今已久圯，仅存础址而已。又云，距福墓二三町有小垅七，系福从者坟。相传福所携者至则仅七人，死皆葬于此。又距小垅东数里，有秦栖村，土人省曰秦村，盖即福初至时所居处也。福初至时，在日本孝灵帝年间，所赍鞍辔今犹藏熊野社神库中。案新宫古称神邑，隶熊野境。《瀛寰志略》所谓熊指山，其即熊野山无疑。徐家村疑即秦栖村。惟所云从者仅

日人称徐
福为豪杰

七人与史不合，想彼国土人必有所受，殊不可解。日人又云，徐福秦时一大豪杰也，际秦之乱，思得土而王，其携童男女航海而东，意盖将大有所为者，史称其畏诛不敢还，为福所欺矣。又云，彼国神代之人多寿，考如神武帝、孝安帝、孝灵帝，寿皆百数十岁。周秦诸子传闻以为得仙术，因附会而为三神山之说，故福得售其计于祖龙耳，呜呼！斯诚可发福之覆于二千年下也。日人又云，十馀年前，有土人穿福墓得古铜器，既而得热病，大恐，复埋之福墓下。案此实异事，

是岂其器为周秦之宝，福不肯轻以授人，而因以自徇欤？
记之，以谗诸方闻之士。

十七日未刻抵横滨。横滨，东经二十二度三十七分，
北纬三十五度二十五分，距神户三百四十七里，属东海道
武藏境。维新后置神奈川县，治武藏内六郡及相模全境。
市中居民十三万二千余人。

横滨为东京门户，乃五港中首先开港者。
东为东京湾，曩日人特堵截之以拒西舶。前
为横须贺，拥列屏蔽，盖全国海军首领之区
也，查日本海军全法乎英，通国分五区，各置镇守府。第
一区置镇守府于横须贺港，第二区置镇守府于安艺吴港，
第三区置镇守府于肥前佐世堡港，第四第五两区，一拟置
镇守府于丹波之舞鹤，一拟置镇守府于胆振之室兰，第规
制未定，现仍暂归横须贺镇守府兼辖云。

东京门户

赴理事署。署中规模稍宏，有楼额题曰袖东楼，黎莼
斋星使笔也。晤黎受生太守（汝谦）暨署中诸君。黎君贵州
人，系横滨正理事。

晚宿“山崎屋”。山崎屋，日本旅舍也。东俗尚洁，入
户必脱屐徒跣而行，房内悬书画，窗几户壁
纤尘不染。客至席地围坐。初至时必叩首甚
恭，或有至再者，亦有叩首时喃喃道殷勤片
晌始起者。既坐，进茗点，多甘品。茗碗小仅如酒杯。每
食三四簋，盛以漆器，多腥饌。寝则悬大帐，可容五六人。
寝扉以纸糊之，下设滑车，推却之际，应手而移。房外有

日本的
衣食住

厕所，厕口以瓷料为之，旁必置浣器。又有澡池，男女均裸浴，习见不避。妇女服单衣，长必如其体，腰围蔽广带，虽盛夏不释，惟下体不着裤。其已嫁者，则必涅其齿。行者多着屐，屐下如卍字。

十八日乘火车赴东京。东京，东经二十二度四十四分，北纬三十五度四十分，距横滨十八哩（此由新桥起算，日本铁道里程，八十锁^①曰一哩），属东海道武藏境。维新后迁都于此，置东京府，治武藏内六郡，伊豆内七郡及小笠原岛全境。市中居民百二十一万七千余人。

日本铁路

日本铁路由东京起，东北达青森湾，计四百五十四哩五十四锁；西达神户，计三百七十六哩三十一锁；由神户达三原，计百四十一哩二十五锁；又由门司关西南达熊本，计百二十一哩三十一锁。其间未成者，惟由三原达门司关之百数十哩。据日人云，五年内必能造就，使全国联络矣（此以干路言，其支路尚多，不能备列）。

日本铁路有官办，有商办。凡商办者，官为之一律保护；惟国家有事则减其值，以供徭役；且俟行之二十五年后，政府有将铁路买入之权。日廷谋政，往往以小利啖其下，然后上占其大利，不独铁路一端也，闻泰西国政亦然。

日本有官地，有民地。全国地段，民占其二，官占其一。凡商办铁路要用官地者，准以平价估买；官办铁路要

^①锁：chain，英国长度单位，等于20.1168公尺，今译作“链”。

用民地者，亦如之。

由横滨抵东京火车价，上等客六角，中等四角，下等二角。上客许携行李百磅，中客许携六十磅，下客许携三十磅，余均照例另给运价。闻初兴铁路时，仅有上、下二等，嗣以上客过少，下客又过杂，乃特设中等车，行人便之。搭客有金玉珠宝及契券者，须报明另给车值。倘有失落，照例赔偿，但赔银不得过五十元。

未刻，抵大清公使署。东京分十五区，曰麴町区，曰神田区，曰日本桥区，曰京桥区，曰芝区，曰麻布区，曰赤坂区，曰四谷区，曰牛込区，曰小石川区，曰本乡区，曰下谷区，曰浅草区，曰日本所区，曰深川区。使署在麴町区，本系某侯故第，曩以八千馀金购之，现正翻筑，约需费三万金，尚未落成。

大清使馆
正在翻修

谒汪芝房星使(凤藻)，暨晤署中诸君。星使苏州人，茗谈片时，囑门者携行李晋署，延住使馆西偏公廨中。

十九日，汪星使来答拜。庆澄问近日中东交谊若何？星使云：日相伊藤(博文)总揽朝纲，通达大体，就目前论，尚无彼此齟齬处。

问汪公使
日本情形

问日廷政治若何？星使云：维新以来仅二十馀年，虽未能事事尽归实际，然规模粗具，不可谓国无人也。问日廷近计及韩事否？星使云：彼国老成人尚皆言清日本唇齿之邦，自当协力护韩，以为海东屏蔽。问彼国党人议论何如？星使云：党人议论无非欲力图自强，然各执一词，甚有目伊藤氏为迂腐者。问彼国尚有株守旧见者否？星使云：

亦有二三有心人，见微知著，时切内忧。庆澄索阅日本地图。星使云：外人舆地之学视中国较精，故所著之图，灿然可观；然细查之，其秘而不宣处甚多，即以炮台论，彼何尝不纵人游览，而其秘密处终不肯示人，若第按图索之，终为门外汉也。（庆澄前阅泰西译书，往往见其说到奥妙处便拙然而止，疑有所秘。大抵私之一字，恒情总不能免，不以中外异也。）问近日美国消息若何？星使云：机利新例闻已有暂缓举行之议。问俄国西彼利亚铁路告竣日期可有确信否？星使云：近有日人副岛某随使德国，任满东还，舍海而陆，遍历俄属亚西亚北境。据云，俄人此举工程过大，告竣之期尚属遥远。（副岛氏此行，身入穷漠，途中连毙三马。既归，日皇面加慰劳，国人荣之。）

汪凤藻谈
学英文

星使通英文。庆澄问读洋文之法，星使云，学洋文者当读洋书，切不可读华人所著之以华字音注者。又云，英文中其义往往非华文所有，故同此一字，译者互异。然其字非华文能解者，以满州文及倭文解之，无不了然。庆澄云，洋文之源似通于梵字，但梵字之音从丹田出，洋文之音从喉鼻出，梵音视洋音较清远，此为稍别耳。星使云，此论甚创。

使馆各官

参赞吕秋樵大令（增祥）、译官刘子贞大令（庆汾）、罗宝森刺史（庚龄）、李一琴鹺尹（维格）暨同署汪荃台中书（凤瀛）、邱玉符二尹（瑞麟）、谭建甫理问（祖纶）、林右丞中书（介弼）、洪义甫司马（超）、潘筱斋比部（恩荣）、苏绍坡供事（凤仪）、陈

燕伯二尹(元康)均来答拜。

吕君秋樵，安徽人。刘君子贞，贵州人。罗君宝森、李君一琴，汪君荃台、邱君玉符，均江苏人。荃台，屋使弟也。谭君建甫，广东人。林君右丞、洪君义甫、潘君筱斋，均安徽人。苏君绍坡、陈君燕伯，均江苏人。

二十日，往观王城。东京京城螺旋而入，内为禁城，向系旧将军幕府。明治元年十月，皇居皆西式翠辇东下，改为皇城。皇居皆西式，闻内有文库，储古书甚富。又有华族高等女学校，为王大臣女学之区，日后常临幸焉。其外绕以长濠，颇深而阔，设近卫兵及近卫炮兵守之。(内阁枢密院、宫内省均在禁城内。)

日本国制，皇帝、太上皇、皇后、皇太后均称陛下，皇太子、皇太孙、亲王、女王均称殿下，民间称皇帝，又称天皇。皇储必立嫡。嫡子嫡孙有故，则使皇族摄政；皇族无胜任者，则使皇族女王摄政，但摄政之女王须择无配偶者。

民间立嗣，不论昭穆，兄可子弟，祖可子孙，侄可子叔。娶妻不嫌同姓，但择年之相当者，惟胞姊妹及妻之姊妹则在所禁。流品分为三，曰华族，曰士族，曰平民。

族法分为五：其一曰父母，曰养父母，族法曰夫，曰子，曰养子；其二曰祖父母，曰嫡母，曰继母，曰伯叔父，曰姑，曰兄弟姊妹，曰夫之父母，曰妻，曰妾，曰侄，曰孙，曰子之妇；其三曰曾祖父母，曰伯叔之妇，曰夫之侄，曰从父兄弟姊妹，曰异父兄弟姊妹，曰夫之祖父母，曰夫之伯叔父及姑，曰

庶子，曰侄之妇，曰继父；其四曰高祖父母，曰从祖伯叔父及姑，曰夫之兄弟姊妹，曰兄弟之妻，曰再从兄弟姊妹，曰外祖父母及舅与姨，曰前夫子（凡奸生子准由奸女抚养成立，令图生业，照例自归女族，不归男族），曰兄弟之孙，曰从父兄弟之子，曰外甥，曰曾孙，曰孙妇；其五曰妻之父母，曰姑之子，曰元孙，曰外孙，曰女婿。

奸生子
准抚养

丧制有忌有服，父母忌五十日，服十三月；祖父母忌三十日，服百五十日；曾祖父母忌三十日，服五十日；高祖父母忌十日，服三十日；子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女忌十日，服三十日；孙忌十日，服二十日；女孙忌三日，服七日；曾孙忌三日，服七日；元孙忌三日，服五日；养父母忌三十日，服五十日；继父母忌十日，服三十日；夫父母忌三十日，服百五十日；夫忌三十日，服十三月；妻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兄弟忌二十日，服九十日；姊妹忌二十日，服九十日；伯叔父母忌二十日，服三十日；侄忌三日，服七日；甥忌三日，服七日；国丧忌五十日，服十三月。葬则官为择地，禁私瘞。

官制

日本官制，自维新后，屡加更改，甚至有一岁中旋设旋废者，兹就其现存者约略言之。一曰内阁总理大臣，掌全国重权，凡内治外交及一切考试之事，均其所职。一曰宫内省，乃专管宫内事，时为日皇所顾问者。（明治十九年二月，敕定宫内省不在九省之列，凡章奏中通称曰“省”者专指九省言，不

得兼指宫内省言。九省详下。)一曰枢密院，即所谓内议院也，国有大事，奉旨会议，然但有剖决是非之权，一切外事概不得干与。此外有九省大臣。一曰内务省，管理地方敷政及警查、监狱、土木、卫生、地理、寺庙、户籍、赈恤、救济人民、书籍出版等事。一曰外务省，管理各国交涉之事。一曰大藏省，管理每岁出入、租税、国债、货币、银行及各地方有涉生理之事。一曰文部省，管理通国学校、选举之事。一曰司法省，管理全国讼狱之事。一曰陆军省，管理通国陆军之事。一曰海军省，管理通国海军之事。一曰农商务省，管理农桑及一切商贾之事。一曰递信省，管理全国邮传、电报及灯台、浮标以及铁路等事。外官则曰府、曰县，府县均称曰知事，直隶京省，别无封疆大吏以加钳束。外又有警视厅，有裁判所，有控诉院。通计全国大小官员不下数万人，有钦派者，有奏派者，亦有由各地方官擅行黜陟者。

日本全国周围七千零二十八里，广五六十里，袤六百馀里，全国面积共二万四千七百九十四方里(此均以日里核算)。每一方里计千六百三十馀人，全国共计四千零四十五万馀人。男计二千零四十三万馀人，女计二千零二万馀人。华人往往谓东人女多于男，盖耳食之谈也。



日本自桓武帝^①都山城后，历千馀年，至明治初元，

^①桓武帝：日本帝号，781—806在位。

迁都武藏^①，名旧都曰西京。都人士间亦有咏《黍离》之诗，而扼腕不已者。庆澄曰：西京形势予尚未及见，未敢臆断；其宜迁与否，第就当日情事而论，其所以毅然而为此举者实有万不得已之故。何也？日本自幕府执政，权在

迁都为了
铲除幕府

武门，太阿倒持，历有年所。一旦用霹雳手削夺兵柄，归之朝廷，旋乾转坤，在此一举。

苟不占其巢穴，斩其根株，少缓须臾，餘焰复燃，萧墙之祸，伊于胡底？此不得不迁者一也。

日本全境，斜倚如肺叶，东北诸岛实占上游。英人扰倭，先入函馆，最为有见。窃谓古之日本，患在西南，今之日本，患在东北。古者海道不通，东北之境本为荒漠，可置不问。旧都在山城^②，论彼时形势，未始为失。今则地球九万里履海如平地，轮船所至，无孔不入。日本西境，与中国为辅车之依，互相为命，无足虑者；惟东北诸国，

迁都为了
巩固海防

孤悬无倚，所谓冷暖年来只自知者也。日人自东迁后，便竭力经营北海道；日廷谋国，未为无人。使当日者稍参以迂儒之见，恋恋旧都，苟安旦夕，将见鞭长莫及。而英美诸邦，贪婪无厌，一旦复以兵舰麇集太平洋一带，声东击西，乘隙以入，如飞将军自天而下，守无可守，防不胜防，持之既久，国愈空虚，凡百要请，惟敌是命，则倭事去矣。此不得不迁者

①武藏：日本旧藩国名，江户（今东京）属之。

②山城：日本旧藩国名，西京（京都）属之。

二也。

抑又闻之，日本自德川末造美兵逼境，一隅被扰，举国鼎沸，人心皇皇，靡有宁岁。当时开锁分党，曰勤王，曰佐幕，曰攘夷，各执所见，卒乃为背城借一之计，诛杀异议。以一国论，屡战失利，始悟螳臂不可当车，幡然自悔，尽涤宿见，仿行新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虽贻千万邦之讪议而不之顾。其急急于新耳目振国气者，非特迁都一事已也，而迁都尤其最要者。夫琴瑟不调，则改弦而更张之。豪杰谋国，其深思远虑，非株守兔园册子者所可与语。予观维新之治，其下之随声逐响汹汹若狂，则可笑。其上之洞烛外情，知己知彼，甘以其国为孤注，而拚付一掷，则既可悲，又可喜。嗟乎！古来国家当存亡危急之秋，其误于首鼠两端者，何可胜道，日人其知所鉴矣。虽然，犹有说：凡人之病，元阳将绝，医者必投桂附以侥幸万一，迨其既复，又宜授以镇静之品而善其后。此古圣相传之方也，请告之东人之善医国者。

迁都为了
改弦更张

既可悲
又可喜

或曰，如子之言，日本维新之政，诚为得矣。然则，我中国自道咸以来，柔远之道，中兴诸公，亦几费擘画，从而效之，不亦可乎？庆澄曰：是又不然。夫君子之观人国也，必洞观其上下实在情形，反覆推勘，然后悉其利弊所在，亦犹医然。按病拟方，其间移步换形，相去不容以发，是固不得仅以皮相论也！

日人与中国人不同

夫予之东游，虽为时未久，然尝细察其人情，微勘其风俗，大致较中国为朴古；而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日人之短处在此，而彼君若相得以奏其维新之功者亦在此。若夫中国之人，除闽粤及通商各口岸外，其搢绅先生则喜谈经史而厌闻外事，其百姓则各务本业而不出里闾。窃尝综而论之，中国之士之识则太狭，中国之官之力则太单，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

中国无法大改大革

挠者虽可嫌实可取。为今日中国计，一切大经大法无可更改，亦无能更改；但望当轴者取泰西格致之学、兵家之学、天文地理之学、理财之学及彼国一切政治之足以矫吾弊者，及早而毅然行之。竭力扩充，勿以难能而馁其气，勿以小挫而失其机，勿以空言而贻迂执者以口实，勿以轻信而假浮躁者以事权。初创之举，局面不宜过大；已成之事，提防不得稍松。从之愈推愈广，以彼之长补吾之短，则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以视东人之貽笑外邦者，不大有间欤？盖治天下者，有法有意，此则但师彼之法，而不师彼之意也。虽然，匪言之艰，行之维艰。方今中国当轴诸公，阅历变故，通达洋情，洞谕国势者，实不乏人；乡僻下士，何足言此。手记至此，

但师其法不师其意

掷笔而起。

汪星使以《日本国事集览》见示。是游也，予延路访问彼国之政治风俗，舌所不通，以笔代之；然仅粗得大段，

其细节处则不胜探查。至是，向汪星使索阅署中译书，星使以此书见示，不禁狂喜。书凡十二卷，刘君子贞所译也。纪日本新政颇详备，惟铁路章程宜隶之递信省中方合条例，司法省中于彼国律文付之阙如，未为完璧。据刘君云，现方补译，但未脱稿耳。

二十一日，过外务省。外务省在麴町区霞关一番町。查中国与日本立约在同治十二年，即明治六年。然日本之通商实自美国始，其时为咸丰五年，即安政二年。是年八月，英即踵行之。嗣是，若荷兰，若佛兰西，若葡萄牙，若西班牙，若独逸^①，若墨西哥，陆续立约，统计共二十一国。闻日本自美邦逼请开埠，纷纷扰扰垂二十年。夫无滋他族，实逼处此，谋国者谁不见及之？而卒慑于兵力，成一无可如何之势。噫！天将于地球上，以轮船火器而别开一局乎。

二十一国
陆续立约

汪星使云，日本办外交之事颇得法。庆澄查日相伊藤氏，曩时曾为西人躬执贱役，游历外洋，藉以咨访欧美之底蕴。此外，以只身游泰西，归而与闻国政者，亦不一而足。然则其办外交之事之稍得法也，固宜。日本近欲以内地许外人杂居，凡旅居外人即由彼国地方官管束。拟与西人约重订刑律，另设通例，期于彼此无忤。而西人拒之，即本国之民亦多以为未便，然日廷犹欲徐徐商之。是举也，庆澄颇以日廷

外交得法

^①独逸：德国。

为失策。夫我之自我，物之相物，普天之下无二理也，强合之则增扰矣。记之以观其后。

过司法省
问刑律

过司法省。司法省在麴町区八代洲町。查日本刑律，大旨宗于法，而参以英、德。凡重刑九，曰死刑（以铊杀之），曰无期流刑，曰有期流刑，曰无期徒刑，曰有期徒刑，曰重惩役（入狱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惩役（但服役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曰重禁狱（不做苦工，极少九年，极多十一年），曰轻禁狱（收禁而已，极少六年，极多八年）；轻刑二，曰重禁锢（收入狱中做工五年以下之谓也），曰轻禁锢（但收禁十一日以上而不做工之谓也）；加刑六，曰削去权柄，曰削去官位，曰停止权柄，曰禁止治产，曰监视（收禁以后再以人管束之之谓也），曰充公入官。此外，尚有罚刑，自数十元至数元不等。

过文部省
问教育

过文部省。文部省在麴町区竹平町。查日本学校，有官立者，有公立者，有私立者，然必恪遵文部省章程，方得举行。官立者分三等，曰大学，曰中学，曰小学。中小二学又各分二等，曰寻常，曰高等。此外又有师范学校（即予前在长崎所游者）、女学校、商务学校、医学校、聋哑学校，陆有陆军学校，海有海军学校。约计全国学校共有二万七千八百馀所，教员七万四千七百馀人，学徒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七百馀人。而以帝国大学之规模为最阔。案大学章程分五科，曰法科，曰医科，曰工科，曰文科，曰理科。法科分二目，曰法律，

曰政治。工科分六目。曰土木，曰机器，曰造船，曰造军器，曰造房屋，曰应用化学科。文科分四目，曰哲学，曰本国文学，曰史学，曰博言学。理科分四目，曰数学，曰物理学，曰化学，曰动物学，曰植物学，曰地质学。惟医学科则忘其节目，容另考。

日本选举，大约小学优则入中学，中学优则入大学，大学优则授以官。间亦有为各大臣自举所知者(如昌平学旧徒之类)，然不

官吏均从
大学所出

过万中之一耳。此外，当年老学究，仅以充各学校教员之数，不得不以布衣终矣。士生今日，贵乎得时，亮哉！

东人论学，动辄曰集万国之长。庆澄尝观其学校，途径之阔，诚未可厚非。然过于夸大，往往多似是而非语。如云“三代之学，亡于中土，而存于欧美”。夫欧美之学，凿破鸿蒙，别开生面。庆澄断不敢执迂儒坐井之见，而与之争。究之三代自三代，欧美自欧美；援三代之学以驳欧美不可也，援欧美之学而强附之三代亦不可也。且三代之学，惟周之学散见于六经者十存四五，然一经汉儒之手，碎裂者有之，伪托者有之。若夏、商之学，如吉光片羽，求其全体，渺不可考。中国士大夫，往往以周之学而臆度夏、商，庆澄尚目为二千年捕风捉影之谈，而况以欧美之学臆度三代乎？

东人近设哲学会，聚友讲求，间出一书以播传。观凡儒学、佛学、老庄之学、基督之学以及各教中有关天地人之理者，无不肆

哲学会

加研讨，各标新义。庆澄谓孔子之正大、如来之神通、老庄之元妙、基督之权力，我后生小子均不能望其项背，徒事晓晓奚为者？虽然，人十已百，人百已千，果能此道，虽愚必明，窃愿与东人共勉之。

学会之举
甚为有益

东人近学会甚多，如哲学会、地学协会之类，不一而足。窃谓以文会友，肇自圣门；明儒之学，亦得力于讲学者居多。学会之举，甚为有益。中国不乏有志之士，起而行之，是所望于有心世道者。

过陆军省。陆军省在麴町区永田町壹町目。查日本兵名有四，曰常备兵，曰预备兵，曰后备兵，曰国民兵。常备兵是现在供役者，满三年准其出营，自图生理，改作预备兵；再满五年，改作后备兵；若年满四十者，削去兵籍，号曰国民兵。有事则先用常备兵，如不敷调拨，则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兵以次徵之。约计全国陆军师团六，旅团十二，大队区四十八，警备队区七，现在兵员共二十四万五

四民皆兵

千三百一十一人。又查日本四民，年满十七岁以上者，尽编入兵籍。如在学校肄业，或在外国游历者，准其稟请展限，然不得过二十六岁。其在学校中，如于法律、政治等学有一项能精，或学问全体已优，领得文部省证据者，准其服役六月即为已毕常备役之期，但预备、后备两役仍不能免。其犯过禁烟及赌博者不在此例。

过大藏省。大藏省在麴町区大手町壹町目。查日本租

赋逐年而增，几于无人不税，无物不税。其税分为二，曰国税，曰地方税。国税者，地租、银行、烟酒、酱油、电报、郵便据、娼妓、海关并进项诸税，纳之于国者也。地方税者，户口、地税、车船、牛马、妓女（东国妓坊林立，均系官妓。每一礼拜，各妓由官医勘验，如有隐疾急为调治；久治不痊，勒令绝客，以杜传染。其有不纳官税，擅作皮肉生涯者，查出照例科罪）及杂业各税，纳之各府县者也（杂业中惟肩贩者无税）。如地方税不敷各府县之用，则发帑藏济之。

各税中烟酒最重，盖系明治十八年增之，以扩张海军者。次为进项税，凡民人财产以及各官商岁入洋三百元上者，百取一，千上者，百取一五，万上者，百取二，二万上者，百取二五，三万上者，百取三。雀罗鼠掘，民间颇咨怨之，然格于势而无可如何。庆澄尝言，日本之政利于国，不利于民，即谓此也。

政利于国
不利于民

又查日本出入，有经常部，有临时部。均由大藏省于今年腊月，将所出并所入详细核算，除出入相抵外，须再偿出国债二百馀万，且尚略有赢馀，方为合度。约计每年所出七千六百五六十万（所偿国债二百馀万亦在其内），入七千六百六七十万。（进出之数，历年尚互有参差，此但言其大较耳。）

日本银行颇多，而资本在百万元上者共八所。民间贸易，钱洋外益以钞币，有由国家制造者，有由银行制造者。

日本自通商后，金银颇流通。庆澄曩在沪时，曾探访其进出之数，或言流出，或言流入。现悉彼国自明治二十年后，流出流入岁有异同，故传闻异词耳。

金银流入中国

惟其与中国通商，自是流入我国者，前在长崎晤华商时已谈及之。

日本税甚重，而官俸又甚薄，然各项经费尚属不敷，不独海军一项已也。今年春夏之交，上议院议加税，下议院议减俸，旗鼓相当，坚持两月，日皇乃节省宫内费三百万元以调剂之，其议始息。窃谓俸太薄则弊必滋，税太重则民愈苦。上之人只知为上计，下之人只知为下计，此两失之者。

二十二日，偕汪君荃台暨冯生孔怀出游。冯生系东文学堂学生，汪君特囑其伴游，以为舌人。

游浅草寺。寺创于推古帝^①年间，堂宇闳焕，游人如织，香火颇盛。

游动物园，有虎，有熊，有豹，有象，有鹤，有鸚，有鹭，此外多习见者，亦有不知名者。又有一白马，据述系法兰西名马也，神态清挺，骨格雄秀，然瘦削殊甚。老骥伏枥，顾视良久，为之怆然。

不忍池

游小西湖，一名不忍池，盖放生处也。湖旁有洋菜馆，房舍闲静，窗几雅饬，汪君邀飧午餐。餐毕凭栏俯眺，殊得幽趣。

^①推古帝：日本帝号，公元593年即位，是一位女性。她立自己的侄儿为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圣德太子。

游十二层楼，楼高约二十丈，螺旋而上，内列东京名妓小照殆以百计，又有影照日本各处名胜图及北海道人形图，均装以木匣，外嵌显镜。北海道人，即所谓“虾夷”也，面目狰狞，两手平垂，十指如兽爪，望而知为蠢类。观毕，登最高处，

虾夷人

汪君荃台招饮于芝山红叶馆。馆占高敞，蒔花植木，登楼巡盼，幽雅特绝，向系公家飨客处。是夕，日廷某亲王亦宴饮于此。内有女侍数十人，善歌舞，嫋酬应，仪止温婉，一涤俗态。同席者为吕君秋樵，邱君玉符，罗君叔羹，李君一琴，罗君宝森，谭君建甫，饮至夜阑，尽欢而散。

二十三日，往观东文学堂。学堂在使署西偏。初，中国与日本立约时，以中、东本同文之国，使署中无须另立译官。嗣以彼此文字往来仍多隔阂，因设东文学堂，旋废之，前李伯行星使来始复兴焉。内有监督官一人，中、东教习各一人，学徒五、六人。

东文学堂

晤郑教习(永宁)，郑君美鬚髯，年七十九，精神矍铄，通汉文，尤善华语。曩在中国日本使署为书记官，旋权使篆。今家居不仕，为学堂中东教习，暇则治训诂之学以自娱。有子五，克世其业，一在外务省，一在中国北京，余均在西国。自述先世闽人，避明乱东渡，因家焉，殆亦舜水先生之亚也。

华裔日人
郑永宁

茗谈既毕，庆澄问读东文之法，郑君出一册见赠，盖曩在中国北京时为曾劫刚袭侯作者。其书名《日本字音述解》，前列彼国字母，并列其字母所从出之华字，后乃引中国闽、粤、皖、楚暨满洲、高丽、安南、暹罗以及泰西各处之方言互相辩证；且以曾侯通英文，其音训均用英字。受而阅之，不能全解。

窃谓文字一道，以华字为最古，亦最拙，而其造字之法亦最不可思议。然自许书^①出后，已大失其真。至各国文字，其源多通于梵字。孰先孰后，未敢臆断。异日当有具大力量大才识者，遍游地球，采其方言，汇成一书，如《尔雅》、《广雅》之类者。闻数年前，值罗马教皇诞期，某教士译献一经为寿，内列百四十种文字。噫！我辈束发读书，粗解华文，真井底蛙也！读郑君书，因纵论及之。郑书节录如左：

为曾纪泽
编的读本

日本原无国字，于汉字中截取偏旁而借其音以记国语，故名曰片假名。名者，字也。如丰字源出于韋字，ヤ字源出于也字之类是也。至所编五十音，ア、イ、ウ、エ、オ为字母，横竖相通，无不顺当。其从左起首者，仿梵字悉昙^②之法，与满洲字相似。

国文又有所谓平假名，仍取五十列音，书以平易草字，教通国中男女记所欲言以为文也。自天子至庶人，平日用

^①许书：指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一书。
名，一作悉达多，此借指印度。

^②悉昙：释迦牟尼的本名。

之，而国诗词赋亦不外此，此谓平假名文。读中国书，用和训注释之，暨用楷字。属日本文，则书片假名连续之，是谓片假名文，一曰真片假名，以其间用真字书之也。

平假名通称いろは文，犹周南诗取关雎二字指之也。于片假名五十音中，裁去イエウ三音，仅有四十七字母。

いろは文，间用汉字，必书行体。至其意义应以训读应以音读，用いろは训注右旁，以便童蒙，此谓“平假名附”。

和言翻作汉文，则书楷体，用片假名注和训于右旁，此谓“点训”。记一、二、L于左旁，此谓“反点”，反者，言反回而读也。

和汉译读
之方法

凡汉字，用和训读，即和言也，谓“和读”（和^①，古帝都，如周之镐；国人尊之，用以名国）。用原音读，即汉语，也谓“汉读”（汉时日本始通中国，至今延而称之）。汉土之物，日本得之，为本国所未有，则其名字自不得不照音读之，如兰、牡丹是也。中国经书，一定名教，则不必下和训，如仁、义、孝、悌是也。然泥古者，出言纯用和训；学儒者，闻口便操汉音。此但风习之偏，与平常人单说俗话何异。

古者朝廷诏令，多用いろは字，虽文学兴亦不改也，犹之中国今时谕旨仍重满文。明治新政，改用真片假名，凡与各国聘通之书，悉用此体，定为国字。其中字句反覆，

^①和：即大（太）和，在今奈良境，后亦泛指日本。

还原仍是汉文。至助语之汉字，有书或不书也。

今读中国书，或全和训，或训音相半，或不用反点，但贴一二话语助字以意解之，是谓斯文中人能事。

罗君留西
洋学法律

二十四日，晤罗君叔羹。罗君通西文，习律例学，曩在西国学校中以法科擢取高等，现在译述西律，尚未脱稿。庆澄谓中国之政治条教，彼国之人了如指掌；而彼国之政治条教，我国之人尚属茫如。是以每遇交涉之举，彼得售其狙诈，逞其狡赖，即据理与争，终无以钳彼之口而折彼之舌。中国自通海以来五十年矣，如此等书尚未经译出，不可谓非当轴诸公千之一失也。而罗君此举，益足嘉尚矣。

或曰：即使我能按彼之律以与之争，而彼之狙诈如故，狡赖如故，将如之何？且如万国公法一书，固各国所通行

办理交涉
必习公法

者，试问西国之人能尽遵之乎？庆澄曰：近日交涉之举，诚有不免如子所言者。然鄙意以为，我即不能据彼之律尽与之争，而彼不能授我以口实，则我之理愈直，气愈壮，以视今之隔靴搔痒者，不大有间乎？且即以公法论，彼西国之人容有不尽遵处，然地球上大小邦星罗棋布，指不胜屈，其所以暂全时局者，究系公法之力也。天下事固有有之不足恃，无之则不可者，羊存礼存，圣人早有明训矣。

二十五日，晤吕君秋樵。吕君博学，善词章，与庆澄论文良久。庆澄云：今之人有学典雅一派文者，笔下极有书卷气；然读书固多，积理未富，虽有古色古味，终不免

文胜于理。又有专讲格律者，大致不脱桐城派窠臼，然言中无物。譬之近人学明人时文者，仅学其机法而已。夫法愈密，则文愈庸，此所以终不能登古作者之堂也。

二十六日，往各书肆访购古书。先是，
吾乡孙仲容比部（诒让）托购古书。至是，
向各书肆遍访，得钞本绍兴校定《本草》一
部，松琦明刻影宋本《尔雅》一册，宋本李迥《千字文注》一
册，逍遥院内府实隆公手书本《孝经》一册，狩谷望之翻雕
北宋本《孝经》一册。此外，所见有钞本《字镜》一部，足利
学本《尚书正义》一部，宋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
生诗》一部，又刘辰翁批点元槧本《东坡诗注》一部，宋本
《山谷诗集》一部，元本《韵府群玉》一部，宋槧《长庆集》零
页，《柳宗元文》零页，元槧《事文类聚》零本，《鹤林玉露》
零本，均以价昂未能购取。

孙诒让托
购古书

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土已佚者，彼国
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
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
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
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
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夥。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叠
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
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

黎庶昌与
杨守敬

晤东友某。东友某隐居不仕，盖有心世道者也。邂逅
相见，握手如平生欢，与庆澄谈时事良久。

庆澄问东国党人若是之多，孰为巨擘？答云：“其最著者曰自由党，曰改进党。自由党推伯爵某某氏为总理，改进党推伯爵某某氏为总理。之二氏者，如齐桓、晋文，各执牛耳。但所谓党者，不过于政治上各异所见，非如中国汉唐朋党之比，盖亦自泰西传来之流弊耳”。

自由党与
改进党

问党人宗旨若何？某某二氏究为何许人？答云：“自由党所主在独立不羁，改进党所主在改非进善。某某二氏皆维新功臣，尝列台阁当要路者，今降为庶民，各党人因推戴之，且某某氏即向之尝为刺客狙击者。”问日廷何以无禁党人

日廷无禁
党人之权

之权？答云：“匪特不能禁之，并不能不用之。”问党人中有奇材异能之士否？答云：“近有某某氏向以只身遍游欧土各国，长于辩材。某大臣密荐之，日皇特旨召见。某某氏侃侃而陈，竟蒙破格赏拔，擢授从五位，充作朝鲜使员。夫朝为布衣，夕登显位，可谓奇遇。然据彼党中人云，以某某氏之才，非特能办外交之事，并可膺总理国政之任。”问党人中究竟能行其所言否？答云：“能行其所言者，度不乏人；然亦有在党人中持党人一派议论，及在政府中又持政府一派议论，殊属可怪。”庆澄云：“此无足怪。凡人在局外者，不知局中之苦。迨既入局中，始悔前在局外时持论太易，此有志之士所以不可无阅历也。”

论议会

过议会所。议会所即所谓下议院，肇于米利坚合众国，创之者华盛顿也。顿雄材大略，近代无两，当建国时，忽发奇想，而创

民主之局，于是有议会之举。度其当时，必有不得不然之故；持同时之人，均未见到耳。顿之意曰：此乃我之所以弭患于未来者。其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盖欺人之谈。或比为唐虞之揖让，过矣！然遂因此而轻顿，又为乳臭之见。几见真人崛起，登大宝位，而可直吐其胸臆者乎？且议会之举，集万方之聪明，撤九重之壅蔽，顿初行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初不料百馀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极。顿如有灵，其有隐恫乎？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二十七日，往访平井君（参）。平井君为锦城学校校长，著有《战国策讲义》，又习洋文，盖彼国中兼通中西之学者。庆澄问中西之学孰优？平井君云：“格致制造之学，当让欧美为独步。若君臣父子之义，则我亚洲自有万古不易者。”问中西文字孰长？平井君云：“中文以神韵胜，西文以缜密胜。”

问日本知名之士为谁？平井君云：“知名之士，不胜俚指。其最著者为大学毕业生所谓学士者，否则旧昌平校生徒也。学士多少年，昌平生多老人。重野成斋、川田瓮江、崎田篁村等以汉学擅名，皆昌平生也。坪内雄藏、高田早苗、棚桥一郎、吉冈哲太郎等，皆学士也。又有外山正一、菊池大麓、箕作侄吉、矢田部良吉等，皆亲游欧美修学毕业而归者。于书，则岩谷一六、长之洲日、下部鸣鹤。于画，则久保田

当时人物

来仙、服部波山、福嶋柳圃，皆其翘楚者。”

问佛学
与墨学

问近尚有通佛学者否？平井君云：“敝邦通佛学者，多在晚年。且维新后佛学陵夷，其可与谈者，惟岛地默雷、大内青峦数人而已。”问近有治墨子之学者否？墨子《经说》四篇，大旨多通于泰西新学，近有人著书以发明之否？平井云：“近哲学会中方拟为此举，规模粗具，迄未就绪。”问哲学之书有可观者否？平井君云：“均系东文，华人观之恐不易解。”庆澄云：“此极憾事。”

二十八日，复访平井君于锦城学校。锦城学校，中等学校也。庆澄索阅章程，校长某出一册见示。案中学亚大学一等，其章程分十三科：曰伦理，曰国语及汉文，曰洋文，曰地理，曰历史，曰数学，曰博物，曰物理学，曰化学，曰习字，曰图画，曰唱歌，曰体操。平井君导观体操处，洋枪罗列，居然讲武之区。又有一所，以沙铺地，上架铁梁，盖亦诸童爬跳处也。

天麸罗

偕平井君往访太田君（百祥）。太田君嗜汉学，气象颇沉静。庆澄问近阅何书？答云：“平日喜读《论》、《孟》、《毛诗》、《史记》及老庄各书。”谈次，将进午膳，平井君云：“敝邦有‘天麸罗’者，麦粉包虾肉，以油腻烹之，其制盖自中国来者。《事物纪原》所谓‘塔不刺’者，其庶几焉。又有鳗饭者，用鳗鲡烧熟，加于热饭上以蒸之，味亦极浓厚。今太田君欲进此二味，未知可适口否？”庆澄云：“叨荷盛情，不胜铭感，

海外风味，正思领略一过。”

饭毕，太田君云：“我东京名胜有隅田川，自陋屋北行，去皇城里馀，见有一大桥，即吾妻桥也。复行，有双桥名枕桥，有楼曰‘八百松’。沿堤而进，樱树覆天，花时游人如织。旁有牛女神祠，有长命寺，有白髭祠。又有园名百花园，四时有花，园内有鹏斋碑，又有天民画竹碑，暇时可枉驾一游乎？”平井君云：“向出锦城学校，途次过一大桥，是为两国桥，一名二州桥。是月望夕，有烟火戏，极为壮观，或金龙奔波，或银蛇度水，或藤花垂房，或火腊吐烟，都人士啧啧称羨。届时同往一游，以遣清兴，可乎？”庆澄云：“甚善甚善，惟游期太促，未知能不辜负盛情否。”

约游名胜

偕平井君、太田君同访石碯君（政沈）。石碯君为中和学校校长，习算学，与庆澄谈算良久。庆澄云：“中西算术虽互相表里，然其造算之始，途径微别。中算从九数入手，西算从十字入手。”石碯君云：“何谓从十字入手？”庆澄云：“西算之祖出自几何，几何一书由有等至无等，由有比例至无比例，何处非从十字悟出？”

二十九日，往观油画。油画者，画南北美利加战事也。其地设一圆形高台，高约五六丈，周围约十馀丈。台下有小门，初入时朦胧如黑夜。行数武，遥见一小灯，仿佛若有光。又数武，缘梯而上，豁然开朗，别有天地。庆澄乃执远镜周视之，见夫两军交锋，前者死，后者进。有放洋枪者；有执短刀

观油画

者；有燃巨炮者；有乘马者；有以手指挥者；有执远镜瞭敌者；有初出营者；有植立不动，以为后劲者；有疾趋而前，擒一敌人，以刀贯其腹者。又见山麓之间，积尸枕藉。有遍身是血者；有身首异处者；有身受数十伤而毙者；有伸手展足如睡者；有仆毙者；有跪毙者；有坐毙者；有折一足者；有仰毙树下者；有偃毙炮架上者。又见一洋楼，忽尔被火，火光荧荧，不可向迤。又见一洋楼，猝被炮击，梁栋碎裂，屋瓦飞掷，顷刻之间，崩颓过半。又见一港汊，泊兵舰数艘，水光惨淡，天日无色。观毕，别由一小门出，几忘其为画也。其出也，黑暗如入时。考油画传自泰西，其法盖本于光学，故离奇变幻，一至于此。

请德使夫人主茶会

过鹿鸣馆。是月廿五日，汪星使特设茶会于此，循向章也。先期折柬相招，届时日廷自王大臣以下及列邦驻日各使员均贲临焉。查外人之赴茶会，夫妇并至，宾主一律。中国女流不出闺闼，碍难仿效。是日，星使特请德国使臣某夫人代襄东道之职。计会中所集者，男女共数百人，所费千馀金，觥筹交错，尽欢而散，盖亦所以固邦交云。

汪公使自称浊流

六月初一日，晤汪星使。庆澄与星使谈各国交涉事良久。星使云：“我辈身任外事，均世俗所谓浊流者。”庆澄云：“史称东汉卓茂行已在清浊之间，今日办外交之事者，正宜深明此义。”谈次，星使出一书见示，据述系东友所赠者。书面上大书“孔夫子”三字。展阅之，似哲学会中人所著者。呜呼！洙

泗春风，嘘及海外，宣圣之灵，于兹不泯矣！

星使又云：“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坐言起行，戛戛其难。”庆澄云：“天下有能言者，有能行者，离则两美，合则两伤。”

林君右丞以《断腕记》见赠。《断腕记》者，记高松氏断腕事也，有文，有诗，有题字，有和歌，均系中外名流题赠之作。兹不具录，录黎公（庶昌）、李公（经方）文各一首。

黎公文云：

高松保郎者，本名义智，江户人也。江户初为大将军治所，明治维新号东京，故今为东京人。保郎喜任侠，能倾血性救人，尝慕鲁朱家、郭解一流之为人也。

黎庶昌记
保郎断腕

少时，与某藩士人某某氏善。士人者，豪杰之士也，识保郎于畴众中，遇待殊厚，以族人女山内千代妻保郎。二人者，之与游，相得甚亲，又要约为父子也。

士人者，一旦触某藩侯怒，事莫解，无人敢居间。于是，保郎慷慨矢誓曰：“此吾报知己之日也。吾闻古有藉躯报仇者，今将吾腕以白某某氏之冤，不犹愈乎！”

乃往见医士冈君明卿说状。冈君曰：“异哉！子之为也。吾阅世久矣，见有刎颈而死者矣，有剖腹而死者矣，从未闻自残其支体以解他人之厄者。且以子之所为，断腕而求予治，是犹子放火而使予灭之也。虽谓之愚，可也。”

保郎曰：“不然，吾之所为非以为名高而重然诺也，亦

非有所利于其间也。然而，且为之，何也？夫人有不白之罪，而坐视其死，不仁。与人共肺腑，临难胡越弃之，非义。知有可救之道，而怯懦不为，无勇。是三者，皆豪杰之所耻也。吾之为此，欲以愧天下之懦言而躐行者。”

冈君曰：“善！既如是，任自为之。”

鲜血淋漓
盛以锦函

保郎于是拔刀断其左腕，血淋漓，盛以锦函，使人驰报之某藩侯曰：“保郎再拜献腕藩侯阁下，谨以赎某某氏之罪，阁下幸加怜而垂察焉，保郎死骨不腐矣。”

某藩侯大惊，亦心义保郎所为也，乃谢其使者，卒赦士人得不死，而保郎亦以治痊。

列藩士闻之，皆曰：“保郎，奇男子也！行虽不轨于正，然绝一腕以存骨肉之交。使其君臣父子间脱遇不幸，杀身以成仁，固优为之矣。”

保郎既已断腕，益思以身济人，创立宏通社，辟西教。游说至尾张，又为忌者所限。其妻千代病，以书抵尾张，慰保郎，词多哀婉，竟死。列藩士复闻而悲之。

保郎今为爱生馆主，而耑以良药济世。余见之东京，盖煦然儒人也。终身不言某藩侯，故人不能举其名氏。余奇之，书告世之传游侠者。

李经方论
保郎事

李公文云：

保郎断腕始末，前公使黎公既为之记；简古有法度，足以传保郎也。独曰：“将以告世之传游侠者”，则余犹疑之。保郎请余为文，因感其事，

以为有合于古之义士，殆非里巷任侠比也。

昔周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左儒争之，九复而王不许。左儒曰：“臣闻古之义士，不枉义以从邪。”王杀杜伯，左儒死焉。方保郎营救百端，不能解藩侯之怒，俱死奚益？独出奇节以救其难，则左儒不及也。

晏子见疑出奔，北郭骚召其友而告之曰：“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抗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于君庭，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自刎。其友盛头于笥，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也”。设断腕而事不解，而后身殉继之，则北郭骚之意也。

南霁云乞救于贺兰，贺兰不肯出师，爱霁云勇壮，强留具食，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馀矣！云义不忍独食，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坐大惊泣下。夫取义固期于舍生，而残形尤酷于陨命，百代靡遥，闻者酸鼻，则南霁云之风也。

古之三事
可比保郎

使保郎与三子者易地而处，固将优为，而智或过之。今世闻三子之事，妇人孺子莫不感动，则后世之观保郎不异三子，无可疑者，而岂以武犯禁、藉躯报仇所可语哉！

抑又闻之，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长安言曰：“人有义声，卖药宋清。”

今保郎老矣，亦以卖药为业，顾其义声之震于当世者，视宋清相去远矣。

疾夫持中
庸之论者

宋清尝得柳州为作传，至今义之；保郎亦得黎公之记，可谓幸也。余疾夫持中庸之论以匿其私，而不利夫天下之为艰苦卓绝之行，故徵之于古，以表保郎之义焉。

初二日，偕刘君子贞往访岩谷君（修）。岩谷君善书能诗，盖东国宦途中之雅嗜文墨者。年六十馀，无鬚，强健如壮岁。茗谈良久，出所著诗见示。刘君索书扇，岩谷君援笔挥洒以复之。

初三日，往访岛田君（重礼），不遇。岛田君博学嗜古，家富藏书，盖东国中号称淹雅者。此次持刘君子贞书往访，拟向之索观古籍。时适外出，门者订于明日午前来当可一晤。余以戒行有期，辞之。

离东京
到横滨

初四日发东京，汪星使暨署中诸君均来送，邱君玉符送至火车站。

午刻，抵横滨理事署。昨日与陶君杏南约，今日已刻抵横滨，午刻即上轮船赴神户。陶君因遣仆夫到火车站候迎，至则已后期矣。庆澄笑谓署中诸友曰，当与诸君子尚有数日缘也。

黎君受生延饮署中，同席者七人。

与陶君
谈译书

初五日，晤陶君杏南。陶君通东文，庆澄以译书劝。陶君曰：“译书大不易。”庆澄曰：“不然，译书不必过求完善。中国已译各

西书，识者亦不无訾议。然使并无此书，则我辈更何从搜览也？”庆澄谓阅译书如披沙拣金，是在阅者之自具眼孔，不必责译者之不细心也。且中国已译各西书，闻东人均以汉文译成东文。今东人所译西书，正复不少；试以东文译成华文，当视以华文译西文较便。如必谓译书之无佳本，则纂述之事本非易易，六经之中，昔贤尚谓有可议处，何况译书乎？

晤伍昭康大令（光建）。伍君粤人，年才二十七耳。向游学泰西，精通英文，而于中国经子史各书，亦复苦心研索，独具宏识，盖近日洋务人员中之铮铮有声者。与庆澄纵谈时事及中兴诸公长短，均按切时势，能窥其隐而观其大。庆澄问：“西儒除格致制造外，其真实学问何在？”伍君云：“西儒论学喜孟子，论治近墨子，所著书似公孙龙子，亦有似大清例中律文者。尤有二三通儒研究佛老之学，如《楞严经》等书，字字烂熟。”问：“西人之体段，当似华文中何种文字？”伍君云：“颇似汉文。”

伍光建

庆澄云：“今日习华文者，不知西文为何物；习西文者，不知华文为何物。窃思声成文，谓之音文也者，即因音之所已成之文而缀之也。中外文字虽有异形，制字之初虽有异法，然其缀音成文，则无二致。西文之二字三字拚法，梵文之二合三合，即中国古书中双声叠韵、急读缓读、长言短言之理；而其文之神妙处，只在缀之得法，难以言传，中文然，西文

讨论语言
学语音学

亦然。抑又闻之，古无四声，三百篇文字纯以长言短言调其音节，其一字数音，即长言短言变化处。考之西文，其法亦相似。今之治经者不谙其故，展转附会，不可究诂，而其弊实自四声起，良足叹也！”

庆澄又问：“英文拚法往往有变例，其故何居？”伍君云：“此假借也。凡此国之人，借用彼国之语言者，不得不借用彼国之字。积久相沿，遂成变例。”庆澄云：“大哉，假借之义也。天地之大，名象之繁，请以假借二字该之。”

汉语中之
外来语

《尔雅》释天中所载“闾逢、摄提格”等语，曩据西人云，均系巴庇伦古时土音，华人不谙其故，肆意穿凿，殊属无谓。且云，即此一端，可见中国古时神圣，皆彼土中人物。庆澄谓中国古时神圣所居何地，无从确稽，不必置辨。惟“闾逢、摄提格”等语，果系巴庇伦土音，其为假借无疑。中国如葡萄、琵琶等物，均系假借胡音，制成华字，此其确证。或曰：“果尔，则是中国古圣假借巴庇伦土音也。”庆澄曰：“安知非古时巴庇伦假借中国土音也？”闻者默然。兹因与伍君论假借义，而附记之。

袖东集

晤查翼甫中书（燕绪）。查君海宁州举人，武昌张濂卿先生高弟子也。晤谈片顷，出濂卿先生文集以赠，且以家藏宋本《九经直音考》见示。据云，现方影刻，尚未蒇事。君嗜学好古，著有《袖东集》，皆近作也，以署中有袖东楼，故名。近又将注《大戴礼》。案《大戴礼》中奇文奥义，时有与近日泰西新

说相发明者，非博古而兼通今，未易从事，查君之志可谓勤矣。

晤谭彤士大令（国恩）、温季贞孝廉（绍霖）。谭君广东进士，温君山西人，曩曾幕游温味秋观察任所，与庆澄谈永嘉山水，娓娓不倦。

初六日发横滨。陶君杏南送至海岸，查君翼甫赋诗赠别。

初七日，申刻抵神户理事署，郑君苏龛延寓署中。

初八日，晤郑君苏龛。郑君年三十四，根器清峭，胸次广博，尤长孟子之学。向幕游李傅相及曾忠襄公^①署中，俯视一切，矫矫独立；近则涤除故态，不露圭角。现延一泰西女师从事洋学，盖所志远矣。晤时与庆澄谈当代名公巨卿之才具心术，别具深见。庆澄问：“平日知交中，可有不凡之士否？”郑君云：“王可庄太守（仁堪），他日当可胜艰巨之任。”问何以见之？答云：“能忍。”庆澄云：“是盖善读苏子《留侯论》者。”问此外更有何人？郑君云：“唐学士（景崇）机略过人，能办大事。沈君子培、张君季杰、袁君爽秋、刘君葆真，予旧友也，皆自命铮铮，不落庸近，沈君尤为当代佳人。”庆澄云：“异日当往访之。”

郑孝胥延
西洋女师

郑君出近作以示。郑君诗胜于文，——然其文亦间有独到处，兹不具录，录其上今闽省军宪希侯帅笺中一段

^①曾忠襄公：曾国荃。

云：

郑孝胥论
日本新政

窃谓泰西之势，如日方中，虽盈而必昃。中国之机，如弓既挠，可弛而更张。即日本变法利害所呈，得神州因时缓急所在。其自通商以来，特以劝工为重。人材拔于乡校，则各有专长；农商讲于学堂，则别立一部。集会社以厚贾人之力，则利权悉归；设赏牌以课杂艺之长，则游民益鲜。铁道周于国内，则呼应皆通；巡捕遍于民间，则盗窃尽敛。其务营外饰，而府藏足支，实自取法欧人，而体段粗具。利固验矣，害亦随之。租税太重，则民弗克堪也；刑法太轻，则下无所畏也。党会愈盛，则奸人得以煽其徒也；议院既开，则政府莫能安其位也。有练兵之名，而非常养之额，则士卒无固志也；为共主之说，而失可持之柄，则君上如具文也。

案此一段，于日本大势，了如指掌，特节存之。

郑君又善谈名理，其言云：“今之学者，但知一生二，

一生二
二生一

而不知二生一。”庆澄云：“此言甚精。然几何首题以双圆而生三角，此即二生一之理，特未经人拈出耳。”君又述其先人邃于佛学，庆澄因与谈佛理。郑君云：“佛理至奥，然可以二字了之。”问其说，答云：“即佛经中所谓平等二字也。”庆澄云：“此语颇扼要。”君又与庆澄泛论乐理，其言云：“乐亡而音不亡。今之论乐，鲜见到此。”庆澄云：“至哉言乎！果使音亡，则天地息矣。”

晤郑瀚生大令。郑君粤人，现为署中西译官。

初九日，偕郑君苏龛就浴。闻东国温泉能愈疾，郑君邀同就浴，并挈舌人杨锦廷伴之。浴毕，登楼茗叙，襟次冷然。

往观布引瀑。查日本著名瀑布共五十一处，此其一也。坐观者半系西人，小憩片时，遂偕郑君返署。

十九日，撰《见所见录》。稿成，既而弃之。

见所见录

庆澄弱冠时倜傥自喜，好发奇论，既而悔之。己丑秋客武林，与诸同人徜徉西子湖上，纵谈古今中外、天地民物之原，成《湖上笔谈》三卷。微之入无里，大之弥无外。甫脱稿，辄火之湖舫中，盖悔其重蹈故辙也。此次东游，东友屡索阅生平所著书；愧无以应。顷由横滨抵神户，郑君延寓署中之东楼，窗几明净，侍者服役惟谨，启牖独坐，胸罗万胜，腹无纤蒂，私自喜曰，此殆吾著书处也。

因竭十日夜之力，条述近七八年来读书阅世之所心得者，都为一卷，颜曰《见所见录》。既成，细视之，仍多骇俗语。甚矣！少年习气之不易汰也！遂付之故纸堆中。兹节录之，以存其概如左：

天有私覆乎？曰有私覆也。覆其所及，覆其所覆者，即其所私也。地有私载乎？曰有私载也，载其所及，载其所载者，即其所私也。日月有私照乎？曰有私照也，照其所及，照其所照

天地圣人
均有私心

者，即其所私也。圣人有私天下之心乎？曰有私天下之心也，《春秋》者，圣人私天下之书也。然则圣人亦有私乎？曰私之极，即公之极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曰杀。天地之妙用，曰往，曰来。

天地之萌芽，曰木。木者，天地之累也。虽然，微兹木也，其何以有我。

愚者，天地之宝也。智者，天地之蠹也。愚者智克，智者愚克。

下愚不学，上智不学。下愚无耻，上智无耻。

一生九，二生十。得九之用者神，得十之用者适。

民主非华
盛顿意也

封建非武王意也，不得已也。民主非华盛顿意也，不得已也。

古今有三界，唐虞以前为一界，夏以后为一界，秦以后为一界。呜呼！自兹而往，其将四矣。

我自我乃有物，物相物乃有我，是惟至人能融之。

已往者，穷于有始；现在者，穷于有际；未来者，穷于有终；是惟至人能无之。

善恶之见过明，则不能用人；成败之见过明，则不能任事；是非之见过明，则不能谐俗。

问处世。庆澄曰：凡施恩于我者，我反宜疏之；始疏，所以终亲也。凡负罪于我者，我反宜容之；容彼，所以大我也。

问处小人之道。庆澄曰：处小人之道有三，一宜折其气，一宜护其短，一宜爱其才。

或曰：基督云，“驯如鸽，智如蛇”，能斯二者，其可

任事乎？庆澄曰：未也。请益。庆澄曰：勇如虎，仁如驹虞；四者备，可与任事矣。

二十日，张懿卿直刺招同游须磨。张君皖人，系神户副理事。须磨距神户三哩三十五锁，火车顷刻可达，盖游人消暑处也。其地背山面海，山上多松，有茶楼数所，高占山麓，平挹众胜，潇洒可人。与张君登楼茗酌。傍晚返署。

游须磨

二十一日，乘火车赴大阪。大阪，东经十八度四十一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分，距神户二十哩二十七锁，属畿甸摄津境。维新后置大阪府，治摄津内七郡，及河内、和泉全境。市中居民四十八万四千余人。

大阪街衢方整，居民繁盛，仁德帝^①旧都也，古称浪速。相传神武帝^②东征至此，会潮急，因名曰浪速，亦曰浪华，后讹为难波。有大川曰淀川，发源于近江，并诸小川，拥为巨流，绵亘市中。

神武天皇
东征至此

市民引水为渠，纵横四达，架桥殆百馀座，行舟如织，漕运称便。其在淀川中者，有大桥三，曰天满，曰天神，曰难波。淀川西流至难波桥，分为二，又西流至安治川桥，复合为一，始西流入海，即所谓安治川也。别有一川，由安治川桥东南流入海，名木津川。港口船舶辐辏，风帆上下，为东国巨埠。

①仁德帝：日本古帝号。

②神武帝：日本古帝号，传说中人物。

往各书肆访古书，见朱舜水墨迹，僧一行手书，《大日经》墨迹，又古抄本密部经。

晚宿王君方洽寓所。王君，甬商也。

西京

二十二日乘火车赴西京。西京，东经十八度五十六分，北纬三十五度零一分，距大阪二十六哩四十四锁，属畿甸山城境。维新后置京都府，治山城、丹后全境，及丹波内五郡。市中居民二十九万六千余人。（日本地图，凡言畿内者，均指西京言，不指东京言。）

西京街道平坦，气象隐秀。初入界时，竹阴覆道，涧流潏洄，饶有幽趣。

往各书肆访古书。西京多古本佛经，价颇不贱。

往返小野君湖山（长愿）、谷君如意（铁臣）、江马君天江（圣钦），均不遇。三君均在广濑氏家。

广濑律师

赴广濑氏宅。广濑君充藏，东国辩护士也（辩护士即律师）。所居曰大观楼，前有一园，穿池架石，亭榭环列，林木幽秀。会冈君鹿门自东京来，广濑君延宿其家。是夕，特设盛筵，邀都下名流为书画会。庆澄介江马君之次少君往访其尊人，并小野氏二君至，则三君皆获晤焉。广濑君夫妇介冈君延庆澄入会，因并晤冈君鹿门、中村君确堂、林君双堂、内海君吉堂暨同席者十余人。诸君半系京洛^①老名士，长髯

^① 京洛：此指日本奈良和西京二地。奈良为日本古都，原名平城京。西京（今京都）在建都时是按照中国长安和洛阳的格局建成的，故简称为洛。

古貌，散步园林，瀹茗品画，望之如神仙中人。小野君最长，年八十馀矣，精力强健，兴致淋漓。庆澄奉一卮为寿，小野君举盃酌之。酒酣，庆澄即席口占一绝，林君双堂依韵以和。饮至夜半，各散归。

赴宿内海君吉堂家。内海君善画，曩尝挟其技客武林五六年，橐千金归，以故善华语。初遇于广濑氏家，邂逅如故交，诸君子咸以舌务劳之。饮毕，导至其家，遂就榻焉。

画师内海
曾客杭州

二十三日，往观旧皇居。西京古有左右二京、九条大逵。今所存者左京也，仅有六条逵，分为上下京。旧皇居在上京第一条，即所谓平安城也。皇城外加茂川，绵亘南北，历二条、三条、四条、五条、七条各逵，沿堤架桥，以便来往。其地街道洞达，井井不紊，群山环抱，深翠欲滴。今日午前，尝登山览西京全胜，见其酝酿深厚，平远之中，自有归宿。窃谓就日本全国形势论，固以东京为枢纽；以都城形势论，东京似不如西京之坚固。宜彼都人士，窃窃焉而兴禾黍之悲也。虽然，势之所迫，无可如何，东迁之举，匪所得已，前已论之详矣。自兹以往，日廷倘念西京为根本重地。另设陪都，如我中国之有盛京也，不亦可乎！援笔记之，以谗方来。

东西京
之比较

过二条城。城内有离宫，雉堞依然，惟隍堦甚狭，且少水，殆淤塞故也。

过加茂川，川中多沙，磧水甚浅。居民沿堤搭棚，架

于川上，以为纳凉之所。傍晚游人梭织，妇孩哗笑之声不绝于耳。

游琵琶湖

二十四日往游琵琶湖。琵琶湖属近江境，为东国巨浸，周迴七十三里三十一町。湖光秀媚，仿佛我杭之西湖，惟湖上点缀则逊之。内海君尝告之云：湖上有八景，曰三井晚钟，曰石山秋月，曰唐崎夜雨，曰势田夕照，曰矢桥归帆，曰比良暮雪，曰坚田落雁，曰粟津晴岚。当访三井寺，登眺远近，均在一眸。至是抵寺中，遥望所列各景，不辨其处，然全湖佳胜，已摄入我胸矣。游毕，口占一律云：

琵琶湖畔发棹歌，风帆上下行人多。
日光荡漾树摇碧，烟景苍茫鸥浴波。
作者世无白居易，好游今有苏东坡。
远来不惮万馀里，独放轻舟载酒过。

冈千仞

二十五日，再访冈君鹿门于广濑氏家。冈君名千仞，仙台侯藩臣也。奥羽^①之乱，君仗义以争，下狱几死。维新后，擢为太学助教，今年七十馀矣。性嗜史学，长于辨才，著有米、法二史及《尊攘纪事》各书。又尝游中土，南极粤峤，北至燕齐，东历吴越，著《观光纪游》若干卷。晤谈良久，广濑君夫妇延午餐，同席者六人，冈君陪座。东俗，凡盛饌必首

^①奥羽：陆奥、出羽二国，即今本州北部青森、岩手、秋田、宫城、山形、福岛等县地。

进生鱼，庆澄婉谢之。冈君戏云：“樊哙不辞生彘，于生鱼乎何有？”庆澄云：“仆盖羞与哙伍者。”冈君爽然，庆澄复云：“狂言以博一笑，勿罪。”席次，又与广濑君谈律例学及日本近事。膳毕，日已斜矣，因辞去。是游也，冈君及广濑君夫妇备极款洽，不胜感荷，临别黯然。

再访江马君天江。江马君本近江人，旋入美浓，始业医，有子某，克世其职。又善书，工诗，著有《古诗声谱》及《赏心赘录》各书。今年六十九，髯垂至腹，家居不仕，著书娱老，翛然尘外。茗谈片时，出所书近诗及新法照像以赠。有媳某、女某侍奉几杖，容止肃然。

江马君贈
新法照像

游金阁寺，寺外榜署曰鹿苑，下注曰：“通称金阁，”盖足利将军义满^①菟裘之地也。寺僧导由小门入，见其依山为园，凿池堆石，古松蟠郁。临池有小阁三层，以金饰之，即所谓金阁也，然剥落殆尽。上有小松帝^②御书“究竟顶”三字额，亦模糊不可尽辨。又有足利义满像，振笏危坐，气象昂然。出阁，行数十武，寺僧复导入足利氏书室，观所陈古书画及古器，遂匆匆辞去。案义满晚年尝皈佛，因营造此阁，以遣迟暮。闻东邦豪杰，生平龙行虎步，雄视一代，而末路往往遁入缁流，证菩提果。盖物极则返，此亦生人自然之理，

足利义满
所造佛寺

①足利义满：足利幕府的第三代将军，1368——1394年扫平日本各地反抗幕府的豪强后。建立了很大的权威。 ②小松帝：日本帝号。

无足怪者。

西京多古寺。此次游期过促，如青莲院、知恩院、高台寺、清水寺，大佛寺、南禅寺、本愿寺、三十三间堂，均薄游一过。内有数寺，闳壮无比，然如走马看花，目不暇给。虽有寺僧为之先导，历历指点，而倭语喃喃，苦不能解记。所历各寺，惟南禅寺古物最多，寺系某古帝离宫，内禅后遂改为寺。内有古时书画琴剑及宫内杂具，有古瓦砚一方，千馀年物也，甚可珍爱。此外各寺所见，有平秀吉画、赵子昂画、米元章墨迹、东坡墨迹，其余珍奇古玩，不能枚举。又闻西京有岚山，风景甚佳，未及游览，极为憾事。

乘人力车
去奈良

二十六日，乘人力车（华人所谓“东洋车”也，东语呼曰“戈罗妈”）赴奈良。奈良，东经十九度零三分，北纬三十四度四十一分，距西京十一里十四町，属畿甸大和境。维新后设奈良县，治大和全境。市中居民二万四千馀人。

奈良为大和、山城交界处，日本旧都也。自桓武帝北迁山城（即西京），因称曰南都。案日本自神武帝奠鼎大和，历数十传；虽间有播迁，然不离大和者居多。大和即所谓大倭，中国古时通称曰倭奴。据日人云，倭奴乃委奴之讹，委奴在筑前国^①。曩有土人在志贺岛发掘光武赐委奴国王金印，此其一证。然委奴仍倭属，可见当时之称为倭奴，

^①筑前国：日本旧藩名，在今福冈县境。

实非无据。

游二月堂、三月堂。二月堂香火颇盛，内多悬铜灯，盖土人酬神物也。三月堂建于千年前，内所列各物，皆千四五百年前物。据日人云：东国古寺虽多，然皆屡经翻筑，独三月堂则岿然如鲁灵光，历千馀年不改其旧。噫！是岂呵护之灵有独至欤！

三月堂

游春日社。春日，旧时乡名也。社内丹雘辉煌，上悬小铜灯无数。社外有鹿六七十头，牧人驱之如群羊，土人呼曰神鹿。又见有东女二人，徜徉山半，缓步以游。据土人云，由东女所立处，再攀山坡而上之，可览奈良全胜。

游大佛殿。殿为“日本三大美观”之一，圣武帝^①所创也，现正鳩工缮修。殿高十六丈，前有数大柱，柱径可丈许。殿之前庑，亦阔壮异常。约计全殿周围，殆二百馀丈。殿中有铜佛高五六丈，撒手趺坐，周围殆八九丈。铜佛之后，绕以回廊，奇玩罗列，即所谓博览会也。有古钟、古釜、古刀、古琴、古鼓、古剑、古兜鍪、古经函、古弓箭（神功皇后^②三韩之役所用者）、古寺额（嵯峨帝^③御笔）、古佛（内有僧空海手塑者）、古靴、古砖瓦。又塑一女像，覆以白衣，披髮返

日本三大
美观之一

①圣武帝：日本帝名，724——749年在位。 ②神功皇后：据日本古史，为仲哀帝之后、应神帝之母，于仲哀帝死后摄政，曾率兵攻三韩（今朝鲜），其时在公元三世纪。 ③嵯峨帝：日本帝号，809——823年在位，为著名书法家。

视，俨若得此中三昧者。又有上古假面、中古近古假面。上古假面甚大，岂体有小大，古今人固不相及欤？又有一物人面鱼身，为真为贗，予不能辨；岂山经海志，果非荒唐欤？观毕，约历二时之久。时夕阳将坠矣，乃踌躇辞去。

酉刻，乘火车赴大阪，由大阪换乘火车返神户理事署。火车由奈良达大阪，计二十四哩六十二锁。

四海之外
皆兄弟

二十七日，晤郑君苏龛、汪君荃台、陆君临生。汪君、陆君均自东京来。初庆澄在东京时，拟为东国内地之游，汪星使为咨请外务省给予免状（东例，凡外人欲游内地，必请免状。免状犹护照也），且戒之云，游时当派舌人伴往。庆澄婉却之。抵神户后，以告郑君，郑君曰：“如言语不通何？且以远方之人，深入腹地，尤非子身所宜也。”既而庆澄毅然前往，漫游数日而还。郑君大为欣幸，因以告汪君。汪君戏谓庆澄曰：“子夏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子则四海之外皆兄弟矣。”庆澄笑而逊谢。

晚游楠公庙（即湊川神社）。庙前游人如织，轰闹成市。案楠公名正成，奉后醍醐帝^①讨足利氏。所居曰千早村（属河内境），依山为城，一夫守之，万夫不得过。楠公据此五十年，足利氏不能拔。后败死湊川，东人义之，为立庙。迄今乡父老，犹艳谈其事不置。

二十八日，晤王君海如。王君江苏人，年五十馀，习

^①后醍醐帝：日本帝号，1318——1340年在位。

西文，晓算学，曩曾受业李氏（善兰）之门。

李氏于畴人之学，独树一帜。庆澄问其生平有何绪论？王君云：“李师自谓少阅算书，辄

李善兰之某
弟子王某

一目了然。迨习九容之学，乃恍然大有所悟。又谓几何中之中末线，其用之广不可思议，惜今日中央诸名家尚未能尽泄其秘。”案中末线，西人谓之神分线。曩在沪上晤林君和叔时，曾言他日必有从此一条线别开宗派者，不意前人早见及之。

二十九日，发神户。郑君苏龛赠以所书近诗。初，庆澄拟自奈良返神户后，即为朝鲜之游。曩在西京时，广濑君已函托驻韩东友为之先导。嗣以旅橐不裕，而本届秋试，家君曾嘱赴南闱，因折而返沪。

三十日，晤华人李某。李某习法兰西语，自述游倭二月，戏从倭童学倭语，始知彼国语言多借用法兰西音，特不借用其文耳。庆

秦一支那

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云：“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

七月初一日，抵长崎。登岸，与鲁君尚岩、陈君子宽话别，二君均送至海岸。

初二日，发长崎。犹忆初来时，夜过福江岛，见旋转

灯乍明乍暗，光芒远射。至是，登舰面望之，莫辨其处。

初三日，舟中见某诗。某之诗盖学杜者，细审之多龌龊气。窃谓学杜而无胸襟，刻鹄类鹜，势必不免。世人咸谓诗宗李杜，殆不可为中人以下者训也。

初四日巳刻抵沪江。是游也，计所历通商口岸四（长崎、神户、大阪、横滨），都址三（东京、西京、奈良），大湖一（琵琶湖），所遇中外士大夫无虑七八十人。既返沪，

整理日记
都为一册

乃检逐日所手记者，略加删润，都为一册，

颜曰《东游日记》。窃念庆澄之欲为倭游者，

五载于兹矣。今岁始得皖抚归安沈公书，导

之先路，乃毅然东渡，两阅月而还，亦生平一快事也！爰乐存之。